

中华野史

大唐新语

（唐）刘肃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大唐新语

（唐）刘肃 著

## 目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序.....   | 001 |
| 卷一.....  | 002 |
| 卷二.....  | 011 |
| 卷三.....  | 025 |
| 卷四.....  | 034 |
| 卷五.....  | 045 |
| 卷六.....  | 053 |
| 卷七.....  | 064 |
| 卷八.....  | 075 |
| 卷九.....  | 085 |
| 卷十.....  | 094 |
| 卷十一..... | 103 |
| 卷十二..... | 112 |
| 卷十三..... | 121 |

## ● 序

自庖牺画卦，文字聿兴，立记注之司，以存警诫之法。《传》称左史记书，《尚书》是也；右史记事，《春秋》是也。洎唐虞氏作，木火递兴，虽戢干戈，质文或异。而九丘、八索，祖述莫殊。宣父删落其繁芜，丘明摭拾其疑阙，马迁创变古体，班氏遂业前书。編集既多，省览为殆。则拟虞卿、陆贾之作，袁宏、荀氏之录，虽为小学，抑亦可观。尔来记注，不乏于代矣。圣唐御寓，载几二百，声明文物，至化玄风，卓尔于百王，辉映于前古。肅不揆庸浅，辄为纂述，备书微婉，恐贻床屋之尤；全采风谣，惧招流俗之说。今起自国初，迄于大历，事关政教，言涉文词。道可师模，志将存古，勒成十三卷，题曰《大唐世说新语》。聊以宣之开卷，岂敢传诸奇人。

时元和丁亥岁有事于圜丘之月序。

## ● 卷一

## 匡赞第一

杜如晦，少聪悟，精彩绝人。太宗引为秦府兵曹，俄改陕州长史。房玄龄闻于太宗曰：“余人不足惜，杜如晦聪明识达，王佐之才。若大王守藩，无所用之，必欲经营四方，非此人不可。”太宗乃请为秦府掾，封建平县男，补文学馆学士。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：“建平文雅，休有烈光，怀忠履义，身立名扬。”贞观初，为右仆射，玄龄为左仆射。太宗谓之曰：“公为仆射，当须大开耳目，求访贤哲，此乃宰相之弘益。比闻听受词诉，日不暇给，安能为朕求贤哉！”自是，台阁规模，皆二人所定。其法令意在宽平，不求备取人，不以己长格物。如晦、玄龄引进之，如不及也。太宗每与玄龄图事，则曰：“非如晦莫能筹之”。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龄之策。二人相须，以断大事。迄今言良相者，称房杜焉。及如晦薨，太宗谓虞世南曰：“吾与如晦，君臣义重。不幸物化，实痛于怀。卿体吾意，为制碑也。”后太宗尝新瓜美，怆然悼之，辍其半，使置之灵座。及赐玄龄黄银带，因谓之曰：“如晦与公，同心辅朕，今日所赐，惟独见公。”泫然流涕。以黄银带辟恶，为鬼神所畏，命取金带，使玄龄送之于其家也。

魏征常陈古今理体，言太平可致。太宗纳其言，封德彝难

之曰：“三代已后，人渐浇讹，故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皆欲理而不能，岂能理而不欲魏征书生，若信其虚论，必乱国家。”征诘之曰：“五帝三皇，不易人而理，行帝道则帝，行王道则王，在其所化而已。考之载籍，可得而知。昔黄帝与蚩尤战，既胜之后，便致太平。九夷乱德，颡项征之，既克之后，不失其理。桀为乱，汤放之；纣无道，武王伐之，而俱致太平。若言人渐浇讹，不反朴素，至今应为鬼魅，宁可得而教化耶！”德彝无以难之。征薨，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。后为人所谗，敕令踏之。及征辽不如意，深自悔恨，乃叹曰：“魏征若在，不使我有此举也。”既渡水，驰驿以少牢祭之，复立碑焉。

太宗尝临轩，谓侍臣曰：“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，而励心苦节，卑宫菲食者，正为苍生耳。我为人主，兼行将相事，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、曹、韩、彭，天下宁晏；舜、禹、殷、周，得稷、契、伊、吕，四海乂安。如此事，朕并兼之。”给事中张行成谏曰：“有隋失道，天下沸腾。陛下拨乱反正，拯生人于涂炭，何禹、汤所能拟。陛下圣德含光，规模弘远。然文武之烈，未尝无将相。何用临朝对众，与其较量，将以天下已定，不籍其力，复以万乘至尊，与臣下争功。臣闻：‘天何言哉，而四时行焉’。又曰：‘汝唯弗矜，天下莫与汝争功。’臣备员近枢，非敢知献替事，辄陈狂直，伏待菹醢。”太宗深纳之，俄迁侍中。

太子承乾既废，魏王泰因入侍，太宗面许立为太子，乃谓侍臣曰：“青雀入见，自投我怀中，云：‘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，更生之日，臣有一孽子，百年之后，当为陛下煞之，传国晋王。’父子之道，固当天性。我见其意，甚矜之。”青雀，泰小字也。褚遂良进曰：“失言，伏愿审思，无令错误。安有陛下万岁之后，魏王持国执权为天子，而肯杀其爱子，传国晋

王者乎陛下顷立承乾，后宠魏王，爱之逾嫡，故至于此。今若立魏王（须先措置晋王），始得安全耳。”太宗涕泗交下，曰：“我不能也。”因起入内。翌日，御两仪殿，群臣尽出，诏留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勣、褚遂良，谓之曰：“我有三子、一弟，所为如此，我心无慊。”因自投于床，无忌争趋持，上抽佩刀，无忌等惊惧，遂良于手争取佩刀，以授晋王。因请所欲立，太宗曰：“欲立晋王”。无忌等曰：“谨奉诏。异议者请斩之。”太宗谓晋王曰：“汝舅许汝也，宜拜谢之。”晋王因下拜。移御太极殿，召百寮，立晋王为皇太子。群臣皆称“万岁”。

高宗朝，晋州地震，雄雄有声，经旬不止。高宗以问张行成，行成对曰：“陛下本封于晋，今晋州地震，不有征应，岂使徒然哉！夫地，阴也，宜安静，而乃屡动。自古祸生宫掖，衅起宗亲者，非一朝一夕。或恐诸王、公主，谒见其烦，承间伺隙。复恐女谒用事，臣下阴谋。陛下宜深思虑，兼修德，以杜未萌。”高宗深纳之。

则天朝，默啜陷赵、定等州，诏天官侍郎吉顼为相州刺史，发诸州兵以讨之，略无应募者。中宗时在春宫，则天制皇太子为元帅，亲征之。吏人应募者，日以数千。贼既退，顼征还，以状闻。则天曰：“人心如是耶？”因谓顼曰：“卿可于众中说之。”顼于朝堂昌言，朝士闻者喜悦。诸武患之，乃发顼弟兄赃状，贬为安固尉。顼辞曰，得召见，涕泪曰：“臣辞阙庭，无复再谒请言事。臣疾亟矣，请坐筹之。”则天曰：“可。”顼曰：“水土各一盆，有竞乎？”则天曰：“无。”顼曰：“和之为泥，竞乎？”则天曰：“无。”顼曰：“分泥为佛，为天尊，有竞乎？”则天曰：“有。”顼曰：“臣亦为有。窃以皇族、外戚，各有区分，岂不两安全耶！今陛下贵贱是非于其

间，则居必竟之地。今皇太子万福，而三思等久已封建，陛下何以和之臣知两不安矣。”则天曰：“朕深知之，然事至是。”

瑒与张昌宗同供奉控鹤府，昌宗以贵宠惧不全，计于瑒。瑒曰：“公兄弟承恩泽深矣，非有大功，必无全理。唯一策，若能行之，岂唯全家，当享茅土之封。除此外，非瑒所谋。”昌宗涕泣，请闻之。瑒曰：“天下思唐德久矣，主上春秋高，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。公何不从容请相王、庐陵，以慰生人之望！”昌宗乃乘间屡言之。几一岁，则天意乃易，既知瑒之谋，乃召瑒问。瑒对曰：“庐陵、相王皆陛下子。高宗初顾托于陛下，当有所注意。”乃迎中宗，其兴复唐室，瑒有力焉。睿宗登极，下诏曰：“曩时王命中圯，人谋未辑，首陈反正之议，克创祈天之业，永怀忠烈，宁忘厥勋，可赠御史大夫。”

则天以武承嗣为左相。李昭德奏曰：“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，何也？”则天曰：“我子侄，委以心腹耳。”昭德曰：“若以姑侄之亲，何如父子何如母子？”则天曰：“不如也。”昭德曰：“父子、母子尚有逼夺，何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，可乘御宝位，其遽安乎且陛下为天子，陛下之姑受何福庆而委重权于侄乎事之去矣。”则天矍然，曰：“我未思也。”即日罢承嗣政事。

长安末，张易之等将为乱。张柬之阴谋之，遂引桓彦范、敬晖、李湛等为将，委以禁兵。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，晖等率兵，将至玄武门，王同皎、李湛等，先遣往迎皇太子于东宫，启曰：“张易之兄弟，反道乱常，将图不轨。先帝以神器之重，付殿下主之，无罪幽废，人神愤惋，二十三年于兹矣。今天启忠勇，北门将军、南衙执政，克期以今日诛凶竖，复李氏社稷。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，以副众望。”太子曰：“凶竖悖乱，诚合诛夷。如圣躬不康何虑有惊动，请为后图。”同皎讽谕久之，

太子乃就路。又恐太子有悔色，遂扶上马，至玄武门，斩关而入，诛易之等于迎仙院。则天闻变，乃起见太子曰：“乃是汝耶小儿既诛，可还东宫。”桓彦范进曰：“太子安得更归！往者，天皇弃群臣，以爱子托陛下。今太子年长，久居东宫，将相大臣思太宗、高宗之德，诛凶竖，立太子，兵不血刃而清内难，则天意人事，归乎李氏久矣。今圣躬不康，神器无主，陛下宜复子明辟，以顺亿兆神祇之心。臣等谨奉天意，不敢不请陛下传立爱子，万代不绝，天下幸甚矣。”则天乃卧不语，见李湛曰：“汝是诛易之的兄弟人耶我养汝辈，翻见今日。”湛不敢对。湛，义府之子也。

景云二年二月，睿宗谓侍臣曰：“有术士上言，五日内有急兵入宫，卿等为朕备之。”左右失色，莫敢对。张说进曰：“此有谗人设计，拟摇动东宫耳。陛下若使太子监国，则君臣分定，自然窥觊路绝，灾难不生。”姚崇、宋璟、郭元振进曰：“如说所言。”睿宗大悦，即日诏皇太子监国。时太平公主将有夺宗之计，于光范门内乘步辇，俟执政以讽之，众皆恐惧。宋璟昌言曰：“太子有大功于天下，真杜稷主，安敢妄有异议。”遂与姚崇奏：“公主就东都，出宁王已下为刺史，以息人心。”睿宗曰：“朕更无兄弟，唯有太平一妹，朝夕欲得相见。卿勿言，余并依卿所奏。”公主闻之，大怒。玄宗惧，乃奏崇、璟离间骨肉，请加罪黜，悉停宁王已下外授。崇贬申州刺史，璟楚州刺史。

苏頌，神龙中给事中，拜修弘文馆学士，转中书舍人。时父瑰为宰相，父子同掌枢密，时人荣之。属机事填委，制诰皆出其手。中书令李峤叹曰：“舍人思如泉涌，峤所不及也。”后为中书侍郎，与宋璟同知政事。璟刚正，多所裁断，瑰皆顺从其美、甚悦之，尝谓人曰：“吾与彼父子，前后皆同时为

宰相。仆射长厚，诚为国器；献可替否，罄尽臣节，瑰过其父也。”后罢政事，拜礼部尚书而薨。及葬日，玄宗游咸宜宫，将举猎，闻瑰丧出，怆然曰：“苏瑰今日葬，吾宁忍娱游乎！”遂中路还宫。初，姚崇引璟为中丞，再引之入相。崇善应变，故能成天下之务；璟善守文，故能持天下之政。二人执性不同，同归于道。叶心翼赞，以致刑措焉。

姚崇以拒太平公主，出为申州刺史，玄宗深德之。太平既诛，征为同州刺史。素与张说不叶，说讽赵彦昭弹之，玄宗不纳。俄校猎于渭滨，密召崇会于行所。玄宗谓曰：“卿颇知猎乎？”崇对曰：“此臣少所习也。臣年三十，居泽中，以呼鹰逐兔为乐，犹不知书。张璟谓臣曰：‘君当位极人臣，无自弃也。’尔来折节读书，以至将相。臣少为猎师，老而犹能”。玄宗大悦，与之偕马臂鹰，迟速在手，动必称旨。玄宗欢甚，乐则割鲜，闲则咨以政事，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，可行者必委曲言之。玄宗心益开，听之亹亹忘倦。军国之务，咸访于崇。崇罢冗职，修旧章，内外有叙。又请无赦宥，无度僧，无数迁吏，无任功臣以政。玄宗悉从之，而天下大理。

张说独排太平之党，请太子监国，平定祸乱，迄为宗臣，前后三秉大政，掌文学之任，凡三十年。为文思精，老而益壮，尤工大手笔，善用所长；引文儒之士，以佐王化。得僧一行，赞明阴阳律历，以敬授人时。封太山，祠睢上，举阙礼，谒五陵，开集贤，置学士，功业恢博，无以加矣。尚然诺，于君臣朋友之际，大义甚笃。及薨，玄宗为之罢元会，制曰：“弘济艰难，参其功者时杰，经纬礼乐，赞其道者人师。式瞻而百度充厘，既往而千载贻范，台衡轩鼎，垂黼藻于当年；徽策宠章，播芳蕤于后叶。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说，星象降灵，云龙合契，元和体其冲粹，妙有释其至赜。挹而莫测，仰之弥高。释义探

系表之微，英词鼓天下之动。昔传风讽，绸缪岁华。含春谷之声，和而必应；蕴泉源之智，启而斯沃。授命与国，则天衢以通；济同以和，则朝政惟允。司钧总六官之纪，端揆为万邦之式。方弘风纬俗，返本于上古之初；而迈德振仁，不臻于中寿之福。吁嗟不慙，既丧斯文，宣室余谈，洽若在耳；玉殿遗草，宛然留迹。言念忠贤，良深震悼。是用当宁抚几，临乐撤悬，罢称觞之仪，遵往襚之礼。可赐太师，贖物五百段。”礼有加等，儒者荣之。

开元中，陆坚为中书舍人，以丽正学士，或非其人，而所司供拟，过为丰赡，谓朝列曰：“此亦何益国家，空致如此费损。”将议罢之。张说闻之，谓诸宰相曰：“说闻自古帝王，功成则有奢纵之失，或兴造池台，或耽玩声色。圣上崇儒重德，亲自讲论，刊校图书，详延学者。今之丽正，即是圣主礼乐之司，永代规模不易之道。所费者细，所益者大。陆子之言，为未达也。”玄宗后闻其言，坚之恩眚，从此而减。

开元二十三年，加荣王已下官，敕宰臣入集贤院，分写告身以赐之。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，既而谓人曰：“圣上好文，书籍之盛事，自古未有。朝宰允使，学徒云集，观象设教，尽在此矣。前汉有金马、石渠，后汉有兰台、东观，宋有总明，陈有德教，周则兽门、麟趾，北齐有仁寿、文林，虽载在前书，而事皆琐细。方之今日，则觉得扶翰捧珪者哉！”

张九龄，开元中为中书令，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，送就戮于京师。九龄批曰：“穰苴出军，必诛庄贾；孙武行令，亦斩宫嫔。守珪军令若行，禄山不宜免死。”及到中书，九龄与语，久之，因奏曰：“禄山狼子野心，而有逆相，臣请因罪戮之，冀绝后患。”玄宗曰：“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，误害忠良。”更加官爵，放归本道。至德初，玄宗在成

都思九龄之先觉，诏曰：“正大厦者，柱石之力；昌帝业者，辅相之臣。生则保其雄名，歿则称其盛德。饰终未允于人望，加赠实存于国章。故中书令张九龄，维岳降神，济川作相，开元之际，寅亮成功；说言定于社稷，先觉合于蓍龟，永怀贤弼，可谓大臣。竹帛犹存，樵苏必禁。爰从八命之秩，更重三台之位。可赐司徒。”仍令遣使，就韶州致祭者。

## 规谏第二

太宗射猛兽于苑内，有群豕突出林中，太宗引弓射之，四发殪四豕。有一雄豕，直来冲马，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。太宗拔剑断豕，顾而笑曰：“天策长史，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？”俭对曰：“汉祖以马上得之，不以马上理之。陛下以神武定四方，岂复逞雄心于一兽！”太宗善之，因命罢猎。

太宗，有人言尚书令史多受贿者，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。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。太宗将杀之，裴矩谏曰：“陛下以物试之，遽行极法，使彼陷于罪，恐非道德齐礼之义。”乃免。

太宗尝罢朝，自言：“杀却此田舍汉！”文德皇后问：“谁触忤陛下？”太宗曰：“魏征每庭辱我，使我常不得自由。”皇后退，朝服立于庭。太宗惊曰：“何为若是？”对曰：“妾闻主圣臣忠。今陛下圣明，故魏征得尽直言。妾备后宫，焉敢不贺！”于是太宗意乃释。

张玄素，贞观初，太宗闻其名，召见，访以理道。玄素曰：“臣观自古已来，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。岂非其君自专，其法日乱。向使君虚受于上，臣弼违于下，岂至于此。且万乘之主，欲使自专庶务，日断十事，而有五条不中者，何况万务乎

以日继月，乃至累年，乖繆既多，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鉴危亡，日慎一日，尧舜之道，何以加之！”太宗深纳之。

太宗幸九成宫，还京，有宫人憩漳川县官舍。俄而李靖、王珪至，县官移宫人于别所，而舍靖、珪。太宗闻之，怒曰：“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？”即令按验。漳川官属。魏征谏曰：“靖等，陛下心膂大臣；宫人，皇后贱隶。论其委任，事理不同。又靖等出外，官吏仿阙庭法式；朝觐；陛下问人间疾苦。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，官吏亦不可不谒也。至于宫人，供养之外，不合参承。若以此如罪，恐不益德音，骇天下耳目。”太宗曰：“公言是。”遂舍不问。

谷那律，贞观中为谏议大夫，褚遂良呼为“九经库”。永徽中，尝从猎，途中遇雨。高宗问：“雨衣若为得不漏？”那律曰：“能以瓦为之，不漏也。”意不为畋猎。高宗深赏焉，赐那律绢帛二百匹。

魏知古，性方直，景云末为侍中。玄宗初即位，猎于渭川，时知古从驾，因献诗以讽曰：“尝闻夏太康，五弟训禽荒。我后来冬狩，三驱盛礼张。顺时鹰隼击，讲武武功扬。奔走来未及，翮飞岂暇翔。蜚熊从渭水，瑞翟相陈仓。此欲诚难纵，兹游不可常。子云陈《羽猎》，僖伯谏渔棠。得失鉴齐楚，仁恩念禹汤。邕熙谅在宥，亭毒匪多伤。《辛甲》今为史，《虞箴》遂孔彰。”手诏褒美，赐物五十段。后兼知吏部尚书，典选事，深为称职。所荐用人，遂咸至大官。

## ● 卷二

### 极谏第三

武德初，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，以三事谏。其一曰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凡曰搜狩，须顺四时。陛下二十日龙飞，二十一日献鹄雏者，此乃前朝之弊风，少年之事务，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，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，频蒙赏赉。但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。陛下有所欲，何求不得。陛下所少，岂此物乎？”其二曰：“百戏、散乐，本非正声，此谓淫风，不可不改。”其三曰：“太子诸王左右群寮，不可不择。愿陛下纳选贤才，以为僚友，则克崇磐石，永固维城矣。”高祖览之，悦，赐帛百匹，遂拜为侍书御史。

高祖即位，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。礼部尚书李纲谏曰：“臣按《周礼》，均工乐胥，不得参士伍，虽复才如子野，妙等师襄，皆终身继代，不改其业。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，乃解朝衣露体而击之。问其故，对曰：‘不敢以先生法服而为伶人衣也。’惟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，授安马钩为开府。有国家者，俱为殷鉴。今天下新定，开太平之运。起义功臣，行赏未遍；高才硕学，犹滞草莱。而先令舞胡，致位五品；鸣玉曳组，趋驰廊庙。固非创业规模，贻厥子孙之道。”高祖竟不能

从。

苏长，武德四年王平后，其行台仆射苏长以汉南归顺，高祖责其后服，长稽首曰：“自古帝王受命，为逐鹿之喻。一人得之，万夫敛手。岂有获鹿之后，忿同猎之徒，问争肉之罪也。”高祖与之有旧，遂笑而释之。后从猎于高陵，是日大获，陈禽于旌门。高祖顾谓群臣曰：“今日畋乐乎？”长对曰：“陛下畋猎，薄废万机，不满十旬，未有大乐。”高祖色变，既而笑曰：“狂态发耶！”对曰：“为臣私计则狂，为陛下国计则忠矣。”尝侍宴披香殿，酒酣，奏曰：“此殿隋炀帝之所（作耶）？何雕丽之若是也？”高祖曰：“卿好谏似直，其心实诈，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，何须诡疑是炀帝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实不知，但见倾宫、鹿台，琉璃之瓦，并非受命帝王节用之所为也。若是陛下所造，诚非所宜。臣昔在武功，幸当陪侍，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，当此时亦以为足。今因隋之侈，人不堪命，数归有道，而陛下得之。实谓惩其奢侈，不忘俭约。今于隋宫之内，又加雕饰，欲拨其乱，宁可得乎？”高祖每优容之。前后匡谏讽刺，多所弘益。

张玄素为给事中，贞观初修洛阳宫，以备巡幸，上书极谏，其略曰：“臣闻阿房成，秦人散；章华就，楚众离；及乾阳毕功，隋人解体。且陛下今时功力，何异昔日，役疮痍之人，袭亡隋之弊。以此言之，恐甚于炀帝，深愿陛下思之。无为由余所笑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太宗曰：“卿谓我不如炀帝，何如桀纣？”玄素对曰：“若此殿卒兴，所谓同归于乱。且陛下初平东都，太上皇敕，高门大殿，并宜焚毁。陛下以瓦木可用，不宜焚灼，请赐与贫人。事虽不行，天下称为至德。今若不遵旧制，即是隋役复兴。五六年间，取舍顿异，何以昭示万姓，光敷四海？”太宗曰：“善。”赐采三百匹。魏征叹曰：“张公论事，

遂有回天之力，可谓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！”

马周，太宗将幸九成宫，上疏谏曰：“伏见明敕，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。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，陛下宜朝夕侍膳，晨昏起居。今所幸宫，去京二百余里，銮舆动輶，俄经旬日，非可朝行暮至也。脱上皇情或思感，欲见陛下者，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，本意只为避暑，则上皇尚留热处，而陛下自逐凉处，温清之道，臣切不安。”文多不载。太宗称善。

皇甫德参上书曰：“陛下修洛阳宫，是劳人也；收地租，是厚敛也；俗尚高髻，是宫中所化也。”太宗怒曰：“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，不役一人，宫人无发，乃称其意。”魏征进曰：“贾谊当汉文之时，上书云‘可为痛哭者三，可为长叹者五。’自古上书，率多激切。若非激切，则不能服人主之心。激切即似讪谤，所谓‘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’。惟在陛下裁察，不可责之。（否则）于后谁敢言者。”乃赐绢二十匹，命归。

徐充容，太宗造玉华宫于宜君县，谏曰：“妾闻为政之本，贵在为无为。切见土木之功，不可兼遂。北阙初建，所营翠微，曾未逾时，玉华创制。虽复因山藉水，非架筑之劳；损之又损，颇有无功之费。终以茅茨示约，犹兴木石之疲；假使和雇取人，岂无烦扰之弊。是以卑宫菲食，圣主之所安；金屋瑶台，骄主之作。故有道之君，以逸逸人；无道之君，以乐乐身。愿陛下使之以时，则力不竭；不用而息之，则人胥悦矣。”词多不尽载。充容名惠，孝德之女，坚之姑也。文彩绮丽，有若生知。太宗崩，哀慕而卒，时人伤异之。

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，问之曰：“北门近来有何营造？”德素以闻太宗。太宗谓玄龄、士廉曰：“卿但知南衙事，我北门小小营造，何妨卿事？”玄龄等拜谢。魏征进曰：“臣不解陛下责，亦不解玄龄等谢。既任大臣，即

陛下股肱耳目，有所营造，何容不知。责其访问官司，臣所不解。陛下所为若是，当助陛下成之；所为若非，当奏罢之。此乃事君之道。玄龄等问既无罪，而陛下责之，玄龄等不识所守，臣实不喻。”太宗深纳之。

总章中，高宗将幸凉州。时陇右虚耗，议者以为非便。高宗闻之，召五品已上，谓曰：“帝五载一巡狩，群后肆朝，此盖常礼。朕欲暂幸凉州，如闻中外，咸谓非宜。”宰臣已下，莫有对者。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：“陛下巡幸凉州，宣王略，求之故实，未亏令典。但随时度事，臣下窃有所疑，既见明敕施行，所以不敢陈黷。奉敕顾问，敢不尽言。伏以高黎虽平，扶余尚梗，西道经略，兵犹未停。且陇右诸州，人户寡少，供待车驾，备挺稍难。臣闻中外，实有窃议。”高宗曰：“既有此言，我止度陇，存问故老，搜狩即还。”遂下诏，停西幸，擢公敏为黄门侍郎。

袁利贞为太常博士，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，并设九部乐。利贞谏曰：“臣以前殿正寝，非命妇宴会之地；象阙路门，非倡优进御之所。望请命妇会于别殿，九部乐从东门入；散乐一色，伏望停省。若于三殿别所，自可备极恩私。”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。至会日，使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：“卿门传忠鲠，能献直言，不加厚赐，何以奖劝。”赐丝百匹，迁祠部员外。

李君球，高宗将伐高黎，上疏谏曰：“心之痛者，不能缓声；事之急者，不能安言；性之忠者，不能隐情。且食君之禄者，死君之事。今臣食陛下之禄，其敢爱身乎臣闻《司马法》曰：‘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。’兵者，凶器；战者，危事。故圣主重行之也。畏人力之尽，恐府库之殫，惧社稷之危，生中国之患。且高黎小丑，潜藏山海，得其人不

足以彰圣化，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。”文多不载，疏奏不报。

中书令郝处俊，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，召宰臣议之，处俊对曰：“《礼经》云：‘天子理阳道，后理阴德。’然则帝之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阴之与阳，各有所主，不相夺也。若失其序，上则谪见于天，下则祸成于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，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。况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。正合谨守宗庙，传之子孙，不可持国与人，有私于后。惟陛下详审。”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：“处俊所引经典，其言至忠，惟圣虑无疑，则苍生幸甚。”高宗乃止。及天后受命，处俊已歿，孙象竟被族诛。始，则天以权变多智，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。及得志，威福并作，高宗举动，必为掣肘。高宗不胜其忿。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，为则天行厌胜之术。内侍王伏胜奏之。高宗大怒，密召上官仪废之，因奏：“天后专恣，海内失望，请废黜以顺天心。”高宗即令仪草诏，左右驰告则天，遽诉，诏草犹在。高宗恐其怨怼，待之如初，且告之曰：“此并上官仪教我。”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，并赐太子忠死。自是，政归武后，天子拱手而已，竟移龟鼎焉。

周兴、来俊臣罗织衣冠，朝野惧慑，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谏曰：“臣闻陈平事汉祖，谋疏楚之君臣，乃用黄金七十斤，行反间之术。项羽果疑臣下，陈平之计遂行。今告事纷纭，虚多实少。如当有凶慝，焉知不先谋疏陛下君臣，后除国家良善。臣恐有社稷之祸。伏乞陛下回思迁虑，察臣狂瞽，然后退就鼎镬，实无所恨。臣得歿为忠鬼，孰与存为谄人。如罗织之徒，即是疏间之渐，陈平反间，其远乎或？”遂为俊臣所构，放于岭表。俊臣死，征还，途次桂阳而终，赠济州刺史。中宗朝，追复本官。

宗楚客兄秦客，潜劝则天革命，累迁内史。后以赃罪那，流于岭南而死。楚客无他材能，附会武三思。神龙中，为中书舍人。时西突厥阿史那、忠节不和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，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，请发兵以讨西突厥，不纳元振之奏。突厥大怒，举兵入寇，甚为边患。监察御史崔琬，劾奏楚客等，曰：“闻四牡项领，良御不乘；二心事君，明罚无舍。谨按宗楚客、纪处讷等，性唯险谲，志越谿壑。幸以遭遇圣主，累忝殊荣，承恺悌之恩，居弼谐之地，不能刻意砥操，忧国如家，微效涓尘，以裨川岳。遂乃专作威福，敢树朋党。有无君之心，阙大臣之节。潜通狡狴，纳贿易货；公引顽凶，受赂无限。丑闻充斥，秽迹昭彰。且境外交通，情状难测。今娑葛反叛，边鄙不宁，由此赃私，取怨外国。论之者取祸以结舌，语之者避罪而钳口。晋卿昔居荣职，素阙忠诚，屡以严刑，皆由黷货。今又叨忝，频沐殊恩，厚禄重权，当朝莫比。曾无悛改，乃徇赃私。此而容之，孰云其可！臣谬忝公直，义在触邪，请除巨蠹，以答天造。”中宗不从，遽令与琬和解。俄而韦氏败，楚客等咸诛。

苏安恒博学，尤明《周礼》、《左氏》。长安二年，上疏谏请复子明辟，其词曰：“臣闻：忠臣不顺时而取宠，烈士不惜死而偷生。故君道不明，忠臣之过；臣道不轨，烈士之罪。今太子年德俱盛，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之恩，蔽太子之元良，据太子之神器。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，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惟陛下思之：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，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？”疏奏不纳。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，安恒又中理之。易之大怒，将杀之，赖朱敬则、桓范等保护获免。后坐节悯太子事，下狱死。睿宗即位，下诏曰：“苏安恒文学立身，鲠直成操，往年陈疏，忠谏可嘉。属回邪擅权，奄从非命，与言轸悼，用恻于

怀。可赠谏议大夫。”

张柬之既迁则天于上阳宫，中宫犹以皇太子监国，告武氏之庙。时累日阴翳，侍御史崔浑奏曰：“方今国命初复，正当徽号称唐，顺万姓之心。奈何告武氏庙宜毁之，复唐鸿业，天下幸甚！”中宗深纳之。制命既行，阴云四除，万里澄廓，咸以为天人之应。

武三思得幸于中宗。京兆人韦月将等不堪愤激，上书告其事。中宗惑之，命斩月将。黄门侍郎宋璟执奏，请按而后刑。中宗愈怒，不及整衣履，岸巾出侧门，迎谓璟曰：“朕以为已斩矣，何以缓？”命促斩。璟曰：“人言宫中私于三思，陛下竟不问而斩，臣恐有窃议。故请按而后刑。”中宗大怒，璟曰：“请先斩臣，不然，终不奉诏。”乃流月将于岭南，寻使人杀之。

柳泽，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，奏斜封官复旧职，上疏谏曰：“药不毒不可以触疾，词不切不可以裨过。是以习甘旨者，非摄养之方；诬谏佞者，积危殆之本。陛下即位之初，纳姚、宋之计，咸黜斜封。近日又命斜封，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，先帝之意不可违也。若斜封之人不忍弃，是韦月将、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；李多祚、郑克义之徒不可清雪。陛下何不能忍于此，而独忍于彼使善恶不定，反覆相攻，致令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；为正者衔冤，附伪者得志。将何以止奸邪，将何以惩风俗耶？”睿宗遂从之，因而擢泽，拜监察御史。

倪若水为汴州刺史，玄宗尝遣中官往淮南采捕鸂鶒及诸水禽，上疏谏曰：“方今九扈时忙，三农并作，田夫拥耒，蚕妇持桑。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，供园池之玩，远自江岭，达于京师，力倦担负，食之以鱼肉，间之以稻粮。道路观者，莫不言陛下贱人而贵鸟。陛下当以凤凰为凡鸟，麒麟为凡兽，则鸂

鹖之类，曷足贵也！陛下昔龙潜藩邸，备历艰危，今氛侵廓清，高居九五，玉帛子女，充于后庭；职贡珍奇，盈于内府。过此之外，又何求哉！”手诏答曰：“朕先使人取少杂鸟，其使不识朕意，将鸟稍多。卿见奏之，词诚忠恳，深称朕意。卿达识周材，义方敬直，故辍纲辖之重，以处方面之权。果能闲邪存诚，守节弥固，骨鲠忠烈，遇事无隐，言念忠说，深用喜慰。今赐卿物四十段，用答至言。”

安禄山，天宝末请以蕃将三十人代汉将。玄宗宣付中书令即日进呈，韦见素谓杨国忠曰：“安禄山有不臣之心，暴于天下。今又以蕃将代汉，其反明矣。”遽请对。玄宗曰：“卿有疑禄山之意耶！”见素趋下殿，涕泗且陈禄山反状。诏令复位，因以禄山表留上前而出。俄又宣诏曰：“此之一奏，姑容之，朕徐为图矣。”见素自此以后，每对见，每言其事，曰：“臣有一策，可销其难，请以平章事追之。”玄宗许为草诏，讫，中留之，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，且观其变。璆琳受赂而还，因言无反状。玄宗谓宰臣曰：“必无二心，诏本朕已焚矣。”后璆琳纳赂事泄，因祭龙堂，托事扑杀之。十四年，遣中使马承威赍玺书召禄山曰：“朕与卿修得一汤，故召卿。至十月，朕待卿于华清宫。”承威复命，泣曰：“臣几不得生还。禄山见臣宣进旨，踞床不起。但云：‘圣体安稳否’遽令送臣于别馆。数日，然后免难。”至十月九日，反于范阳，以诛国忠为名，荡覆二京，窃弄神器，迄今五十余年而兵未戢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坚冰，所由者渐。”向使师尹竭股肱之力，武夫效腹心之诚，则猪突豨勇，亦何能至失于中策，宁在人谋，痛哉！

## 刚正第四

韦仁约弹右仆射褚遂良，出为同州刺史。遂良复职，黜仁约为清水令。或慰勉之，仁约对曰：“仆守狂鄙之性，假以雄权，而触物便发。丈夫当正色之地，必明目张胆，然不能碌碌为保妻子也。”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祎不协，而诬奏之。高宗临轩问仁祎，仁祎惶惧，应对失次。仁约历阶而进曰：“臣与仁祎连曹，颇知事由。仁祎懦而不能自理。若仁会眩惑圣听，致仁祎非常之罪，则臣事陛下不尽，臣之恨矣。请专对其状。”词辩纵横，音旨朗畅。高宗深纳之，乃释仁祎。仁约在宪司，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，人或劝之，答曰：“周鸛鹰鹯，岂众禽之偶，奈何设拜以狎之！且耳目之官，固当独立耳”。后为左丞，奏曰：“陛下为官择人，非其人则阙。今不惜美锦，令臣制之，此陛下知臣之深矣，亦微臣尽命之秋。”振举纲目，朝廷肃然。

李义府恃恩放纵，妇人淳于氏有容色，坐系大理，乃托大理丞毕正义曲断出之。或有告之者，诏刘仁轨鞠之。义府惧谋泄，毙正义于狱。侍御史王义方将弹之，告其母曰：“奸臣当路，怀禄而旷官，不忠；老母在堂，犯难以危身，不孝。进退惶惑，不知所从”。母曰：“吾闻王陵母杀身以成子之义，汝若事君尽忠，立名千载，吾死不恨焉。”义方乃备法冠，横玉阶弹之。先叱义府令下，三叱乃出，然后跪宣弹文曰：“臣闻春鸛鸣于献岁，蟋蟀吟于始秋，物有微而应时，（士有）贱而言忠者。”乃庭劾义府曰：“臣闻诬下罔上，圣主之所宣诛；心狠貌恭，明时之所必罚。是以隐贼掩义，不容唐帝之朝；窃

幸乘权，终齿汉皇之剑。中书侍郎李义府，因缘际会，遂阶通职。不尽忠竭节，对扬王休，策蹇励弩，祇奉皇眷。而乃冯附城社，蔽亏日月，托公行私，交游群小；贪冶容之美，原有罪之淳于；恐漏泄其谋，殒无辜之正义。挟山超海之力，望此犹轻；回天转地之威，方斯更烈。此而可恕，孰不可容！方当金风届节，玉露启途，霜简与秋典共清，忠臣将鹰鹯并击。请除君侧，少答鸿私，碎首玉阶，庶明臣节。”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，言词不逊，贬莱州司户。秩满，于昌乐聚徒教授。母亡，遂不复仕进。总章二年，卒。撰《笔海》十卷。门人何彦先、员半千制师服三年，丧毕而去。

李昭德，则天朝谀佞者必见擢用，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，有数点赤，诣阙请进。诸宰臣诘之，其人曰：“此石亦心，所以进。”昭德叱之，曰：“洛水中石岂尽反耶！”左右皆失笑。昭德建立东都罗城，及尚书省洛水中桥，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。除数凶人，大狱遂罢。以正直庭诤，为皇甫文所构，与来俊臣同日弃市。国人欢憾相半，哀昭德而快俊臣也。

魏元忠以摧辱二张，反为所构，云结少年，欲奉太子。则天大怒，下狱勘之。易之引张说为证，召大臣，令元忠与易之、说等定是非。说佯气逼不应。元忠惧，谓说曰：“张说与易之共罗织魏元忠耶！”说叱曰：“魏元忠为宰相，而有委巷小儿罗织之言，岂大臣所谓？”则天又令说言元忠不轨状，说曰：“臣不闻也。”易之遽曰：“张说与元忠同逆。”则天问其故，易之曰：“说往时谓元忠居伊周之地。臣以伊尹放太甲，周公摄成王之位，此其状也”。说奏曰：“易之、昌宗大无知，所言伊周，徒闻其语耳，讵知伊周为臣之本末。元忠初加拜命，授紫绶，臣以郎官拜贺。元忠曰：‘无尺寸功而居重任，不胜畏惧。’臣曰：‘公当伊周之任，何愧三品。’然伊周历代书

为忠臣，陛下不遣臣学伊周，使臣将何所学？”说又曰：“易之以臣宗室，故托为党。然附易之有台辅之望，附元忠有族灭之势。臣不敢面欺，亦惧元忠冤魂耳。”遂焚香为誓。元忠免死，流放岭南。

张易之、昌宗方贵宠用事，潜相者言其当王，险薄者多附会之。长安末，右卫西街有榜云：“易之兄弟、长孙汲、裴安立等谋反。”宋璟时为御史中丞，奏请审理其状。则天曰：“易之已有奏闻，不可加罪。”璟曰：“易之为飞书所逼，穷而自陈。且谋反、大逆，法无容免，请勒就台勘当，以明国法。易之等久蒙驱使，分外承恩，臣言发祸从，即入鼎镬。然义激于心，虽死不恨。”则天不悦。内史杨再思遽宣敕命，令璟出，璟曰：“天颜咫尺，亲奉德音，不烦宰臣。擅宣王命。”左拾遗李邕历阶而进曰：“宋璟所奏，事关社稷，望陛下可其所奏。”则天意若解，乃传命令易之就台推问。斯须，特敕原之，仍遣易之、昌宗就璟辞谢。拒而不见，令使者谓之曰：“公事当公言之，私见即法有私也。”璟谓左右：“恨不先打竖子脑破，而令混乱国经，吾负此恨。”时朝列呼易之、昌宗为五郎、六郎，璟独以官呼之。天官侍郎郑杲谓璟曰：“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。”璟曰：“郑杲何庸之甚，若以官秩，正当卿号；若以亲故，当为张五郎、六郎矣。足下非张氏家僮，号五郎、六郎何也！”杲大惭而退。

宋璟，则天朝以频论得失，内不能容，而惮其公正，乃敕璟往扬州推按。奏曰：“臣以不才，叨居宪府，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。今非意差臣，不识其所由，请不奉制。”无何，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。璟复奏曰：“御史中丞，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。且仲翔所犯，赃污耳。今高品有侍御史，卑品有监察御史，今敕臣，恐非陛下之意，当有危臣，请不奉制。”月

余，优诏令副李峤使蜀。峤喜，召璟曰：“叨奉渥恩，与公同谢。”璟曰：“恩制示礼数，不以礼遣璟，璟不当行，谨不谢。”乃上言曰：“臣以宪司，位居独坐。今陇蜀无变，不测圣意令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庭故事，请不奉制。”易之等冀璟出使，当别以事诛之。既不果，伺璟家有婚礼，将刺杀之。有密以告者，璟乘事舍于他所，乃免。易之寻伏诛。

薛怀义承宠遇，则天俾之改姓，云是驸马薛绍再从叔。或俗人号为“薛师”，猖狂恃势，多度膂力者为僧，潜图不轨。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请按之。则天曰：“不可。”矩固请，则天曰：“卿去矣，朕即遣来。”矩至台，薛师亦至，踏阶下马，但坦腹于床。将按之，薛师跃马而去，遽以闻则天。则天曰：“此道人患风，不须苦问。所度僧，任卿穷按其事。”诸僧流远恶州。矩后竟为薛师之所构，下狱死。

则天朝，契丹寇河北，武懿宗将兵讨之，畏懦不进。比贼退散后，乃奏沧瀛等州诖误者数百家。左拾遗王永礼廷折之曰：“素无良吏教习，城池又不完固，遇贼畏惧，苟从之以求生，岂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拥兵数万，闻贼辄退走，失城邑，罪当诛戮。今乃移祸草泽诖误之人以自解，岂为臣之道。请斩懿宗，以谢河北百姓。”懿宗惶惧。诸诖误者悉免。

中宗朝，郑普思承恩宠而潜图不轨。苏瑰奏请按之，以司直范献忠为判官。环奏收普思。普思妻得幸于韦庶人，持敕于御前对。中宗屡抑瑰而理普思，应对颇不中。献忠历阶而进曰：“臣请先斩苏瑰”。中宗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苏瑰，国之大臣，荷荣贵久矣，不能先斩逆贼，而后闻。今使其眩惑天听，摇动刑柄，而普思反状昭露，陛下为其申理，此其反者不死。今圣躬万福，岂有天耶臣请死，终不能事普思。”狱乃定，朝廷咸壮之。

中宗反才月余，而武三思居中用事，皇后韦氏颇干朝政，如则天故事。桓彦范奏曰：“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，皇后必施帷幔，坐于殿上，参闻政事。愚臣历选列辟，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事者，无不破国亡家，倾朝继路。以阴干阳，违天也：以妇凌夫，违人也。违天不祥，违人不义。《书》称‘牝鸡之晨，唯家之索’。《易》曰‘无攸遂，在中馈’。言妇人不得干政也。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，以苍生为念，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，专在中宫，聿修阴教，则坤仪式叙，鼎命惟新矣。”疏奏不纳。又有故僧惠范、山人郑普思、叶静能等，并挟左道，出入宫禁。彦范等切谏，并不从。后彦范等反及祸。

桓彦范等，既匡复帝室，勋烈冠古，武三思害其公忠，将诬以不轨诛之。大理丞李朝隐请闻明状。卿裴谭附会三思，异朝隐判，竟坐诛。谭迁刑部尚书，侍御史李祥弹之曰：“异李朝隐一判，破桓敬等五家。附会三思，状验斯在，天下闻者，莫不寒心。刑部尚书，从此而得。”略无回避，朝庭壮之。祥解褐监亭尉，因校考为录事参军所挤排。祥趋入，谓刺史曰：“录事恃纠曹之权，祥当要居之地，为其妄褒贬耳。使祥秉笔，颇亦有词。”刺史曰：“公试论录事状。”遂授笔曰：“怯断大案，好勾小稽。隐自不清，疑他总浊。阶前两竞，斗困方休。狱里囚徒，非赦不出。”天下以为谭笑之最矣。

宗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恃权势，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门。百寮惕惧，莫敢言者。监察御史崔琬不平之，乃具法冠，陈其罪状，请收案问。中宗不许。明日，又进密状，乃降敕曰：“卿列霜简，忠在触邪，遂能不惧权豪，便有弹射。眷言称职，深领乃诚。然楚客等大臣，须存礼度。朕识卿姓名，知卿鲠直，但守至公，勿有回避。”自此朝廷相谓曰：“仁者必有勇，其崔公之谓欤！”累迁刑部郎中。琬兄璆，以孝友称，历

刑部员外、扬州司马。丁母忧，昼夜哀号，水浆不于口。不胜丧而卒。

陆大同为雍州司田，时安乐公主、韦温等侵百姓田业，大同尽断还之。长吏惧势，谋出大同。会将有事南郊，时已十月，长吏乃举牒令大同巡县劝田畴，冀他判司摇动其按也。大同判云：“南郊有事，北陆已寒；丁不在田，人皆入室。此时劝课，切恐烦劳。”长吏益不悦，乃奏大同为河东令，寻复为雍州司田。长吏新兴王晋，附会太平公主，故多阿党。大同终不从。因谓大同曰：“雍州判佐，不是公官，公何为不别求好官？”大同曰：“某无身材，但守公直，素无廊庙之望，唯以雍州判佐为好官。”晋不能屈。大同阖门雍睦，四从同居。法言即大同伯祖也。

李令质为万年令，有富人同行盗，系而按之。驸马韦擢策马入县救盗者，令质不从。擢乃谮之于中宗。中宗怒，临轩召见，举朝为之恐惧。令质奏曰：“臣必以韦擢与盗非亲非故，故当以货求耳。臣岂不惧擢之势，但申陛下法，死无所恨。”中宗怒解，乃释之。朝列贺之，曰：“设以获谴，流于岭南，亦为幸也。”

## ● 卷三

## 公直第五

唐方庆，武德中为察非掾，太宗深器重之，引与六月同事。方庆辞曰：“臣母老，请归养。”太宗不之逼。贞观中，以为藁城令。孙袭秀，神龙初为监察御史。时武三思诬桓、敬等反，又称袭秀与敬等有谋。至是为侍御史冉祖雍所按，辞理竟不屈。或报祖雍云：“适有南使至云，桓、敬已死。”袭秀闻之，泫然流泪。祖雍曰：“桓彦范负国刑宪，今已死矣。祖雍按足下事，意未测，闻其死乃对雍流涕，何也？”袭秀曰：“桓彦范自负刑宪，然与袭秀有旧，闻其死，岂不伤耶！”祖雍曰：“足下下狱，闻诸弟俱纵酒而无忧色，何也？”袭秀曰：“袭秀何负于国家，但于桓彦范有旧耳。公若尽杀诸弟，不知矣；如独杀袭秀，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。”祖雍色动，握其手曰：“请无虑，当活公。”乃善为之辞，得不坐。

陆德明受学于周弘正，善言玄理，王世充僭号，署为散骑侍郎。王令子师之，将行束修之礼，德明服巴豆散，卧东壁下。充之子入跪床下，德明佯给之痢，竟不与语，遂移病成瘳。及入朝，太宗引为文馆学士，使阎立本写真形，褚亮为之赞曰：“经术为贵，玄风可师；励学非远，通儒在兹。”终于国子博士。

李密既降，徐擢尚守黎阳仓，谓长史郭恪曰：“魏公既归于唐，我士众土地，皆魏公之有也。吾若上表献之，即是自邀富贵，吾所耻也。今宜具录以启魏公，听公自献，则魏公之功也。”及使至，高祖闻其表，甚怪之。使者具以闻，高祖大悦曰：“徐擢盛德推功，真忠臣也。”即授黎州总管，赐姓李氏。

贞观中，太宗谓褚遂良曰：“卿知《起居注》，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？”遂良对曰：“今之《起居》，古之左右史，书人君言事，且记善恶，以为检戒，庶乎人主不为非法。不闻帝王，躬自观史。”太宗曰：“朕有不善，卿必记之耶！”遂良曰：“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当载笔，君举必记。”刘洎进曰：“设令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皆记之矣。”

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戏作艳诗。”虞世南便谏曰：“圣作虽工，体制非雅。上之所好，下必随之。此文一行，恐致风靡。而今而后，请不奉诏。”太宗曰：“卿恳诚若此，朕用嘉之。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！”乃赐绢五十疋。先是，梁简文帝为太子，好作艳诗，境内化之，浸以成俗，谓之“宫体”。晚年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撰《玉台集》，以大其体。永兴之谏，颇因故事。

窦静为司农卿，赵元楷为少卿。静颇方直，甚不悦元楷之为，官属大会，谓元楷曰：“如隋炀帝意在奢侈，竭四海以奉一人者，司农须公矣。方今圣上，躬履节俭，屈一人以安兆庶，司农何用于公哉！”元楷赧然而退。初，太宗既平突厥，徙其部众于河南，静上疏极谏，以为不便。又请太原置屯田，以省馈饷，皆有弘益。

文德皇后崩，未除丧，许敬宗以言笑获谴。及太宗梓宫在前殿，又垂臂过。侍御史阎玄正弹之曰：“敬宗往居先后丧，已坐言笑黜，今对大行梓宫，又垂臂无礼。”敬宗惧获罪，高

宗寝其奏，事虽不行，时人重其刚正。

刘仁轨为左仆射，暮年颇以言词取悦诉者。户部员外魏克己断案，多为仁轨所异同。克己执之曰：“异方之乐不入人心，秋蝉之声徒聒人耳。”仁辄怒焉，骂之曰：“痴汉！”克己俄迁吏部侍郎。

则天朝，豆卢钦望为丞相，请辍京官九品已上两月日俸以贍军，转帖百司，令拜表。群臣俱赴拜表，而不知事由。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：“群官见帖即赴，竟不知拜何所由。既以辍俸供军，而明公禄厚俸优，辍之可也。卑官贫迫，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，岂国之柄耶！”钦望形色而拒之。表既奏，求礼历阶进曰：“陛下富有四海，足以储军国之用，何籍贫官九品之俸，而钦望欺夺之，臣窃不取。”纳言姚璩前进曰：“秦汉皆税算以贍军，求礼不识大体，妄有争议。”求礼曰：“秦皇、汉武税天下，使空虚以事边。奈何使圣朝仿习之。姚璩言臣不识大体，不知璩言是大体耶！”遂寝。

魏元忠男昇娶荥阳郑远女，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，废韦庶人，不克，为乱兵所害，元忠坐系狱。远比此乃就元忠求离书。今日得离书，明日改醮。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，草状弹曰：“郑远纳钱五百万，将女易官。先朝以元忠旧臣，操履坚正，岂独尚兹贤行，实欲荣其姻戚，遂起复授远河内县令，远子良解褐洛州参军。既连婚国相，父子崇赫，迨元忠下狱，遂诱和离。今日得书，明日改醮。且元忠官历三朝，荣跻十等，虽金精屡铄，玉色常温。远胄虽参华，身实凡品。若言齐郑非偶，不合结缡；既冰玉交欢，理资同穴。而下山之夫未远，御轮之婿已尚。无闻寄死托孤，见危授命，斯所谓滓秽流品，点辱衣冠，而乃延首靦颜，重尘清鉴。九流选叙，须有淄渑；四裔遐陋，宜从槟斥。虽渥恩周洽，刑罚免加；而名教所先，理

资惩革。请裁以宪纲，禁锢终身。”远从此废弃。朝野咸赏察之公直。

来俊臣弃故妻，奏娶太庙王庆诜女。侯思正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。敕正事商量，内史李昭德抚掌谓诸宰曰：“大可笑，大可笑！”诸宰问故，昭德曰：“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，已太辱国；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，乃复辱国耶！”遂寝。思正竟为昭德所绳，榜杀之。

长安末，诸酷吏并诛死。则天悔于枉滥，谓侍臣曰：“近者朝臣多被周兴、来俊臣推勘，递相牵引，咸自承伏。国家有法，朕岂能违。中间疑有滥者，更使近臣就狱推问，得报皆自承引。朕不以为疑，即可其奏。自周兴、俊臣死，更不闻有反逆者。然已前就戮者，岂不有冤滥耶！”夏官侍郎姚崇对曰：自垂拱已后，被告身死破家者，皆枉酷自诬而死。告事者特以为功，天下号为罗织，甚于汉之党锢。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，近臣亦不自保，何敢辄有动摇。赖上天降灵，圣情发寤，诛灭凶竖，朝庭宴安。今日已后，微躯及一门百口，保见在内外官吏无反逆者。则天大悦曰：“已前宰相，皆顺成其事，陷朕为淫刑之主。闻卿所说，甚合朕心。”乃赐银一千两。

景龙中，中宗尝游兴庆池，侍宴者递起歌舞，并唱《回波词》，方便以求官爵。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：“回波尔持酒后，微臣职在箴规。侍宴既过三爵，喧哗窃恐非仪。”于是宴罢。

安乐公主恃宠，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。中宗曰：“自前代已来，不以与人。”不可。安乐于是大役人夫，掘其侧为池，名曰“定昆池”。池成，中宗、韦庶人皆往宴焉，令公卿已下咸赋诗。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：“但愿暂思居者逸，无使时传作者劳。”后睿宗登位，谓日知曰：“朕当时亦不敢言，非卿

忠正，何能如此？”俄拜侍中。

景龙末，朝纲失叙，风教既替，公卿太臣，初拜命者，例许献食，号为“烧尾。”时苏瑰拜仆射，独不献食。后因侍宴，宗晋卿谓瑰曰：“拜仆射竟不烧尾，岂不喜乎？”中宗默然。瑰奏曰：“臣闻宰相主调阴阳，代天理物。今粒食涌贵，百姓不足，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。臣愚不称职，所以不敢烧尾耳。”晋卿无以对。

中宗暴崩，秘不发丧。韦庶人亲总庶政，召宰相韦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会议。遗诏令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，授相王太尉，参谋辅政。宗楚客谓韦温曰：“今皇太后临朝，宜停相王辅政。且太后于诸王居嫂叔之地，难为仪注，是诏理全不可。”苏瑰独正色拒之，谓楚客等曰：“遗诏是先帝意，安可更改。”楚客、温等大怒，遂削相王辅政语，乃宣行之。

玄宗命宋璟制诸王及公主邑号，续遣中使宣诏，令更作一佳号。璟奏曰：“七子均养，鸣鸠之德。至锡名号，不宜有殊。今奉此旨，恐母宠子异，非正家国之大理，王化之所宜。不敢奉”诏。”玄宗从之。

苏瑰，开元七年五月己丑朔，日有蚀之，玄宗素服候变，撤乐减膳，省囚徒，多所原放；水旱州皆定赈恤，不急之务，一切停罢。瑰与宋璟谏曰：“陛下频降德音，勤恤人隐，令徒已下刑尽责保放，惟流、死等色，则情不可宽，此古人所以慎赦也。恐言事者，直以月蚀修刑，日蚀修德，或云分野应灾祥，冀合上旨。臣以为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女谒不行，谗夫渐远，此所谓修德。囹圄不扰，甲兵不黠，理官不以深文，军将不以轻进，此所谓修刑也。若陛下常以此留念，纵日月盈亏，将因此而致福，又何患乎！且君子耻言浮于行，故曰：‘予欲无言。’又曰：‘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’要以至诚动天，

不在制书频下。”玄宗深纳之。

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，后降韦擢，又降崔铤。铤先卒，及公主薨，同皎子繇为驸马，奏请与其父合葬，敕旨许之。给事中夏侯銛驳曰：“公主初昔降婚，梧桐半死，逮乎再醮，琴瑟两亡。则生存之时，已与前夫义绝；殂谢之日，合从后夫礼葬。今若依繇所请，却衬旧姻，但恐魂而有知，王同皎不纳于幽壤；死而可作，崔铤必诉于玄天。国有典章，事难逾越。銛谬膺驳止，敢废司存！请傍移礼官，以求指定。”朝廷咸壮之。

玄宗将封禅泰山，张说自定升山之官，多引两省工录及己之亲戚。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：“官爵者，天下之公器，德望为先，劳旧为次。若颠倒衣裳，则讥议起矣。今登封沛泽，十载一遇，清流高品不沐殊恩，胥吏末班先加章绂，但恐制出之后，四方失望。今进草之际，事犹可改。”说曰：“事已决矣，悠悠之谈，何足虑也。”果为宇文融所劾。

李辅国扈从肃宗，栖止帷幄，宣传诏命，自灵武列行军司马，中外枢要，一以委之。及克京城后，于银台门决事，凡追捕，先行后闻，权倾朝野，道路侧目。又求宰相，肃宗谓之曰：“卿勋业则可，公卿大臣不欲，如之何？”又谓裴冕等速表荐己。肃宗患之，乃谓萧华曰：“辅国求为宰相，若公卿表来，不得不与。卿与裴冕蚤为之所。”华出问冕，冕曰：“初无此事，臂可截也，而表不为也。”复命奏之，上大悦。

## 清廉第六

李袭誉，江淮俗尚商贾，不事农业，及誉为扬州，引雷陂水，又筑句城塘，以灌溉田八百余顷。袭誉性严整，在职庄肃，

素好读书，手不释卷。居家以俭约自处，所得俸禄，散给宗亲，余货写书数万卷。每谓子孙曰：“吾不好货财，以至贫乏。京城有赐田一十顷，耕之可以充食；河南有桑千树，事之可以充衣；所写得书，可以求官。吾歿之后，尔曹勤此三事，可以无求于人矣。”时论尤善之。

郑善果父诚周为大将军，讨尉迟迥遇害。善异性至孝笃慎，大业中，为鲁郡太守。母崔氏甚贤明，晓正道。尝于阁中听善果决断，闻剖析合理，悦；若处事不允，则不与之言。善果伏床前，终日不敢食。母曰：“吾非怒汝，愧汝家耶。汝先君清恪，以身殉国，吾亦望汝及此。汝自童子承袭茅土，今至方伯，岂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。吾寡妇也，有慈无威，使汝不知教训，以负清忠之业。吾死之日，亦何面目见汝先君乎？”善果由是励己清廉，所莅咸有政绩。炀帝以其俭素，考为天下第一，赏物千段，黄金百两。入朝，拜左庶子，数进忠言，多所匡谏。迁工部尚书，正身奉法，甚著劳绩。

冯立有武艺，略涉书记，事隐太子。太子诛，左右悉逃散。立叹曰：“岂有生受其恩，而逃其难。”乃率兵犯玄武门，杀将军敬君弘，谓其徒曰：“微以报太子矣。”遂解兵而遁。俄来请罪，太宗数之曰：“汝间构阻我骨肉，复出兵来战，杀我将士，汝罪大也。何以逃死？”对曰：“屈身事主，期于救命，当战之日，无所顾惮。”因歔叹，悲不自胜。太宗宥之，立谓其所亲曰：“逢莫大之恩，终当以死奉答。”俄而突厥至便桥，立率数百人力战，杀获甚众。太宗深嘉叹之。出牧南海，前后牧守，率多贪冒。蛮夷患之，数为叛逆。立不营生业，衣食取给而已。尝至贪泉，叹曰：“此吴隐之所酌泉也，饮一杯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。”毕饮而去。

裴炎有雅望于朝廷。高宗临崩，与舅王德真俱受遗诏辅少

主。则天既临朝，废中宗为庐陵王，将行革命之事。徐敬业举兵于扬州，时炎为内史，示闲暇不急讨。则天潜察之，下炎诏狱。凤阁侍郎胡元范、刘齐贤等庭争，以炎忠鯁无反状。则天曰：“炎反有端，顾卿不知耳。”范、贤曰：“若裴炎反，臣等亦反。”则天曰：“朕知裴炎反，知卿不反。”炎既诛，范、贤亦被废黜。炎将刑，顾谓兄弟曰：“可怜官职并自得之，炎无分毫遗，今坐炎流窜矣。”炎虽官达而甚清贫，收其家，略无积聚，时人伤焉。

杨峤为祭酒，谓人曰：“吾虽三品，非不荣贵，意常不逾畴昔一尉也。”时议重之。峤祖父休之，事北齐，执政将封为王以宠之。休之固辞，而谓人曰：“我非奴、非獠，何事封王耶！”

李日知为侍中，频乞骸骨，诏许之。初，日知将欲陈请，不与妻谋。及还，饰装将出居别业，妻惊曰：“家室屡空，子弟名宦未立，何为辞职也？”日知曰：“书生至此已过分，人情无厌，若恣其心，是无止足也。”

李怀远久居荣位，而好尚清简，宅舍屋宇，无所增改。尝乘款段，豆卢钦望谓之曰：“公荣贵如此，何不买骏乘之？”答曰：“此马幸免惊蹶，无假别求。”闻者叹伏。

冯履谦，七岁读书数万言，九岁能属文。自管城尉丁艰，补河北尉。有部人张怀道任河阳尉，与谦畴旧，饷一镜焉。谦集县吏遍示之，咸曰：“维扬之美者，甚嘉也。”谦谓县吏曰：“此张公所致也。吾与之有旧，虽亲故不坐，著之章程。吾效官，但以俸禄自守，岂私受遗哉！《昌言》曰：‘清水见底，明镜照心。’余之效官，必同于此。”复书于使者，乃归之。闻者莫不钦尚。官至驾部郎中。

卢怀慎，其先范阳人。祖父愔为灵昌令，因家焉。怀慎少

清俭廉约，不营家业，累居右职。及乘钧衡，器用服饰无金玉文绣之丽，所得俸禄，皆随时分散，而家无余蓄，妻子不免匮乏。及薨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成。玄宗幸东都，下诏曰：“故检校黄门监卢怀慎，衣冠重器，廊庙周材，訏谟当三杰之一，学行总四科之二。等平津之辅汉，同季文之相鲁。节邻于古，俭实可师。虽清白莹然，簠金非宝；然妻孥贫窶，儋石屡空。言念平昔，弥深軫悼。宜恤凌统之孤，用旌晏婴之德。宜赐物一百段，米粟二百石。”明年，车驾还京师，望见怀慎别业，方营大祥斋，悯其贫乏，即赐绢五百疋。制苏頌为之碑，仍御书焉。子奭历任以清白闻，为陕郡太守。开元二十四年，玄宗还京师，次陕城顿，赏其政能，题《赞》于其厅事曰：“专城之重，分陕之雄。人多惠爱，性实谦冲。亦既利物，存乎匪躬。为国之宝，不坠家风。”天宝初，为晋陵太守。岭南利兼山海，前后牧守赃污者多，乃以奭为岭南太守，贪吏敛迹，人庶爱之。

## ● 卷四

### 持法第七

戴胄有干局，明法令，仕隋门下省录事。太宗以为秦府掾，常谓侍臣曰：“大理之职，人命所悬，当须妙选正人。用心存法，无过如戴胄者。”乃以为大理少卿。杜如晦临终，委胄以选举。及在铨衡，抑文雅而奖法吏，不适轮辕之用，时议非之。太宗尝言：“戴胄于朕，无骨肉之亲，但其忠直励行，情深体国，所延官爵以酬劳耳。”其见重如此。

唐临为大理卿，初莅职，断一死囚。先时坐死者十余人，皆他官所断。会太宗幸寺，亲录囚徒。他官所断死囚，称冤不已。临所断者，嘿而无言。太宗怪之，问其故，囚对曰：“唐卿断臣，必无枉滥，所以绝意。”太宗叹息久之，曰：“为狱固当若是。”囚遂见原。即日拜御史大夫。太宗亲为之考词，曰：“形若死灰，心如铁石。”初，临为殿中侍御史，正班大夫韦挺责以朝列不肃，临曰：“此将为小事，不以介意，请俟后命。”翌日，挺离班与江夏王道宗语，趋进曰：“王乱班。”将弹之。道宗曰：“共公卿大夫语。”临曰：“大夫亦乱班。”挺失色而退，同列莫不悚动。

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：“近来刑网稍密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诚在君上，不由臣下。主好宽则宽，好急则急。律文：失

入减三等，失出减五等。今则反是，失入无辜，失出则获戾，所以吏各自爱，竞执深文，畏罪之所致也。”太宗深纳其言。

张玄素为侍御史，弹乐蟠令叱奴鹭盗官粮。太宗大怒，特令处斩。中书舍人张文瓘执“据律不当死”。太宗曰：“仓粮事重，不斩恐犯者众。”魏征进曰：“陛下设法，与天下共之。今若改张，人将法外畏罪。且复有重于此者，何以加之。”鹭遂免死。

李勣征高黎，将引其子婿杜怀恭行，以求勋效。怀恭性滑稽，勣甚重之。怀恭初辞以贫，勣贍给之；又辞以无奴马，又给之。既而辞穷，乃亡匿岐阳山中，谓人曰：“乃公将我作法则耳。”固不行。勣闻，泫然流涕曰：“杜郎放而不拘，或有此事。”遂不之逼。时议曰：“英公持法者，杜之怀虑深矣。”

明崇俨为正谏大夫，以奇术承恩。夜遇刺客，敕三司推鞠，其妄承引，连坐者众。高宗怒，促法司行刑。刑部郎中赵仁恭奏曰：“此辈必死之囚，愿假数日之命。”高宗曰：“卿以为枉也？”仁恭曰：“臣识虑浅短，非的以为枉，恐万一非实，则怨气生焉。”缓之旬余，果获贼。高宗善之，迁刑部侍郎。

权善才，高宗朝为将军，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，有飞骑犯法，善才绳之。飞骑因番请见，先涕泣不自胜，言善才等伐陵柏，大不敬。高宗悲泣不自胜，命杀之。大理丞狄仁杰断善才罪止免官。高宗大怒，命促刑。仁杰曰：“法是陛下法，臣仅守之。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。”高宗涕泣曰：“善才斫我父陵上柏，我为子不孝，以至是。知卿好法官，善才等终须死。”仁杰固谏，侍中张文瓘以笏挥令出，仁杰乃引张释之高庙、辛毗牵裾之例，曰：“臣闻犯龙鳞，忤人主，自古以为难，臣以为不难。居桀纣时则难，尧舜时则不难。臣今幸逢尧舜，不惧比干之诛。陛下不纳臣言，臣瞑目之后，善见

释之、辛毗于地下。”高宗曰：“善才情不可容法，虽不死，朕之恨深矣。须法外杀之。”仁杰曰：“陛下作法，悬诸象魏，徒、流及死，具有等差。岂有罪非极刑，特令赐死法既无恒，万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，请今日为始。”高宗意乃解，曰：“卿能守法，朕有法官。”命编入史。又曰：“仁杰为善才正朕，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！”授侍御史。后因谏事，高宗笑曰：“卿得权善才便也。”时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，朝廷惧之，仁杰按之，请付法。高宗特原之，仁杰奏曰：“虽国之英秀，岂少本立之类。陛下何惜罪人而废王法必不欲推问，请曲赦之，弃臣于无人之境，以为忠贞将来之戒。”高宗乃许之。由是朝廷肃然。

李日知为司刑丞，尝免一死囚，少卿胡元礼异判杀之，与日知往复，至于再三。元礼怒，遣府吏谓曰：“元礼不离刑曹，此囚无活法。”日知报曰：“日知不离刑曹，此囚无死法。”竟以两闻，日知果直。

则天朝，奴婢多通外人，辄罗告其主，以求官赏。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，为其双所告夜醮，敕史薛季旭推之。季旭言其“咒诅”，草状以闻，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，曰：“庞氏事状，臣子所不忍言。”则天纳之，迁季旭给事中。庞弃市，将就刑，庞男希城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。有功览状曰：“正当枉状。”停决以闻。三司对按，季旭益周密其状。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覆而自惧，众迫有功。有功不获申，遂处绞死。则天召见，迎谓之曰：“卿比按，失出何多也！”有功曰：“失出，臣下之小过；好生，圣人之大德。愿陛下弘大德。天下幸甚！”则天默然，久之，曰：“去矣。”敕减死，放于岭南。月余，复授侍御史。有功俯伏流涕，固不奉制。则天固授之，有功曰：“臣闻鹿走于山林，而命悬于厨者何势使然也。陛下以法官

用臣，臣以从宽行法，必坐而死矣。”则天既深器重，竟授之，迁司刑少卿。时周兴、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，遇族者数千百家。有功居司刑，平反者不可胜纪，时人方之于定国。中宗朝，追赠越州都督，优赐其家，并授一品官。开元初，窦希城外戚荣贵，奏请回己之官，以酬其子。

太宗时，刑部奏《贼盗律》反逆缘坐，兄弟没官为轻，请改从死。给事中崔仁师驳之曰：“自羲农以降，或设狱而人不犯，或画象而下知禁。三代之盛，泣辜解网。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咸臻至理，俱为称首。及其叔世，乱狱滋繁。周之季年，不胜其弊。刑书原于子产，峭涧起于安于，秦严其法，以至于灭。”又曰：“且父子天属，昆弟同气。诛其父子，或累其心，如此不顾，何爱兄弟？”文多不尽载，朝廷从之。

则天朝，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，众僧嫉之，乃密画女人居高楼，净满引弓射之状，藏于经笥，令其弟子诣阙告之。则天大怒，命御史裴怀古推按，便行诛决。怀古穷其根本，释净满而坐告者，以闻，则天惊怒，色动声战，责怀古宽纵。怀古执之不屈。李昭德进曰：“怀古推事疏略，请令重推。”怀古厉声而言曰：“陛下法无亲疏，当与天下执一，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，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，臣复何颜能宽之乎？臣守平典，庶无冤滥，虽死不恨也。”则天意解，乃释怀古。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，突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，而入寇赵、定。怀古因得逃归，素羸弱不堪奔驰，乃恳诚告天，愿投死南土。倦而寝，梦一僧，状如净满者，引之曰：“可从此路出。”觉而从之，果获全。时人以为忠恕之报。

魏元忠、张说为二张所构，流放岭南。夏官侍郎崔贞慎、将军独孤祎之、郎中皇甫伯琮等八人并追送于郊外。易之乃设诈告事人柴明状，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。则天命马怀素按之，

曰：“此事并实，可略问，速以闻。”斯须，中使催迫者数焉，曰：“反状皎然，何费功夫，遂至许时。”怀素奏请柴明对问，则天曰：“我亦不知柴明处，但握此状，何须柴明？”怀素执贞慎等无反状，则天怒曰：“尔宽纵反者耶！”怀素曰：“魏元忠以国相流放，贞慎等以亲故相送，诚则可责。若以为谋反，臣岂诬罔神明。只如彭越以反伏诛，英布奏事尸下，汉朝不坐。况元忠罪非彭越，陛下岂加追送者罪耶陛下当生杀之柄，欲加之罪，取决圣衷足矣。今付臣推勘，臣但守法耳。”则天曰：“尔欲总不与罪耶！”怀素曰：“臣识见庸浅，不见贞慎等罪。”则天意解，曰：“卿守我法。”乃赦之。时朱敬则知政事，对朝堂执怀素手曰：“马子，马子！可爱，可爱！”时人深赏之。

则天朝，或罗告驸马崔宣谋反者，敕御史张行岌按之。告者先诱藏宣家妾，而云：“妾将发其谋，宣杀之，投尸于洛水。”行岌按无状。则天怒，令重按。行岌奏如初。则天曰：“崔宣反状分明，汝宽纵之。我令俊臣勘当，汝无自悔。”行岌曰：“臣推事不弱俊臣，陛下委臣，必须状实。若顺旨妄族人，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矣。”则天厉色曰：“崔宣若实杀妾，反状自然明矣。不获妾，如何自雪更不得实，我即令俊臣推勘，汝自无悔也。”行岌惧，逼宣家访妾。宣再从弟思竞，乃于中桥南北，多致钱帛，募匿妾者，数日略无所闻。而其家每窃议事，则告者辄知之。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，乃佯谓宣妻曰：“须绢三百疋，雇刺客杀此告者。”而侵晨微服俟于台侧，宣家有馆客姓舒，婺州人，言行无缺，为宣家所信，委之如子弟。须臾，见其人至台侧门入，以通于告者。遽密称云：“崔家雇人刺我，请以闻。”台中惊扰。思竞素重馆客，馆客不之疑，密随之行，到天津桥，料其无由至台，乃骂之曰：“无赖

险獠，崔宣破家，必引汝同谋，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，我遗汝五百缗，归乡足成百年之业。不然，杀汝必矣。”其人悔谢，乃引思竞于告者之党，搜获其妾，宣乃得免。

朱履霜好学，明法理。则天朝，长安市屡非时杀人，履霜因入市，闻其称冤声，乘醉入兵围中，大为刑官所责。履霜曰：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共之。履霜亦明法者，不知其所犯，请详其按，此据令式也，何见责之甚？”刑官唯诺，以按示之。时履霜详其案，遂拔其二。斯须，监刑（御史）至，诃责履霜，履霜容止自若，剖析分明，御史意少解。履霜曰：“准令，当刑能申理者，加阶而编入史，乃侍御史之美也。”御史以闻，两囚竟免。由是名动京师。他日，当刑之家，或可分议者，必求履霜详案，履霜惧不行。死家讲于主司，往往召履霜详究，多所全济。补山阴尉，巡察使必委以推案，故人或遗以数两黄连，固辞不受曰：“不辞受此，归恐母妻诘问从何而得不知所以对也。”后为姑蔑令，威化行于浙西。著《宪问》五卷，撮刑狱之机要。

僧惠范，恃权势逼夺生人妻，州县不能理。其夫诣台诉冤，中丞薛登、侍御史慕容珣将奏之，台中惧其不捷，请寝其议，登曰：“宪司理冤滞，何所回避朝弹暮黜，亦可矣。”登坐此出为岐州刺史。时议曰：“仁者必有勇，其薛公之谓欤！”

李承嘉为御史大夫，谓诸御史曰：“公等奏事，须报承嘉知；不然，无妄闻也。”诸御史悉不禀之，承嘉厉而复言。监察萧至忠徐进曰：“御史，人君耳目，俱握雄权，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。设弹中丞、大夫，岂得奉谏耶！”承嘉无以对。

延和中，沂州人有反者，诬误坐者四百余人，将隶于司农，未即路，系州狱。大理评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。时宰相切

责大理：“奈何免反者家口！”大理（卿）及正等失色，引昭道以见执政。执政怒而责之，昭道曰：“敕云‘见禁囚徒’，沂州反者家口并系在州狱，此即见禁也。”反覆诘对，至于五六，执政无以夺之。诘误者悉免。昭道迁监察御史。先是，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次于巴阳滩，溺死。昭道因使巴渝，至万春驿，方睡，见此十人祈哀。才寐觉，至于再三。乃召驿吏问之，驿人对如梦。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，具酒殽以酹之。观者莫不歔歔。乃移牒近县，备槥椁归之故乡。征人闻者，无不感激。

睿宗朝，雍令刘少征凭恃岑义亲姻，颇黷于货。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，义嘱替否以宽其罪。替否谓同列曰：“少征恃势贪暴，吾忝宪司，奈何惧势宽纵罪人，以侮王法！”少征竟处死。

开元中，申王撝奏：“辰府录事阎楚珪，望授辰府参军。”玄宗许之。姚崇奏曰：“臣昔年奉旨，王公驸马所有奏请，非降墨敕，不可商量。其楚珪官，请停。”诏从之。

肃宗初克复，重将帅之臣，而武人怙宠，不遵法度。将军王去荣打杀本县令，据法处尽。肃宗将宥之，下百寮议。韦陟议曰：“昔汉高约法，‘杀人者死’。今陛下出令，杀人者生。伏恐不可为万代之法。”陟尝任吏部侍郎，有一致仕官叙五品。陟判之曰：“青毡展庆，曾不立班；朱绂承荣，无宜卧拜。”时人推其强直。

## 政能第八

武德中，以景命惟新，宗室犹少，至三从弟侄皆封为王。

及太宗即位，问群臣曰：“遍封宗子，于天下便乎？”封德彝对曰：“不便。历观往古，封王者当今最多。两汉以降，唯封帝子及兄弟。若宗室疏远者，非有大功，如周之郇、滕，汉之贾、泽，并不得滥居名器，所以别亲疏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为百姓理天下，不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。”于是疏属，悉降爵为公。

狄仁杰因使岐州，遇背军士卒数百人，夜纵剽掠，昼潜山谷，州县擒捕系狱者数十人。仁杰曰：“此途穷者，不辑之，当为患。”乃明榜要路，许以陈首。仍出系狱者，禀而给遣之。高宗喜曰：“仁杰识国家大体。”乃颁示天下，宥其同类，潜窜毕首矣。

薛大鼎为沧州刺史，界内先有棣河，隋末填塞。大鼎奏闻开之，引鱼盐于海。百姓歌曰：“新河得通舟楫利，直至沧海鱼盐至。昔日徒行今骋驰，美哉薛公德滂被。”大鼎又决长卢及漳、衡等三河，分泄夏潦，境内无复水害。

高宗朝，司农寺欲以冬藏余菜出卖与百姓，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。良嗣判之曰：“昔公仪相鲁，犹拔去园葵，况临御万乘，而卖鬻蔬菜。”事遂不行。

员半千，本名余庆，与何彦光师事王义方。义方甚重之，尝谓曰：“五百年一贤，足下当之矣。”改名半千。义方卒，半千、彦光皆制师服。上元初，应六科举，授武陟尉。时属旱歉，劝县令开仓赈恤贫馁，县令不从。俄县令上府，半千悉发仓粟，以给百姓。刺史郑齐宗大怒，因而按之，将以上闻。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存抚使，谓齐宗曰：“公百姓不能救之，而使惠归一尉，岂不愧也！”遽令释之。又应岳牧举，高宗御武成殿，召诸举人，亲问曰：“兵书所云天阵、地阵、人阵，各何谓也？”半千越次对曰：“臣观载籍多矣，或谓天阵，星

宿孤虚也；地阵，山川向背也；人阵，偏伍弥缝也。以臣愚见则不然。夫师出以义，有若时雨，则天利，此天阵也。兵在足食，且耕且战，得地之利，此地阵也。卒乘轻利，将帅和睦，此人阵也。若用兵者，使三者去，其何以战？”高宗深嗟赏，对策上第，擢拜左卫渭上参军，仍充宣慰吐蕃使。引辞，则天曰：“久闻卿，谓是古人，不意乃在朝列。境外小事，不足烦卿，且留待制也。”前后赐绢千余疋。累迁正谏大夫，封平凉郡公。开元初卒。

郑惟忠，名行忠信，天下推重。自山阴尉应制，则天临轩，问何者为忠，诸应制者对，率不称旨。惟忠曰：“臣闻外扬君之美，内匡君之恶。”则天幸长安，惟忠待制引见，则天曰：“朕识卿，前于东都，言忠臣外扬君之美，内匡君之恶。至今不忘。”中宗朝，拜黄门侍郎。时议禁岭南首领家蓄兵器，惟忠议曰：“夫为政不可骤革其习俗，且《蜀都赋》云：‘家有鹤膝，户有犀渠。’如或禁之，岂无惊挠耶！”事遂不行。

司农卿姜师度明于川途，善于沟洫。尝于蓊北约魏帝旧渠，傍海新创，号曰“平虏渠”，以避海难，馈运利焉。时太史令傅孝忠明于玄象，京师为之语曰：“傅孝忠两眼窥天，姜师度一心看地。”言其思穿凿之利也。

则天将不利王室，越王贞于汝南举兵，不克，士庶坐死者六百余人，没官人五千余口。司刑使相次而至，逼促行刑。时狄仁杰检校刺史，哀其诬误，止司刑使，停斩决，飞奏表曰：“臣欲闻奏，似为逆人论理，知而不言，恐乖陛下存恤之意。奏成复毁，意不能定。此辈非其本心，愿矜其诬误。”表奏，特敕配流丰州。诸囚次于宁州，宁州耆老郊迎之曰：“我狄使君活汝耶！”相携哭于碑侧，斋三日而后行。诸囚至丰州，复立碑纪德。初，张光辅以宰相讨越王，既平之后，将士恃威，

征敛无度，仁杰率皆不应。光辅怒曰：“州将轻元帅耶何征发之不赴仁杰，汝南勃乱，一越王耶！”仁杰曰：“今一越王已死，而万越王生。”光辅质之，仁杰曰：“明公亲董戎旃二十余万，所在劫夺，远迎流离，创钜之余，肝脑涂地。此非一越王死而万越王生耶且胁从之徒，势不自固，所以先著纲理之也。自天兵暂临，其弃城归顺者不可胜计，绳坠四面成蹊，奈何纵求功之人，杀投降之士但恐冤声腾沸，上彻于天。将请尚方断马剑，斩足下，当北面请命，死犹生也。”遂为光辅所譖，左授复州刺史寻征还魏州刺史，威惠大行，百姓为立生祠。迁内史，及薨，朝野凄恻。则天赠文昌左相。中宗朝，赠司空。睿宗朝，追封梁国公，哀荣备于三朝，代莫与为比。

韦景骏为肥乡令，县界漳水，连年泛滥。景骏审其地势，增筑堤防，遂无水患，至今赖归。时河北大饥，景骏躬自巡抚贫弱，人吏立碑，以纪其德。肥乡人有母子相告者，景骏谓之曰：“吾少孤，每见人养亲，自痛终天无分。汝幸在温清之地，何得如此锡类不行，令之罪也。”因泪下呜咽，仍取《孝经》与之，令其习读。于是母子感悟，各请改悔。迁赵州长史，路由肥乡，人吏惊喜，竞来犒饯，留连弥日。有童幼数人，年甫十岁，亦在其中，景骏谓之曰：“计吾北去，此时汝辈未生，既无旧思，何殷勤之甚也？”咸对曰：“比闻长老传说，县中廨牢、学堂、馆舍、堤桥，并是明公遗迹。将谓古人，不意得瞻睹，不觉欣恋，倍于常也。”终于奉先令。子述，开元、天宝之际，为工部侍郎，代吴兢修国史。

开元九年，左拾遗刘彤上表论盐铁曰：“臣闻汉武帝为政，厩马三十万，后宫数万人，外讨戎夷，内兴宫室，殫匮之甚，实百当今。然而财无不足者，何也岂非古取山泽，而今取贫人哉！取山泽，则公利厚，而人归于农；取贫人，则公利薄，而

人（去其）业。故先王之作法也，山泽有官，虞衡有职，轻重有术，禁发有时。一则专农，二则饶富，济人盛事也。臣实谓当今宜行之。夫煮海为盐，采山铸钱，伐木为室者，丰余之辈也。寒而无衣，饥而无食，佣赁自资者，穷苦之流也。若能山海厚利，夺丰余之人；薄敛轻徭，免穷苦之子。所谓损有余益不足，帝王之道不可谓然。”文多不尽载。

李杰为河南尹，有寡妇告其子不孝，其子不能自理，但云：“得罪于母，死甘分。”杰察其状，非不孝子也。谓寡妇曰：“汝寡居，唯有一子，今告之，罪至死，得无悔乎？”寡妇曰：“子无赖，不顺母，宁复惜之！”杰曰：“审如此，可买棺木来取儿尸。”因使人俟其后。寡妇既出，谓道士曰：“事了矣。”俄将棺至，杰冀其悔，再三喻之，寡妇执意如初。道士立于门外，密令擒之，一问承伏，曰：“某与寡妇有私，常为儿所制，故欲除之。”杰乃杖杀道士及寡妇，便以向棺盛之。

郭元振为凉州都督。先是，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，吐蕃、突厥二寇频至城下，百姓苦之。元振于南界硖石置和戎城，北界碛中置白亭军，控其路要，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。自是，虏不复纵。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，尽水陆之利。往年粟麦，斛至数千，及元振为都督，一缣易数千斛，军食积数十年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遗。为凉州五年，夷夏畏慕。

崔皎为长安令，邠王守礼部曲数辈盗马，承前以上长令不敢按问，奴辈愈甚，府县莫敢言者。皎设法擒捕，群奴潜匿王家，皎命就擒之。奴惧，鬻杀悬于街树，境内肃然。出为怀州刺史。历任内外，咸有声称也。

## ● 卷五

### 忠烈第九

李玄通刺定州，为刘黑闥所获，重其才，欲以为将军。曰：“吾荷朝恩，作藩东夏，孤城无援，遂陷虏庭。常守臣节，以忠报国，岂能降志，辄受贼官。”拒而不受。将吏有以酒食馈者，玄通曰：“诸君哀吾辱，故以酒食宽慰。吾当为君一醉。”谓守者曰：“吾能舞剑，可借吾刀。”守者与之。曲终，太息曰：“大丈夫受国恩，镇抚方面，不能保全所守，亦何面目视息哉！”以刀溃腹而死。高祖为之流涕，以其子为将军。

刘感镇泾州，为薛仁果所围，感孤城自守。后督众出战，因为贼所擒。仁果令感语城中曰：“援军已大败，宜且出降，以全家室。”感伪许之，及到城下，大呼曰：“逆贼饥饿，败在朝夕。秦王率十万众，四面俱集，城中勿忧，各宜自勉，以全忠节。”仁果埋感脚至膝，射而杀之。垂死，声色愈厉。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，谥曰“忠壮”。

常达为陇州刺史，为薛举将仵政所执以见举，达词色不屈。举指其妻谓达：“且识皇后否？”达曰：“只是一老姬，何足可识？”举奇而宥之。有奴贼帅张贵问达曰：“汝识我？”达曰：“汝逃奴耶！”瞋目视之。大怒，将杀之，人救获免。及贼平，高祖谓达曰：“卿之忠节，便可求之古人。”诏令狐德

蔡曰：“刘感、常达，当须载之史策。”后复拜陇州刺史。

尧君素为隋炀帝守蒲州，频败义师。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说之，君素悲不自胜。通泣谓君素曰：“义兵所临，无不响应。天时人事，可以意知。卿可早降，以取富贵。”君素曰：“主上委公以关中甲兵，付公以社稷名位，若自不思报效，何为人作说客耶！”通曰：“我力屈。”君素曰：“当今力犹未屈，何用多言？”通惭而退。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，谓之曰：“天命有归，隋祚已尽，君何自若，陷身祸败。”君素曰：“天下名义，岂妇人所知！”引弓射之，恸哭而去。君素寻知事必不济，要在守厄，数谓诸将曰：“隋室倾败，天命有归，吾当断颈以付诸君也。”俄为麾下所杀。后太宗幸河东，嘉其忠节，赠河东刺史。

屈突仲通，隋炀帝所任，留镇长安。义师既济河，通将兵至潼关，以御义师，遂为刘文静所败。通至归东都，不顾家属，文静遣通子寿往喻之。通曰：“昔与汝为父子，今为仇讎。”命左右射之。乃下马东向哭曰：“臣力屈兵散，不负陛下，天地鬼神，照臣此心。”洎见高祖，高祖曰：“何见之晚也？”通泣曰：“不能尽人臣之节，于此奉见，为本朝之辱，以愧相王。”高祖曰：“忠臣也。”以为兵部尚书。

萧瑀，贞观初为左仆射。太宗谓之曰：“武德六年已后，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未定也。我当此日，实不为兄弟所容，实有大功而不蒙赏。卿不可以厚利诱，不可以刑戮惧，真社稷臣也。”因赐诗曰：“疾风知劲草，版荡识贞臣。”又谓之曰：“卿之守道眇身，古人无以过也。然善恶大明，有时而失。”瑀谢曰：“臣特蒙训诫，惟死忠良。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”十七年，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。

安金藏为太常工人，时睿宗为皇嗣。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

谋者，则天令来俊臣按之。左右不胜楚毒，皆欲自诬，唯金藏大呼，谓俊臣曰：“公既不信金藏言，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。”则引佩刀自割，其五脏皆出，流血被地，气遂绝。则天闻，令舁入宫中，遣医人却内五脏，以桑白皮缝合之，傅药，经宿乃苏。则天临视，叹曰：“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不如汝之忠也。”即令停推。睿宗由是乃免。金藏后丧母，复于墓侧躬造石坟、石塔。旧源上无水，忽有涌出泉。又李树盛冬开花，大鹿挟其道。使卢怀慎以闻，诏旌其门闾。玄宗即位，追思金藏节，下制褒美，拜右骁卫将军，仍令史官编次其事。

李多祚，靺鞨酋长也，少以军功，历右羽林大将军，掌禁兵。神龙初，张柬之谓多祚曰：“将军在北门几年？”曰：“三十年。”柬之曰：“将军击鼓钟鼎食，贵宠当代，岂非大帝之恩。将军既感大帝殊泽，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，易之兄弟欲危宗社。将军诚能报恩，正在今日。”多祚曰：“苟缘王室，惟相公所使，终不顾妻子性命。”因立盟誓，义形于色，遂与柬之定策诛易之等。以功封辽阳郡王，实八百户。后从节愍太子举兵，遇害，睿宗下诏，追复本官。

张敬之，则天时每思唐德，唯以禄仕，谓子冠宗曰：“吾今佩服，乃莽朝之服耳。”累官至春卿侍郎，当入三品，子弟将通由历于天官。有僧泓者，善阴阳算术，与敬之有旧，谓敬之曰：“六郎无烦求三品。”敬之曰：“弟子无所求，励此儿子耳。”敬之弟讷之，为司礼博士，有疾甚危殆，泓师指讷之曰：“八郎今日如临万仞间，必不坠矣。”皆如其言。

武三思乱政，寿春周憬，慷慨有节概，与驸马王同皎谋诛之。事发，同皎遇害，憬遁于比干庙自刎，临死谓左右曰：“韦后乱国，宠树奸佞。三思干上犯顺，虐害忠良。吾知其灭亡不久，可悬吾头于国门，观其身首异处而出。”又曰：“比干，

忠臣也，愧神道有知，明我以忠见杀。”三思果败。

神龙初，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北军入玄武门，斩张易之等，迁则天于上阳宫。柬之勒兵于景运门，将引诸武以诛之。彦范以大功既立，不欲多诛戮，遽解其缚。柬之固争不果。既而权归三思，诸同谋者咸曰：“斩我项者，桓彦范也。”彦范曰：“主上畴昔为英主，素有明断，吾留诸武，使自致耳。今日事势既尔，乃上天之命，岂人事乎？”寻并流放，为三思所害，海内咸痛之。

节愍太子以武三思乱国，起北军诛之。既而韦庶人与安乐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门，千骑王欢熹倒戈击太子，太子兵散，走至鄆县，为宗楚客之党所害。三思尝令子宗训与安乐公主凌忽太子，太子积忿恨，遂举兵而死，兆庶咸痛之。

睿宗皇帝即位，悼太子殒身殉难，下诏曰：“曾氏之孝也，慈亲惑于疑听；赵虏之族也，明帝哀而望思。历考前闻，率由旧典。太子，大行之子，元良守器，往罗构间，困于谗嫉，莫顾斧钺，轻盗甲兵，有此诛夷，无不愤惋。今四凶灭服，十起何追，方申赤晕之冤，以抒黄泉之痛。可赠皇太子谥曰节愍。”先是，宗楚客、纪处讷、冉祖雍等奏言：“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同谋，请收付狱。”中宗命御史中丞萧至忠鞠之，至忠泣而奏曰：“陛下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，岂不能保持一弟一妹，受人罗织。宗社存亡，实在于此。臣虽至愚，窃为陛下不取。《汉书》云：‘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；兄弟二人，不相容。’愿陛下详之。且往者则天欲立相王为太子，相王累日不食，请迎陛下，固让之诚，天下传说。且明祖雍所奏，咸是构虚。”中宗纳其言，乃止。十起未详。

## 节义第十

高祖命屈突通副太宗讨王世充，时通二子俱在充所。高祖谓通曰：“东征之事，今且相属，其如两子何？”通对曰：“臣以朽老，诚不足当重任，但自惟畴昔就执事，岂以两儿为念！两儿若死，自是其命，终不以私害公也。”高祖叹息曰：“徇义之夫，一至于此，可尚也。”

李纲，慷慨有志节，每以忠义自命。初名瑗，字子玉，读《后汉书》，慕张纲为人，因改名曰纲，字文纪。周齐王宪引为参军。及宪遇害，无敢收视，其扶抚柩号恸，躬自埋瘞，时人义之。仕隋太子洗马。太子勇之废也，隋文帝切责宫寮，以其不存辅导。纲对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乃陛下过，非太子罪也。太子才非常品，性本常人，得贤明之士辅之，足嗣皇业。奈何使弦歌鹰犬之徒，日在其侧。乃陛下训导之不足，岂太子罪耶！”文帝奇之，擢为尚书左丞。周齐王女孀居，纲以故吏，每加赡恤。及纲卒，宇文氏被发号哭，如丧其夫也。

高祖入京城，隋代王府寮咸散，唯侍读姚思廉不离王侧。义师将入殿门，思廉谓之曰：“唐公举义，本匡王室，不宜无礼于王。”众伏其言，于是布列阶下。须臾，太宗至，闻其义，令其扶主至顺阳门，泣拜而去。众咸叹其贞，谓“忠烈之士也”。

节愍太子兵散遇害，宫寮莫敢近者。有永和县丞宁嘉勛，解衣裹太子首号哭。时人义之。宗楚客闻之大怒，收付制狱，贬平兴丞，因杀之。睿宗践祚，下诏曰：“宁嘉勛能重名节，事高宗、向，幽途已往，生气凛然。静言忠义，追存褒宠，可赠永和县令。”

禄山之难，御史中丞卢奕留司东都。禄山反，未至间，奕

遣家属入京，誓以守死。贼至，奕朝服持印坐腰事以见贼徒，谓曰：“为人臣，识忠与顺耳，使不为逆节，死无恨焉。”贼徒皆怆然改容，遂遇害。

### 孝行第十一

陈叔达，高祖尝宴侍臣，果有蒲萄，（叔达）为侍中，执而不食。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母患口乾，求之不得。”高祖曰：“卿有母遗乎？”遂呜咽流涕。后赐帛百疋，以市甘珍。

张志宽为布衣，居河东，隋末丧父，哀毁骨立，为州国所称。寇贼闻其名，不犯其闾。后为里尹在县，忽称母疾。县令问其故，志宽对曰：“母尝所害苦，志宽亦有所害。向患心痛，是以知母有疾。”令怒曰：“妖妄之词也！”系之于法。驰遣验之，果如所言，异之。高祖闻，旌表门闾，就拜散骑常侍。

王君操父，大业中为乡人李君则殴死。贞观初，君则以运代迁革，不惧宪纲。又欺君操孤微，必无复仇之志，遂诣州府自露，为君操密藏白刃刺杀之，剔其心肝，咀之立尽。诣刺史自陈，州司以其擅杀，问之曰：“杀人偿死，律有明文，何方自理，以求生路。”君操曰：“亡父被杀二十余年，闻诸典礼，父仇不同天，早愿从之，久而未遂，常惧灭亡，不展冤情。今耻既雪，甘从刑宪。”州司上闻，太宗特原之。

裴敬彝父知周，为陈国王典仪，暴卒。敬彝时在长安，忽涕泣，谓家人曰：“大人必有痛处，吾即不安。今日心痛，手足皆废。事在不测，能不戚乎！”遂急告归，父果已歿，毁瘠

过礼，事以孝闻。累迁吏部员外。

杜审言，雅善五言，尤工书翰，恃才謇傲，为时辈所嫉。自洛阳县丞贬吉州司户，又与群寮不叶。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之，审言系狱，将因事杀之。审言子并，年十三，伺季重等酬宴，密怀刃以刺季重。季重中刃而死，并亦见害。季重临死，叹曰：“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，郭若讷误我至此！”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，自为祭文以祭并。士友咸哀并孝烈，苏颋为墓志，刘允济为祭文。则天召见审言，甚加叹异，累迁膳部员外。

孟景休，事亲以孝闻，丁母忧，哀毁逾礼，殆至灭性。弟景祚年在襁褓，景休亲乳之。祭为之丰，及葬时，属寒，跣（而履）霜，脚指皆堕，既而复生如初。景休进士擢第，历监察御史、鸿胪丞。为来俊臣所构，遇害，时人伤焉。

刘审礼为工部尚书，仪凤中，吐蕃将入寇，审礼率兵十八万，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。王师败绩，审礼没焉。审礼诸子诣阙，自请入吐蕃以赎其父，诏许之。次子岐州司兵易从投蕃中省父，比至，审礼已卒。易从昼夜泣血。吐蕃哀其至性，还其父尸。易从徒跣万里，护柩以归，葬于彭城故茔。朝廷嘉之，赠审礼工部尚书，谥曰悼。审礼，刑部尚书德威之子也，少丧母，为祖母元氏所养。元氏有疾，审礼亲尝药膳，事母亦以孝闻。与再从弟同居，家无异爨，阖门二百余口，人无间言。易从后为彭城长史，为周兴所陷，系于彭城狱，将就刑，百姓荷其仁恩，痛其诬枉，竞解衣投于地曰：“为长史祈福。”有司平准，直十余万。易从一门仁孝，举无与比，而横遇冤酷，海内痛之。子升，年十岁，配流岭南。后六道使诛流人，升以言行忠信，为首领所保，匡救获免。

崔希高，以仁孝友悌，丁母忧，哀毁过礼。为邳县丞，芝

草生所居堂，一宿而葩，盖盈尺，州以闻，迁监察御史，转并州兵曹、冯翊令。贫乏徒荷其仁恤。时有云气如盖，当其厅事，须臾五色错杂，遍于州郭。以状闻，敕编入史。其在并州，听前丛苇，有小鸟如鹳鹤来巢，孕卵五色，旦如鸡子，数日齧毁雏见，已大于母。月余，五色成文，大如鹅，驯扰闲暇。顷之飞翔，时归旧所。人到于今，号为“兵曹鸟”。

张审素为隗州都督，有告其赃者，敕监察杨汪按之。汪途中为审素之党所劫，对汪杀告事者。汪到隗州，诬审素谋反，构成其罪，遂斩之，籍没其家。子琇与兄瑄年幼，徙岭外，后各逃归。汪后更名万顷，转殿侍御史。开元二十三年，瑄、琇于东都候万顷，手刃之，系表于斧刃，言复仇之状，遂奔逃。行至汜水，为吏所得。时人皆矜琇等幼穉孝烈，能复父仇，多言合从矜恕。张九龄欲活之，裴曜卿、李林甫固言不可，玄宗以为然，顾谓九龄等曰：“复仇礼法所许，杀人亦格律具存。孝子之心，义不顾命；国家设法，焉得容此。杀人成复仇之志，赦之亏格律之道。然道路喧议，当须告示。”乃下诏曰：“张瑄兄弟同杀，推问款成，律有正条，俱合至死。近闻士庶颇有喧词，矜其为父报仇，或言本罪冤滥。但国家设法，事存久要，盖以济人，期于止杀。咎繇作士，法在必行；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。不能加以刑戮，肆诸市朝，宜付河南府告示。”瑄、琇既死，士庶痛之，为作哀诔，榜于衢路。市人敛钱于死处造义井，并葬于北邙，恐为万顷家人所发，作疑冢数所于其所。其为时人之所痛悼者如此。

## ● 卷六

### 友悌第十二

李勣既贵，其姊病，必亲为煮粥，火爇其须。姊曰：“仆妾幸多，何为自苦若是？”勣对曰：“岂无人耶顾姊年长，勣亦年老，虽（欲长）为姊煮粥，其可得乎？”

冯元常阖门孝友，天下无比。或居兄弟服制，昼则从事，夜则尽会礼堂，虽病亦各卧东西壁，一床而已，除服乃归私室。历官左右丞，多所厘革，朝无留事。高宗大渐，敕诸长史曰：“朕四体不好，百司奏事，可共元常平章以闻。”其委任如此。则天深忌之。及高宗崩，四方多说怪妄，以为祥瑞。嵩阳令樊文进瑞石，则天命示百寮。元常奏论其妖妄，不可诬罔士庶。则天甚不悦，出为陇州刺史，寻构害之。神龙初，诏旌其门为“忠臣门”。元常忠孝正直，冠绝古今，而神理福善，眇然无依，天下咸惜之。元常祖慈明，李密之乱，为贼所执。慈明乃潜使人奉表江都，论贼形势，密义而释之。慈明知天命有归，劝密归国，密不纳。贼帅翟让怒骂慈明，明曰：“天子使我剪除尔辈，不图为贼所执，合杀但杀，何烦骂也！”让大怒，乱斫而死。炀帝闻而伤之，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曰壮武公，拜二子为承务郎。

毕构，为益州长史，兼按察使，多所举正，风俗一变。玄

宗降玺书以慰之：“卿孤洁独行，有古人之风。自临蜀川，弊讹顿易。览卿前后执奏，何异破柱求奸。诸使之中，在卿为最。”乃赐以衣服。终于户部尚书。构性至孝，初丁继亲忧，其萧氏、卢氏两妹，皆在襁褓，亲乳之，乳为之出。及其亡也，二妹皆恸哭，绝者久之，言曰：“虽兄弟无三年之礼，吾荷鞠育，岂同常人。”遂三年服。朝野之人，莫不涕泗。构弟栩，任太府主簿，留司东都，闻构疾，星驰赴京，侍医药者累月。既而哀毁骨立，变服视事，逾年未尝言笑，深为朝野所重。

薛王业母早亡，为贤妃亲自鞠养。开元初，业迎贤妃归私第，以申供养。业同母妹淮阳、凉阳二公主亦早亡，业抚爱其子如己子。玄宗以业孝友，特加亲爱。尝疾，上亲为祈祷；及瘳，幸其第，置酒宴乐，更为初生之欢。因赋诗曰：“昔见漳滨卧，言将人事违。今逢庆诞日，犹谓学仙归。棠棣花重发，鸂鶒原鸟再飞。”其恩遇如此。

陆南金，博涉经史，言行修谨。开元初，太常少卿卢崇道犯赃，自岭南逃归，匿于南金家。俄为仇人所发，侍御史王旭按之。崇道词引南金，旭处以极法。南金弟赵璧请代兄死。南金执称弟实自诬，以身当死。兄弟争死，旭问其故，赵璧曰：“兄长有能干，家亡母未葬，小妹未嫁，自惟幼劣，生无所益，身自请死。”旭上其状。玄宗嘉而宥之。张说、陆象先等咸相钦重，累迁库部员外。南金祖士季，为隋王侗记室兼侍读。侗称制，授侍郎。王充将行篡夺，侗谓士季曰：“隋有天下三十余载，朝廷文武遂无忠烈乎？”士季对曰：“见危授命，臣之夙心。今请因其启事，便加手刃。”后事泄，充遂亭士季侍读。贞观初，为太学博士而卒。

## 举贤第十三

李大亮，隋末为贼所获，同辈余人皆死，贼帅张弼见而异之，独释与语，遂定交于幕下。大亮既贵，每怀张弼之恩。贞观末，张弼为将作丞，自匿不言。大亮过诸途而识之，持弼而泣，悉推家产以遗之，弼辞而不受。言于太宗曰：“臣有今日之荣贵，乃张弼之力也。乞回臣之官爵以复之。”太宗即以弼为中郎，俄迁代州都督。大亮性志忠谨，虽妻子不见情容，外若不能言而内刚烈。房玄龄每称曰：“李大亮忠贞文武，有大将节，比之周勃、王陵矣。”后收葬五宗之无后者三十余柩，送终之礼，莫不备具。所赐赏分遗亲戚，事兄嫂如父母焉。临终，叹曰：“吾闻礼：男子不死妇人之手。”于是命屏妇人，（言毕）而卒。家无余财，无珠玉以为含。亲戚孤遗，为大亮鞠养，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。天下叹伏之。

高祖以唐公举义于太原，李靖与卫文升为隋守长安，乃收皇族害之。及关中平，诛文升等，次及靖。靖言曰：“公定关中，唯复私仇；若为天下，未得杀靖。”乃赦之。及为岐州刺史，人或希旨，告其谋反。高祖命一御史按之，谓之曰：“李靖反，且实便可处分。”御史知其诬罔，与告事者行数驿，佯失告状，惊惧，鞭挞行典，乃祈求于告事者曰：“李靖反状分明，亲奉进旨，今失告状，幸救其命，更请状。”告事者乃疏状与御史，验与本状不同。即日还以闻。高祖大惊，御史具奏，靖不坐。御史失名氏，惜哉！

封德彝，在隋见重于杨素。素乃以从妹妻之。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宫，引德彝为土工监。宫成，文帝大怒，曰：“杨素竭

百姓之力，雕饰离宫，为吾结怨于天下。”素惶恐，虑得罪。德彝曰：“公勿忧，待皇后至，必有恩赏。”明日，果召素，良久方入对。独孤皇后劳之曰：“大用意，知吾夫妻年老，抚以娱心，盛饰此宫室，岂非孝顺。”赏赉甚厚。素退问德彝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至尊性俭，虽见而怒，然雅听后言。妇人唯丽是好，后心既悦，圣虑必移。所以知耳。”素叹曰：“揣摩之才，非吾所及也。”素时勋略在位，下唯激赏德彝，无其床曰：“封郎后时，必据吾座。”后素南征，泊海曲。素夜召之，德彝落海，人救而免，乃易衣见素。深加嗟赏，亟荐用焉。

薛收，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，聪明博学。秦府初开，为记室参军。未几卒，太宗深追悼之，后谓房玄龄曰：“薛收不幸短命，若在，以中书令处之。”

魏征、王珪、韦挺俱事隐太子，时或称东宫有异图，高祖不欲彰其事，将黜免宫寮以解之。流挺、珪于隼州，征但免官。而征言于裴寂、封德彝曰：“征与韦挺、王珪，并承东宫恩遇，俱以被责退。今挺、珪得罪，而征独留，何也？”寂等曰：“此由在上，寂等不知。”征曰：“古人云，成王欲杀召公，周公岂得不知？”无何，挺等征还。

马周，少落拓不为州里所敬，补州助教，颇不亲事。刺史达奚恕杖之，乃拂衣去曹州，为浚仪令崔贤育所辱，遂感激，西之长安，止于将军常何家。贞观初，太宗命文武百官陈时政利害，何以武吏不涉学，乃委周草状。周备陈损益四十余条，何见之，惊曰：“条目何多也不敢以闻。”周曰：“将军蒙国厚恩，亲承圣旨，所陈利害，已形翰墨，业不可止也。将军即不闻，其可得耶！”何遂以闻。太宗大骇，召问何，遽召周，与语甚奇之。直门下省，宠冠卿相，累迁中书令。周所陈事：

六街设鼓以代传呼，飞驿以达警急，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，即其条也。太宗有事辽海，诏周辅皇太子，留定州监国。及凯旋，高宗遣所留贵嫔承恩宠者，迓于行在。太宗喜悦问高宗，高宗曰：“马周教臣耳。”太宗笑曰：“山东辄窥我。”锡赉甚厚。及薨，太宗为之恻，每思之甚，将假道术以求见，其恩遇如此。初，周以布衣直门下省，太宗就命监察里行，俄拜监察御史。“里行”之名，自周始也。

岑文本，初仕萧铣，江陵平，授秘书郎，直中书校省。李靖骤称其才，擢拜中书舍人，渐蒙恩遇。时颜师古谄练故事，长于文诰。时无逮，冀复用之。太宗曰：“我自举一人，公勿复也。”乃以文本为中书侍郎，专与枢密。及迁中书令，归家有忧色。其母怪而问之，文本对曰：“非勋非旧，滥登宠荣，位高责重，古人所戒，所以忧耳！”有来贺者，辄曰：“今日也，受吊不受贺。”辽东之役，凡所支度，一以委之，神用顿竭。太宗忧之曰：“文本与我同行，恐不与我同反。”俄病卒矣。

太宗尝问侍臣曰：“朕子弟孰贤？”魏征对曰：“臣愚，不能尽知，唯霍王元轨数与臣言，臣未尝不自失。”太宗曰：“卿以为前代谁比？”征曰：“经学文雅，亦汉之宣、平；至如孝行，古之曾、闵也。”由是宠遇弥厚，令聘征女为妃。

元轨，高祖子也，高祖崩，毁瘠过礼，恒衣布衣，示有终身之戚。尝使国令征赋，令曰：“请依诸王国赋贸易取利。”元轨曰：“汝为国令，当正吾失，反说吾以利也。”令惭而退。则天时，越王贞举兵。元轨随例配流，行至陈仓，死于槛中，天下冤痛之。

岑文本，太宗顾问曰：“梁陈名臣，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引进否？”文本对曰：“顷日隋师入陈，百司奔散，莫有留者，

唯袁宪独坐在后主之傍。王充将受禅，群寮劝进，宪子承家托疾，独不署名。此之父子，足称忠烈。承家弟承序，清贞雅操，实继兄风。”乃由是召拜晋王友记。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吏部尚书。

随弘智，事父以孝闻，学通《三礼》、《汉》、《史》。武（德中）为詹事府主簿，与诸司同修六代史。又同令狐德棻、袁朗等修《艺文类聚》。事兄弘安，同于事父，凡所动止，咨而后行。累迁黄门侍郎。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《孝经》，召宰臣已下听之。弘智演畅微言，略陈五孝，诸儒难问相继，酬应如响。高宗怡然曰：“朕颇耽坟籍，至于《孝经》，偏所留意。然孝之为德，弘益实深，故云‘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。’是知《孝经》之益为大也。”顾谓弘智曰：“宜略陈此经切要者，以辅不逮。”弘智对曰：“昔者，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。微臣愿以此言奉献。”高宗大悦，赐彩二百疋，迁国子祭酒，《文集》二十卷，行于代。

季逊为贝州刺史，甘露遍于庭中树。其邑人曰：“美政所致，请以闻。”逊谦退，寝其事。历官十七政，俸禄先兄弟嫂侄，谓其子曰：“吾厚尔曹以衣食，不如厚之以仁义，勿辞敝也。”天下莫不嗟尚。

姚崇初不悦学，年逾弱冠，常过所亲，见《修文殿御览》，阅之，喜，遂耽玩坟史，以文华著名。历牧常、扬，吏并建碑纪德。再秉衡轴，天下钦其公直。外甥任奕、任异，少孤，养在崇家，乃与之立家产，谓之曰：“汝，吾无间然矣，惜殊宗而代疏矣。”命与其子同名，冀无别也。时人多之。

张楚金，年十七，与兄越石同以茂才应举。所司以兄弟不可两收，将罢越石。楚金辞曰：“以顺则越石长，以才则楚金不如，请某退。”时李绩为州牧，叹曰：“贡才本求才行，相

推如此，可双举也。”令两人同赴上京，俱擢弟，迁刑部尚书。后为周兴构陷，将刑，仰天叹曰：“皇天后土，岂不察忠臣乎奈何以无辜获罪！”因泣下。市人为之歔歔，须臾阴云四塞，若有所感。旋降敕免刑，宣未讫，天开朗，庆云纷郁。时人感其忠正孝悌之报。

狄仁杰为儿童时，门人被害者，县吏就诘之。众咸移对，仁杰坚坐读书。吏责之，仁杰曰：“黄卷之中，圣贤备在，犹未对接，何暇偶俗人而见耶！”以资授汴州判佐，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，仁杰为吏人诬告，立本惊谢曰：“仲尼云：‘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’足下可谓海曲明珠，东南遗宝。”特荐为并州法曹。其亲在河阳别业，仁杰赴任，于并州登太行，南望白云孤飞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亲所居，近此云下。”悲泣伫立，久之，候云移乃行。

高智周与郝处俊、来济、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家。仲览，宣城人，而家于京都，破产以奉四子。尝因夜卧，各言其志。处俊曰：“愿秉枢轴一日足矣。”智周及济愿亦然。处约于被中遽起曰：“大丈夫枢轴不可冀，愿为通事舍人，殿庭周旋吐纳足矣。”仲览尝引相者观济等，相者曰：“四人皆贵极人臣，而石不及见矣。然来早贵，所惜末途屯蹶。（余达）而最寿者。夫速登者易颠，徐进者少患，天之道也。”顾谓仲览曰：“公因四人而达。”后各从宦州县，及济领吏部，处约以瀛州判佐参选，引注之次，济遽索笔曰：“如志！如志！”注通事舍人。注毕，下阶叙平生，亦一时之美。智周后为费令，与佐官均分俸禄，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。仲览，贞观末授兵部郎中，遂卒。而济等乃贵，咸如相所言。

魏元忠为二张所构，左授高要尉。王峻密状以申明之。宋璟时为凤阁舍人，谓峻曰：“魏公且全已尔，今子冒其威严而

理之，坐见子狼狈也。” 峻曰：“魏公忠而获罪，峻为义所激，必颠沛无恨。” 璟叹曰：“璟不能申魏公之枉，深负朝廷矣。”

裴景升为尉氏尉，以无异效，不居最课。考满，刺史皇甫亮曰：“裴尉苦节若是，岂可使无上考，选司何以甄录也俗号考终为‘送路考’，省校无一成者。然敢竭愚思，仰申请德，当冀中也。” 为之词曰：“考秩已终，言归有日。千里无代步之马，三月乏聚粮之资。食唯半菽，室如悬磬。苦心清节，从此可知。不旌此人，无以激动。” 时人咸称亮之推贤。景升之考，省知左最，官至青刺。

李福业为侍御史，与桓、敬等匡复皇室。及桓、敬败，福业放于番禺，（匿志）州参军敬元礼家，吏搜获之。与元礼俱死。福业将就刑，谢元礼曰：“子有老亲，为福业所累，愧其深矣。” 元礼曰：“明公穷而归我，我得已乎今贻亲以非疾之忧，深所痛切。” 见者伤之。

尹思贞为青州刺史，勉百姓农桑，吞有四登者。巡察使路敬潜屈于境，部人以原蚕茧书旌。敬潜叹曰：“非善政所致，孰能至此？” 遂以闻，玺书旌赏。或问思贞曰：“公敏行者，往与李承嘉忿竞，何几若斯？” 思贞曰：“（不能）言者，时或有言。承嘉恃权相侮，仆义不受，然不知言之从何而至矣！”

张柬之，进士擢第，为清源丞，年且七十余。永昌初，勉复应制策。试毕，有传柬之考入下课者，柬之叹曰：“余之命也。” 乃委归襄阳。时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，自下第升甲科，为天下第一，擢第，拜监察，累迁荆州长史。长安中，则天问狄仁杰曰：“朕要一好汉使，有乎？” 仁杰对曰：“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，则今之宰臣李峤、苏味道，亦足为之使矣。岂非文士龌龊，思大才用之，以成天下之务者乎？” 则天悦曰：“此朕心也。” 仁杰曰：“荆州长史张柬之，其人虽老，真宰

相材也。且久不遇，若用之，必尽于国家。”则天乃召以为洛州司马。他日，又求贤。仁杰曰：“臣前言张柬之，尚未用也。”则天曰：“已迁之矣。”仁杰曰：“臣荐之，请为相也，今为洛州司马，非用之也。”乃迁秋官侍郎。及姚崇将赴灵武，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，姚崇曰：“张柬之沉厚有谋，能断大事，且其人年老，陛下急用之。”登时召见，以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年已八十矣。与桓彦范、敬晖、袁恕己、崔玄晖等，诛讨二张，兴复社稷，忠冠千古，功格皇天云。

张沛为同州刺史，任正名为录事参军，刘幽求为朝邑尉。沛奴下诸寮，独呼二人为刘大、任大，若平常交。玄宗诛韦庶人，沛兄涉为殿中监，伏法，并及沛。沛将出就刑，正名时在假内，闻之遽出，止沛曰：“朝廷初有大艰，同州京之左辅，奈何单使一至，便害州将，请以死守之。”于是覆奏，而理沛于狱，曰：“正名若死，使君可忧，不然无虑也。”时幽求方立元勋，居中用事，遂免沛于难。

刘幽求既翊戴睿宗，后为中书令崔湜所构，放于番禺。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贞杀之。时王唆为桂州都督，知利贞希时宰意，留幽求于桂州。利贞屡移牒索之，唆终不遣。湜又切逼唆遣幽求，唆报曰：“刘幽求有社稷大功，穷投于荒裔，无当死之罪，奈何坐观夷灭耶！”幽求惧不全，谓唆曰：“吾忤大臣而见保，恐势不可全，徒仰累耳。”唆曰：“足下所犯，非辜明也。唆如获罪，放于沧海，亦无所恨。”竟不遣，俄而湜诛，幽求复登用也。

韩琬，少负才华，长安中，为高邮主簿，使于都场，以州县徒劳，率然题壁曰：“筋力尽于高邮，容色衰于主簿，岂言之缺，而友朋之过欤景龙中，自亳州司户应制，集于京，吏部员外薛钦绪考琬，策入高等，谓琬曰：‘今日非朋友之过欤’

‘昔尝与魏知古、崔璩、卢藏用听《涅槃经》于大云寺，会食，之旧舍，偶见题壁。诸公曰：‘此高邮主簿叹后时耶’顾问主人，方知足下，即未有含蓄意，祈以相汲，今日方申。”琬谢之曰：“士感知己，岂期十年之外，见君子之深心乎？”

张嘉贞落魄有大志，亦不自异，亦不下人。自平乡尉免归乡里，布衣环堵之中，萧然自得。时人莫之知也。张循宪以御史出，还次蒲州驿。循宪方复命，使务有不决者，意颇病之，问驿吏曰：“此有好客乎？”驿吏白以嘉贞，循宪召与相见，咨以其事积时疑滞者，嘉贞随机应之，莫不豁然。及命表，又出意外。他日，则天以问循宪，具以实对，因请以己官让之。则天曰：“卿能举贤，美矣。朕岂可无一官自进贤耶！”乃召见内殿，隔帘与语。嘉贞仪貌甚伟，神彩俊杰，则天甚异之。因奏曰：“臣生于草莱，目不睹阙廷之事。陛下过听，引至天庭，此万代之奇遇。然咫尺之间，若披云雾，臣恐君臣之道，有所未尽。”则天曰：“善。”遽命卷帘。翌日，拜监察御史。开元初，拜中书舍人，迁并州长史、天平军节度使。有告其反者，鞠之无状。玄宗将罪告事者，嘉贞谏曰：“准法：告事不实，虽有反坐，此则不然。天下无虞，重兵利器，皆委边将。若告事者一不当，随而罪之，臣恐握兵者生心，为他日之患。且臣备陛下腹心，不宜为臣以绝言事之路。”玄宗大悦，许以衡轴处之。嘉贞因曰：“臣闻时难得而易失，及其过也，虽贤圣不能为时。昔马周起徒步谒圣主，血气方盛。太宗用之尽其才，才五十而终。向用稍晚，则无及已。今臣幸少壮，陛下不以臣不肖，雅宜及时用之。他日衰老，何能为也！”玄宗曰：“卿第往太原，行当召卿。”卒用之为相。在职尚简易，善疏决，论者称之。

姜皎荐源乾（曜，玄）宗见之，骤拜为相，谓左右曰：“

此人仪形庄肃，似萧至忠，朕故用之。”左右对曰：“至忠以犯逆死，陛下何故比之？”玄宗曰：“我为社稷计，所以诛之。然其人信美才也。”至忠尝与友人期街中，俄而雪下，人或止之。至忠曰：“焉有与人期，畏雪不去。”遂命驾径往，立于雪中，深尺余，期者方至。及登廊庙，居乱后邪臣之间，不失其正。出为晋州刺史，甚有异绩，晚徒失职，为太平公主所引，与之图事，以及于祸害。

玄宗谓宰臣曰：“从工部侍郎有得中书侍郎者否？”对曰：“任贤用能，非臣等所及。”上曰：“苏颋可除中书侍郎，仍令移入政事院，便供政事食。”明日，加知制诰。有政事食，自颋始也。及入谢，固辞。上曰：“朕常欲用卿，每有一好官缺，即望诸宰臣论及，此皆卿之故人，遂无荐者，朕尝为卿叹息。中书侍郎，朕极重惜。自陆象先改后，朕每思无出卿者。”俄而，弟诜为给事中，颋上表陈让。上曰：“古来有内举不避亲者乎？”颋曰：“晋大夫祈奚是也。”上曰：“若然，朕自用苏诜，何得屡言近日即父子犹同中书，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。”他日，谓颋曰：“前朝有李峤、苏味道，时谓之苏李。朕今有卿及李义，亦不谢之。卿所制文诰，朕自识之。自今已后，进书皆须别录一本，云臣某撰，朕便留篋中也。”至今为故事。

## ● 卷七

### 识量第十四

大理卿孙伏伽，自万年县法曹上书论事，擢侍书御史，即御史中丞也。虽承内旨，而制命未下。伏伽自朝还家而卧，不见颜色。斯须侍御史已下造门，子孙惊（喜以）报，伏伽徐起以见之。时人方之顾雍。伏伽与张玄素，隋末俱为尚书令史，既官达后，伏伽谈论之际，了不讳之。太宗尝问玄素，玄素以实对，既出，神彩沮丧，如有所失。众咸推伏伽之弘量。

高丽莫离支盖苏文贡白金，褚遂良进曰：“莫离支弑其君，陛下以之兴兵，将吊伐，为辽东之人报主之耻。古者讨弑君之贼，不受其赂。昔宋督遗鲁君以郕鼎，桓公受之于太庙，臧哀伯谏以为不可。《春秋》书之，百王所法。受不臣之筐篚，纳弑逆之朝贡，不以为愆，何以示后。臣谓莫离支所献不宜受。”太宗从之。

王方庆为凤阁侍郎知政事，患风俗偷薄，人多苟且，乃奏曰：“准令式：齐縗、大功未葬，并不得朝会。仍终丧，不得参燕乐。比来朝官不依礼法，身有哀惨，陪厕朝贺，手舞足蹈，公违宪章。名教既亏，实玷皇化。请申明程式，更令禁止。”则天从之。方庆，周司空褒之曾孙，博通群书，所著论凡二百余卷，尤精《三礼》，好事者多访之，每所酬答，咸有典据，

时人编次之，名曰《礼杂问》。聚书甚多，不减秘阁。至于图画，亦多异本。子骏，工札翰，善琴棋，少聪悟而性严整，历殿中侍御史。

徐有功，为秋官郎中、司刑少卿，历居法官，数折大狱，持平守正，不以生死易节，全活者数千百家。有鹿城主簿潘好礼者，慕其为人，乃著论称有功断贤于张释之，其略曰：“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人；有功之断狱，亦天下无冤人。然释之所行甚易，徐公所行甚难。难易之间，优劣可知矣！”君子以为知言。

狄仁杰为内史，则天谓之曰：“卿在汝南，甚有善政，欲知谮卿者乎？”仁杰谢曰：“陛下以臣为过，臣当改之。陛下明臣，臣之幸也。若臣不知谮者，并为友善，臣请不知。”则天深加叹异。

张文瓘为侍中，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，请减其料。文瓘曰：“此食，天子所以重枢机，待贤才也。若不任其职，当自陈乞，以避贤路，不宜减削公膳，以邀虚名。国家所贵，不在此。苟有益于公道，斯不为多也。”初为大理卿，旬日决遣疑狱四百余条，无一人称屈。文瓘尝卧疾，系囚设斋以祷焉，乃迁侍中，诸囚一时恸哭。其得人心如此。四子，潜、沛、洽、涉，皆至三品，时人呼为“万石张家”。咸以为福善之应也。

房光庭任侠不拘小节。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，光庭匿之。既露，御史陆遗逼之急，光庭惧，乃见执政。执政诘之曰：“公郎官，何为匿此人为？”光庭曰：“光庭与薛昭有旧，途穷而归光庭。且其所犯非大故，光庭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，居庙堂者，复何以见待？”执政义之，出为磁州刺史。

神龙初，将合祔则天于乾陵。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谏曰：“

汉时诸陵，皇后多不合葬。魏晋已来，始有合葬。伏愿依汉朝之故事，改魏晋之颓纲，于乾陵之旁，更择吉地。”疏奏不纳，有识之士咸是之。

开元初，玄宗诏太子宾客元行冲修魏征撰次《礼记疏》，拟行之于国学，及成，奏上之，中书令张说奏曰：“今上《礼记》，是戴圣所编，历代传习，已向千载，著为经教，不可刊削。至魏，孙炎始改旧本，以类相比，有同钞书，先儒所非，竟不行用。贞观中，魏征因炎旧书，更加厘正，兼为之注。先朝虽加赐赉，其书亦竟不行。今行冲勒成一家，然与先儒义乖，章句隔绝。若欲行用，窃恐未可。”诏从之，留其书于内府，竟不颁下。时议以为：说之通识，过于魏征。

玄宗尝赐握兵都将郭知运等四人天军节度，太原尹王皎独不受，上表曰：“臣事君，犹子事父。在三之义，宁有等差。岂有经侍宫闱多臣子敢当恩赐？”以死自誓，固辞不受，优诏许之。

张说拜集贤学士，于院厅宴会，举酒，说推让不肯先饮，谓诸学士曰：“学士之礼，以道义相高，不以官班为前后。说闻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。时长孙太尉以元勇之尊，不肯先饮，其守九品官者，亦不许在后，乃取十九杯，一时举饮。长安中，说修《三教珠英》，当时学士亦高卑悬隔，至于行立前后，不以品秩为限也。”遂命数杯，一时同饮，时议深赏之。

李适之性简率，不务苛细，人吏便之。雅好宾客，饮酒一斗不乱，延接宾朋，昼决公务，庭无留事。及为左相，每事不让李林甫。林甫憾之，密奏其“好酒，颇妨政事”。玄宗惑焉，除太子少保。适之遽命亲故欢会，赋诗曰：“避贤初罢相，乐圣且衔杯，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。”举朝伏其度量。适之在门下也，性疏而不忌。林甫尝卖之曰：“华山之下，有金矿

焉，采之可以富国。上未之知耳。”适之心善其言，他日款曲奏之，玄宗大悦。顾问林甫，对曰：“臣知之久矣。华山，陛下本命，王气所在，不可发掘。故臣不敢言。”适之由是渐见疏退。林甫阴构陷之，贬于袁州，遣御史罗爽就州处置。适之闻命排马牒到，仰药而死。子霄，亦见害。

牛仙客为凉州都督，节财省费，军储所积万计。崔希逸代之，具以闻。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，有实。玄宗大悦，将拜为尚书。张九龄谏曰：“不可，尚书，古之纳言，有唐以来，多用旧相居之。不然，历践内外清贵之地，妙行德望者充之。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，拔升清流，齿班常伯，此官邪也。又欲封之，良为不可。汉法：非有功不封。唐尊汉法，太宗之制也。边将积谷帛，缮兵器，盖将帅之常务。陛下念其勤劳，赏之金帛可也，尤不可列地封之。”玄宗怒曰：“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，如卿岂有门籍。”九龄顿首曰：“荒陬贱类，陛下过听，以文学用臣。仙客起自胥吏，目不知书。韩信，淮阴一壮士耳，羞与绛、灌同列。陛下必用仙客，臣亦耻之。”玄宗不悦。翌日，李林甫奏：“仙客，宰相材，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，拘于古义，失于大体。”玄宗大悦，遂擢仙客为相。先是，张守珪累有战功，玄宗将授之以宰相。九龄谏曰：“不可。宰相者，代天理物，有其人而后授，不可以赏功。若开此路，恐生人心。《传》曰：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官滥爵轻，不可理也。若赏功臣，即有故事。”玄宗乃止。九龄（由是）获谴。自后朝士怨九龄之纳忠见斥，咸持禄养恩，无敢庭议失。

## 容恕第十五

崔善为，明天文历算，晓达时务，为尚书左丞。令史恶其明察，乃为谤书曰：“崔子曲如钩，随时待封侯。”高宗谓之曰：“浇薄之后，人多丑政。昔北齐奸吏，歌斛律明月，高纬暗主，遂灭其家。朕虽不明，幸免斯事。”乃构流言者罪之。

李靖征突厥，征颉利可汗，拓境至于大漠。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闻：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往者国家草创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称臣于突厥，未尝不痛心疾首，志灭匈奴。今暂劳偏师。无往不捷，单于稽首，耻其雪乎！”群臣皆呼“万岁”。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，劾靖军无纪纲，突厥宝货，乱兵所分。太宗舍而不问。及靖凯旋，进见谢罪，太宗曰：“隋将史万岁破突厥，有功不赏，以罪致戮。朕则不然，当舍公之罪，录公之勋也。”

契苾何力，铁勒酋长也。太宗征辽，以为前军总管。军次白雀城，被槊中腰，疮重疾甚。太宗亲为傅药，及城破，敕求得伤何力者，付何力令自杀之。何力奏曰：“犬马犹为主，况于人乎彼为其主致命，冒白刃而刺臣者，是义勇士也。不相识，岂是冤仇？”遂舍之。

裴玄本好谐谑，为户部郎中。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，省郎将问疾，玄本戏曰：“仆射病可，须问之；既甚矣，何须问也？”有泄其言者。既而随例候玄龄，玄龄笑曰：“裴郎中来，玄龄不死矣。”

刘童为御史，东都留台，时兰萼为留守，辄役数百人修宫内。刘童为盛夏不宜擅役工力，萼拒之曰：“别奉进旨。”童

奏之，诏决暮二十下，谪岭南。童后因他事，左授临朐令。时有敕令上佐县令送租，暮已为司农卿，知出纳。暮雅知童清介，不以曩事嫌恶，乃召仓吏谓之曰：“刘侍御顷在宪司，革非慝违，今亲自送租，固无瑕玷。数州行纳，与刘侍御同行，亦必无欠折。”一切令受纳，更无所问。时人赏暮忠恕。（刘名灵童）

苏良嗣为洛州长史，坐妻犯赃，左迁冀州刺史。及事释，妻妹诣良嗣，初无恨色，谓之曰：“牧守迁转出入是常，不闻有所累也。”后为荊州长史，高宗使中官缘江采异竹，植于苑内。中官科船载行，所在纵暴。还过荊州，良嗣因之上疏切谏。高宗谓则天曰：“吾约束不严整，果为良嗣所怪乎！”诏慰谕，便令弃竹于江中。荊州旧有河东寺，后梁萧詧为其兄河东王所造，良嗣见而惊曰：“此在江汉之间，与河东有何关涉？”遂奏改之。良嗣寡学，深为人所笑。

卢承庆为吏部尚书，总章初，校内外官考。有一官督运，遭风失米，承庆为之考曰：“临运损粮，考中下。”其人容止自若，无一言而退。承庆重其雅量，改注曰：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”既无喜容，亦无愧词。又改曰：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众推承庆之弘恕。

皇甫文备与徐有功同案制狱，诬有功党逆人，奏成其罪。后文备为人所告，有功讯之在宽。或谓有功曰：“彼曩将陷公于死，今公反欲出之，何也？”有功曰：“尔所言者，私忿；我所守者，公法。安得以私害公乎？”

娄师德，弱冠进士擢第。上元初，吐蕃强盛，诏募猛士以讨之，师德以监察御史应募。高宗大悦，授朝散大夫，专总边任。前后四十余年，恭勤接下，孜孜不怠，而朴忠沉厚，心无适莫。狄仁杰入相也，师德密荐之。及为同列，颇轻师德，频

挤之外使。师德知之而不憾。则天觉之，问仁杰曰：“师德贤乎？”对曰：“为将谨守，贤则臣不知。”又问：“师德知人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尝同官，未闻其知人。”则天曰：“朕之用卿，师德实荐也，亦可谓知人矣。”仁杰大惭而退，叹曰：“娄公盛德，我为其所容，莫窥其际也。”当危乱之朝，屠灭者接踵，而师德以功名终始，识者多之。初，师德在庙堂，其弟某以资高拜代州都督，将行，谓之曰：“吾少不才，位居宰相，汝今又得州牧，叨据过分，人所嫉也。将何以终之？”弟对曰：“自今虽有唾某面者，亦不敢言，但自拭之，庶不为兄之忧也。”师德曰：“此适为我忧也。夫前人唾者，发于怒也。汝今拭之，是逆前人怒也。唾不拭将自干，何如笑而受之？”弟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师德与人不竞，皆此类也。

杨再思为玄武尉，使于京，舍于客院。盗者窃其囊袋，邂逅遇之，盗者谢罪。再思曰：“足下有遗行，勿复声，恐傍人害足下。但留公文，余（并仰）遗。”不形颜色。时人莫测其量。累官至纳言。则天朝，旱涝，辄闭坊市南门以禳之。再思晨入朝，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，峻而又滑，驭者遽叱牛不前，乃骂曰：“一群痴宰相，不能和得阴阳，而闭坊门，遣我汇行，如此辛苦。”再思徐谓之曰：“你牛亦自弱，不得嗔他宰相。”

陆象先为蒲州刺史，有小吏犯罪，但慰勉而遣之。录事曰：“此例皆合与杖。”象先曰：“人情相去不远，此岂不解吾意。若论必须行杖，当自汝始。”录事惭惧而退。常谓人曰：“天下本自无事，只是愚人扰之，始为烦耳。但静其源，何忧不简？”前后历典数州，其政如一，人吏咸思之。

端午日，玄宗赐宰臣钟乳。宋璟既拜赐，而命医人炼之。医请将归家炼，子弟谏曰：“此乳珍异，他者不如，今付之归，恐招欺换。”璟诫之曰：“自隐尔心然，疑他心耶仗信示诚，

犹恐不至，矧有猜责，岂可得乎？”

### 知微第十六

隋吏部侍郎高构，典选铨综，至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愕然正视良久，降价抗礼，延入内斋共食，谓之曰：“二贤当兴王佐命，位极人臣。杜年稍减于房耳。愿以子孙为托。”因谓裴矩曰：“仆阅人多矣，未见此贤。”嗟仰不已。贞观初，如晦终右仆射，玄龄至司空，咸如构言。

房玄龄与杜如晦友善，慨然有匡主济时之志。开皇中，随父彦谦至长安。时天下宴安，论者以为国祚无疆。玄龄密告彦谦曰：“隋帝盗有天下，不为后嗣长计，混淆嫡庶，使相倾夺。今虽清平，其亡可翘足而待。”彦谦惊止之，因谓友人李少适曰：“主上性多忌刻，不纳谏争。太子卑弱，诸王擅威。唯行苛酷之政，不弘远之大略。今虽少安，吾忧其危乱矣。”少适以为不然。大业之季，其言皆验。及义师济河，玄龄杖策谒于军门，太宗以为谋生，每叹曰：“昔光武云：‘自吾得邓禹，人益亲。’寡人有玄龄，亦犹禹也。”佐平天下，及终相位，凡三十二年，号为贤相，然无迹可寻。为唐宗臣，宜哉！

李靖既平突厥，倾其种落，言于太宗曰：“陛下五十年后，当忧北边。”至高宗末，突厥果为患。突厥初平，温彦博议迁其人于朔方，以实空虚之地。魏征以为不可，曰：“夷不乱华，非长久之计。”开元中，六胡果叛，咸如征言。

李勣，少与乡人翟让聚众为盗，以李密为主，言于密曰：“天下大乱，本为饥苦。若得黎阳一仓，大事济矣。”遂袭取之。时在饥饿，就仓者数十万人。魏征、高季辅、杜正伦、郭

孝恪皆客游，勣一见便加礼敬，引之卧内，谈谑无倦。及平武牢，获戴胄，亟推荐，咸至大官。时称勣有知人之鉴。

侯君集得幸于太宗，命李靖教其兵法。既而奏曰：“李靖将反，至隐微之际，辄不以示臣。”太宗以让靖，靖对曰：“此君集反耳。今中夏义安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安制四夷矣。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，是将有异志焉！”时靖为左仆射，君集为兵部尚书，俱自朝还省。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，靖谓人曰：“君集意不在人，必将反矣。”至十七年四月，大理囚纥干承基告太子承乾、汉王元昌与侯君集反。太宗大惊，亟命召之，以出期不鞠问，且将赏其死。群臣固争，遽请斩之，以明大法。谓之曰：“与公长诀矣！”遂歔歔下泣。君集亦自投于地，遂戮于四达之衢。君集谓监者曰：“君集岂反者乎？”蹉跌至此。昔自潘邸早承羁绁，击灭二虏，颇有微功。为言于陛下，乞令一子以主禋祀。”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为庶人，流之岭南。

马周，雅善敷奏，动无不中。岑文本谓人曰：“吾观马周论事多矣，援引事类，扬摧古今，举要删芜，言辩而理切。奇锋高论，往往间出，听之靡靡，令人忘倦。然鸢肩火色腾上，必速死，恐不能久矣。”无何而卒，如文本言。

秦叔宝，属隋将来护儿帐内，宝母死，护儿遣使吊之。军吏咸怪曰：“士卒遭丧多矣，将军未尝降问，吊叔宝何也？”护儿曰：“此人勇有志节，吾岂以卑贱处之。”叔宝后事李密，密收入王充。程咬金谓叔宝曰：“充好为咒誓，乃师老嫗耳，岂是拨乱主乎？”后充拒王师，二人统兵战，马上揖充而降。太宗甚重之，功名克成，死于牖下，皆万人敌也。

太宗破高丽于安市城东南，斩首二万余级，降者二万余人，俘获牛马十万余匹。因名所幸山为“驻蹕山”。许敬宗为文刻石纪功焉。中书舍人敬播曰：“圣人与天地合德，山名驻蹕，

此盖天意銮舆不复更东矣。”自七月攻安市，城拔，乃班师焉。

魏王泰有宠于太宗，所给月料逾于太子。褚遂良谏曰：“圣人制礼，尊嫡卑庶。故立嫡以长，谓之储君，其所承也，重矣。俾用物不计，与王者共之。庶子虽贤，不是正嫡。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渐，除祸乱之源。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，陛下非所以爱子也。”文多不尽载，太宗纳之。

李义府，侨居于蜀，袁天罡见而奇之，曰：“此郎君贵极人臣，但寿不长耳。”因请舍之，托其子曰：“此子七品相，愿公提挈之。”义府许诺，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：“五十二外，非所知也。”安抚使李大亮、侍中刘洎等连荐之，召见，试令咏鸟，立成，其诗曰：“日里飏朝彩，琴中半夜啼。上林许多树，不借一枝栖。”太宗深赏之，曰：“我将全树借汝，岂惟一枝。”自门下典仪，超拜监察御史，其后位寿，咸如天纲之言。

李嗣贞，尝与朝列同过太清观，道士刘概辅俨为设乐。嗣贞曰：“此乐宫商不和，君臣相阻之征也。角徵失次，父子不和之兆也。杀声既多，哀调又苦，若国家无事，太子受其咎矣。”居数月，章怀太子果为则天所构，废为庶人，死于巴州。刘概辅俨奏其事，自始平令，擢为太常丞也。

魏元忠，本名贞宰，仪凤中以封事召见。高宗与语，无所屈挠，慰喻遣之。忠不舞蹈而出，高宗目送之，谓中书令薛元超曰：“此书生虽未解朝庭礼仪，名以定体，真宰相也。”则天时为酷吏罗织下狱，有诏出之，小吏先闻以告。元忠惊喜，问：“汝名何？”曰：“元忠。”乃改名为元忠也。

裴行俭，少聪敏多艺，立功边陲，克凶丑。及为吏部侍郎，赏拔苏味道、王勣，曰：“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。”勣，勃之兄也。时李敬玄盛称王勃、杨炯等四人，以示行俭，曰：

“士之致远，先器识而后文艺也。勃等虽有才名，而浮躁浅露，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，应至令长，并鲜克令终。”卒如其言。

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国，因内宴，见张易之兄弟恃宠，无人臣礼，数奏抑之。则天不悦，谓及善曰：“卿既无事，更有游宴。但检校阁中，不须去也。”及善因请假月余，则天不之问。及善叹曰：“岂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见乎事可知矣。”乃乞骸骨。

李迥秀任考功员外，知贡举。有进士姓崔者，文章非佳，迥秀览之良久，谓之曰：“第一：清凉崔郎，仪貌不恶，须眉如戟，精彩甚高，出身处可量，岂必要须进士？”再三慰谕而遣之，闻者大噱焉。

玄宗东封回，右丞相张说奏言：“吐蕃丑逆，诚负万诛，然国家久事征讨，实亦劳心。今甘、凉、河、鄯，征发不息，已数十年于兹矣。虽有克捷，亦有败军，此诚安危之时也。闻其悔过请和，惟陛下许其稽颡，以息边境，则苍生幸甚。”玄宗曰：“待与王君奂筹之。”说出，谓源乾曜曰：“君奂勇而无谋，好兵以求相。两国和好，何以为功彼若入朝，则吾计不行矣。”竟如其言。说惧君奂黜兵，终致倾覆。时隗州获斗羊，因上《斗羊表》以讽焉。玄宗不纳。至十五年九月，吐蕃果犯瓜州，杀刺史田元献，并害君奂父，大杀掠男女，取军资仓粮而去。君奂驰赴肃州以袭之，还至甘州巩笔驿，为吐蕃所击，师徒大败，君奂死之，咸如说言。

## ● 卷八

## 聪敏第十七

贞观中，有雄雉集于东宫明德殿，太宗问群臣曰：“是何祥也。”褚遂良对曰：“昔秦文公时，有童子化为雉，雌者鸣于陈仓，雄者鸣于南阳，童子言曰：‘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’文公以为宝鸡祀。汉光武膺得雄之祥，遂起南阳而有四海。陛下旧封秦王，故雄雉见于秦地，所以彰明德也。”太宗悦曰：“立身之道，不可无学。遂良博识，深可重也。”

秦府仓曹李守素尤谄氏族，时人号为“肉谱”。虞世南语人曰：“昔任彦升善译经籍，称为‘五经笥’，今宜改仓曹为‘人物志’。”

太宗尝出行，有司请载书以从。太宗曰：“不须，虞世南在，此行秘书也。”南为秘书监，于省后堂集群书中奥义，皆应用者，号《北堂书钞》。今此堂犹存，其书盛行于代。

卢庄道，年十三，造于父友高士廉，以故人子引坐。会有献书者，庄道窃窥之，请士廉曰：“此文庄道所作。”士廉甚怪之，曰：“后生何轻薄之行！”庄道请讽之，果通。复请倒讽，又通。士廉请叙良久，庄道谢曰：“此文实非庄道所作，向窥记之耳。”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牒试之，一览倒讽，并呈己作文章。士廉具以闻，太宗召见，策试，擢第十六，授河池尉。

满，复制举，擢甲科。召见，太宗识之曰：“此是朕聪明小儿耶！”授长安尉。太宗将录囚徒，京宰以庄道幼年，惧不举，欲以他尉代之。庄道不从，但闲瑕不之省也。时系囚四百余人，令丞深以为惧。翌日，太宗召囚，庄道乃徐状以进，引诸囚入。庄道评其轻重，留系月日，应对如神。太宗惊异，即日拜监察御史。

冯智戴，高州首领盎之子。贞观初，奉盎并入朝。太宗闻其善兵法，试指山际云以问之曰：“其下有贼，今日可击否？”对曰：“可击。”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云形似树，日辰在金；金能制木，击之必胜。”太宗奇之，授左卫将军。

王义方，博学有才华，杖策入长安，数月，名动京师。敕宰相与语，侍中许敬宗以员外郎独孤慆有词学，命与义方谭及史籍，屡相诘对。义方惊曰：“此郎何姓？”慆曰：“独孤。”义方曰：“识字耶！”慆不平之，左右亦愤愤。斯须复相诘，乃错乱其言，谓慆曰：“长孙识字耶！”若此者再三，慆不胜忿怒，对敬宗毁之。敬宗曰：“此拳虽俊，终不可为。”乃黜慆，拜义方为侍御史。

贾嘉隐，年七岁，以神童召见。时太尉长孙无忌、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，李戏之曰：“吾所倚者何树？”嘉隐对曰：“松树。”李曰：“此槐也，何忽言松？”嘉隐曰：“以公配木，则为松树。”无忌连问之曰：“吾所倚者何树？”嘉隐曰：“槐树。”无忌曰：“汝不能复矫对耶！”嘉隐应声曰：“何须矫对，但取其以鬼配木耳。”勣曰：“此小儿作獠面，何得如此聪明？”嘉隐又应声曰：“胡面尚为宰相，獠面何废聪明！”勣状貌胡也。

费言忠，数岁记讽书，一日万言。七岁神童擢第，事亲以孝闻，迁监察御史。时有事辽海，委以支度军粮，还奏便宜，

迁侍御史。高宗问辽东事急，言忠奏：“辽东可平。”画其山川地势，皆如目见。又问诸将所能，言忠对曰：“李勣先朝旧臣，圣鉴所委。庞同善虽非斗将，所持军严整。薛仁贵勇冠三军，名可震敌。高俭俭素自处，中果有谋。契苾何力沉毅持重，有统御才，颇、剪之俦。诸将夙夜小心，忠身忧国，莫逮于李勣。”高宗深纳之，累迁吏部员外。

魏奉古，制举推第，授雍丘尉。尝日公宴，有客草序五百言。奉古览之曰：“皆旧文。”援笔倒疏之。草序者默然自失，列坐抚掌。奉古徐笑曰：“适览记之，非旧习也。”由是知名。时姚珽莅汴州，群寮毕谒。珽召奉古前，曰：“此聪明尉耶！”他日，持厩目令示奉古。奉古一览便讽千余。珽惊起曰：“仕宦四十年，未尝见此。”终兵部侍郎。

裴琰之，弱冠为同州司户，但以行乐为事，略不视案牍。刺史李崇仪怪之，问户佐，户佐对：“司户小儿郎，不闲书判。”数日，崇仪谓琰之曰：“同州事物殷系，司户尤甚。公何不别求京官，无为滞此司也。”琰之唯诺。复数日，曹事委积。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，但遨游耳。他日，崇仪召入，励而责之。琰之出问户佐曰：“文案几何？”对曰：“急者二百余道。”琰之曰：“有何多，如此逼人！”命每案后连纸十张，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。琰之不上厅，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，倚柱而断之，词理纵横，文笔灿烂，手不停缀，落纸如飞。领州官寮，观者如堵。既（而回）案于崇仪，崇仪曰：“司户解判耶！”户佐曰：“司户大高手笔。”仍未之奇也。比四五案，崇仪悚作，召琰之，降阶谢曰：“公词翰若此，何忍藏锋，以成鄙夫之过？”由此名动一州。数日，闻于京邑，除雍州（判司）。子淮，开元中为吏部尚书。

李嗣真，聪敏多才能，以许州判佐直弘文馆。高宗东封还，

幸孔子庙，诏赠太师，命有司为祝文。司文郎中富少颖、沙直撰进，不称旨，御笔溅破，付左寺丞。贺兰敏之已下战栗，遽召嗣真，咋笔立成。其章句云：“庶能不遣百代，助损益而可知；求鉴千年，同比肩而为友。”高宗览之，问曰：“谁作此文？”有司言：“嗣真。”高宗曰：“此人）解我意，遂有此句！”诏加两阶。时敏之恃宠骄盈，嗣真审其必败，谓所亲曰：“久荫大树，或有颠坠，吾属无赖矣。”因饥年，讽执政求出，为义乌令。敏之，则天姊子也，无何果败。

天授中，寿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。有司忘载册文，及百寮在列，方知阙礼。宰臣已下，相顾失色，中书舍人王剧立召小吏五人，各执笔，口授分写，斯须而毕。词理典赡，举朝叹伏。

唐休璟为灵武大总管，谙练边事，自碣石西逾四镇，绵亘万里，山川要害，皆记在目前。先是，突厥与诸蕃相攻，安西道绝。表奏押至，则天令宰臣商度事宜。休璟俄顷草奏，便施行。居十余日，安西道果奏请兵马应接，程期一如所画。则天谓休璟曰：“恨用卿晚。”乃委以政事，谓魏元忠等曰：“休璟谙练边事，卿等十当一也。”

玄宗幸成都，给事中裴士淹从。士淹聪悟柔顺，颇精历代史。玄宗甚爱之，马上偕行，得备顾问。时肃宗在凤翔，每有大除拜，辄启闻。房琯为将，玄宗曰：“此不足以破贼也。”历评诸将，并云“非灭贼材。”又曰：“若姚崇在，贼不足灭也。”因言崇之宏才远略。语及宋璟，玄宗不悦曰：“彼卖直以沽名耳。”历数十余人，皆当其目。至张九龄，亦甚重之。及言李林甫，曰：“妒贤嫉能，亦无敌也。”士淹因启曰：“既知，陛下何用之久耶！”玄宗默然不应。

## 文章第十八

杜淹为天策府兵曹，杨文干之乱，流越巂。太宗戡内难，以为御史大夫，因咏鸡以致意焉。其诗曰：“寒食东郊道，阳沟竞草笼。花冠偏照日，芥羽正生风。顾敌知心勇，先鸣觉气雄。长翘频扫阵，利距屡通中。飞毛遍绿野，洒血渍方丛。虽云百战胜，会自不论功。”淹聪辩多才艺，与韦福嗣为莫逆之友，开皇中，相与谋曰：“主上好嘉遁，苏威以幽人见擢，盍各效之。”乃俱入太白，佯言隐逸。隋文帝闻之，谪戍江表。后还乡里，以经籍自娱。吏部郎中高构知名，表荐之，大业末为御史中丞。洛阳平，将委质于隐太子，房玄龄恐资敌，遂启用之。寻判吏部尚书，参议政事。

太宗在洛阳，宴群臣于积翠池。酒酣，各赋一事。太宗赋《尚书》曰：“日昃玩百篇，临灯披五典。夏康既逸怠。商辛亦沉湎。恣情昏主多，克己明君鲜。灭身资累恶，成名由积善。”魏征赋西汉曰：“受降临轺道，争长趣鸿门。驱传渭桥上，观兵细柳屯。夜燕经栢谷，朝游出杜原。终藉叔孙礼，方知天子尊。”太宗曰：“魏征每言，必约我以礼。”

李百药，德林之子，才行相继，海内名流莫不宗仰。藻思沉蔚，尤工五言。太宗常制《帝京篇》，命其和作，叹其精妙，手诏曰：“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，何齿之宿而意之新？”及悬车告老，怡然自得，穿地筑山，以诗酒自适，尽平生之意。高宗承贞观之后，天下无事，上官仪独为宰相，尝凌晨入朝，循洛水堤，步月徐辔，咏诗曰：“脉脉大川流，驱马历长洲。鹊飞山月曙，蝉噪野云秋。”音韵凄响，群公望之如神仙焉。

华阴杨炯与绛州王勃、范阳卢照邻、东阳骆宾王，皆以文词知名海内，称为“王杨卢骆”。炯与照邻则可全，而盈川之言为不信矣。张说谓人曰：“杨盈川之文，如悬河注水，酌之不竭，既优于卢，亦不减王。耻居王后则信然，愧在卢前则为误矣。”

苏味道使岭南，闻崔马二侍御入省，因寄诗曰：“振鹭齐飞日，迁莺远听闻。明光共待漏，清鉴各披云。喜得廊庙举，嗟为台阁分。皎林怀柏悦，新幄阻兰孙。冠去神羊影，车连瑞雉群。独怜南斗外，空仰列星文。”味道富才华，代以文章著称，累迁凤阁侍郎、知政事，与张锡俱坐法，系于司刑寺。所司以上相之贵，所坐事虽轻，供待甚备。味道终不敢当，不乘马，步至系所，席地而卧，蔬食而已。锡乘马至寺，舍二品院，气色自若，帷屏饮膳，无忝平居。则天闻之，免味道，而放锡于岭南。

刘怀一有才藻，自瀛州司法拜右台殿中。时右台监察邓茂迁左台殿中，怀一赠之诗曰：“惟昔参多世，无双仰异材。鹰鹯同放逐，鸛鹭忝游陪。入任光三命，迁荣历二台。隔墙钦素躅，对阁限清埃。紫署春光早，兰闱曙色催。谁怜夕阳至，空想邓林隈。”

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，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。其诗曰：“濯濯当轩竹，青青重岁寒。心贞徒见赏，择小未成竿。”同列张沈和之曰：“闻君庭竹咏，幽意岁寒多。叹息为冠小，良工将奈何？”后迁户部员外。户部与吏部邻司，吏部移牒户部，令墙宇悉竖棘，以防令史交通。太一牒报曰：“眷彼吏部，铨综之司，当须简要清通，何必竖离插棘。”省中赏其俊拔。

贺遂亮与韩思彦同在宪台，钦思彦之风韵，赠诗曰：“意

气百年内，平生一寸心。欲交天下士，未面一虚襟。君子重名义，贞道冠衣簪。风云行可托，怀抱自然深。落霞静霜景，坠叶下风林。若上南登岸，希访北山岑。”思彦酬之曰：“古人一言重，常谓百年轻。今投欢会面，顾眄尽平生。簪裾非所托，琴酒冀相并。累日同游处，通宵款素诚。霜飘知柳脆，雪昌觉松贞。愿言何所道，幸得岁寒名。”

张宣明，有胆气，富词翰，尝山行见孤松，赏玩久之，乃赋诗曰：“孤松郁山椒，肃爽凌平霄。既挺千丈干，亦生百尺条。青青恒一色，落落非一朝。大庭今已构，惜哉无人招。寒霜十二月，枝叶独不凋。”凤阁舍人梁载言赏之，曰：“文之气质，不减于长松也。”宣明为郭振判官，使至三姓咽面，因赋诗曰：“昔闻班家子，笔砚忽然投。一朝抚长剑，万里入荒陬。岂不厌艰险，只思清国仇。出川去何岁，霜露几逢秋。玉塞已遐廓，铁关方阻修。东都日窅窅，西海此悠悠。卒使功名建，长封万里侯。”时人称为绝唱。

李峤，少负才华，代传儒学，累官成均祭酒、吏部尚书三，知政事，封郑国公。长寿三年，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，铁三百三十余万，钱二万七千贯，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，高九十尺，径一丈二尺，题曰“大周万国述德天枢”，纪革命之功，贬皇家之德。天枢下置铁山，铜龙负载，狮子、麒麟围绕。上有云盖，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，珠高一丈，围三丈，金彩荧煌，光侔日月。武三思为其文，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。唯峤诗冠绝当时，其诗曰：“辘迹光西崦，勋名纪北燕。何如万国会，讽德九门前。灼灼临黄道，迢迢入紫烟。仙盘正下露，高柱欲承天。山类丛云起，珠疑大火悬。声流尘作劫，业固海成田。圣泽倾尧酒，熏风入舜弦。欣逢下生日，还偶上皇年。”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，左授滁州别驾而终。开元初，诏毁天枢，发

卒销烁，弥月不尽。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：“天门街里倒天枢，火急先须御火珠。计合一条丝线挽，何劳两县索人夫。”先有讹言云：“一条线挽天枢。”言其不经久也。故休烈之诗及之。士庶莫不讽咏。天枢之地，韦庶人继造一台，先此毁拆。

则天初革命，大搜遗逸，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。则天御洛阳城南门，亲自临试。张说对策，为天下第一。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，乃屈为第二等。其惊句曰：“昔三监玩常，有司既纠之以猛；今四罪咸服，陛下宜济之以宽。”拜太子校书，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，颁示朝集及蕃客等，以光大国得贤之美。

陆余庆孙海，长于五言诗，甚为诗人所重。性峻不附权要，出牧潮州，但以诗酒自适，不以远谪介意。题奉国寺诗曰：“新秋夜何爽，露下风转凄。一声竹林里，千灯塔西。”题龙门寺诗曰：“窗灯林霭里，闻磬水声中。更筹半有会，炉烟满夕风。”人推其警策。

长寿中，有荥阳郑蜀宾，颇善五言，竟不闻达。老年方授江左一尉，亲朋饯别于上东门，蜀宾赋诗留别，曰：“畏途方万里，生涯近百年。不知将白首，何处入黄泉？”酒酣自咏，声调哀感，满座为之流涕。竟卒于官。

神龙之际，京城正月望日，盛饰灯影之会。金吾弛禁，特许夜行。贵游戚属，及下隶工贾，无不夜游。车马骈阗，人不得顾。王主之家，马上作乐，以相夸竞。文士皆赋诗一章，以纪其事。作者数百人，惟中书侍郎苏味道、吏部员外郭利贞、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。味道诗曰：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游妓皆秾李，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”利贞曰：“九陌连灯影，千门度月华。倾城出宝骑，匝路转香车。烂熳唯愁晓，周旋不问家。

更逢清管发，处处落梅花。”液曰：“今年春色胜常年，此夜风光正可怜。鵲楼前新月满，凤凰台上宝灯燃。”文多不尽载。

刘希夷，一名挺之，汝州人。少有文华，好为宫体，词旨悲苦，不为时所重。曾搗琵琶，尝为《白头翁咏》，曰：“今年花落颜色改，明年花开复谁在？”既而自悔，曰：“我此诗似讖，与石崇‘白首同所归’何异也？”乃更作一句云：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既而叹曰：“此句复似向讖矣，然死生有命，岂复由此！”乃两存之。诗成未周岁，为奸所杀。或云宋之问害之。后孙翌撰《正声集》以希夷为集中之最，由是稍为时人所称。

张文成，以词学知名，应下笔成章、才高位下、词擅文苑等三入科，俱登上第，转洛阳尉。故有《咏燕》诗，其末章云：“变石身犹重，衔泥力尚微。从来赴甲第，两起一双飞。”时人无不讽咏。累迁司门员外。文成凡七应举，四参选，其判策皆登甲第科。员半千谓人曰：“张子之文如青铜钱，万拣万中，未闻退时。”故人号“青铜学士。”久视中，太官令马仙童陷默啜，问：“张文成何在？”仙童曰：“自御史贬官。”默啜曰：“此人何不见用也？”后暹罗、日本使入朝，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。其才远播如此。

魏求己，自御史左授山阳丞，为诗曰：“朝升照日槛，夕次下乌台。风竿一<sub>耳少</sub>邈，月树几徘徊。翼向高标敛，声随下调哀。怀燕首自白，非是为年催。”郑繇少工五言，开元初，山范为岐州刺史，繇为长史。范失白鹰，深所爱惜，因为《失白鹰诗》以致意焉。其诗曰：“白昼文章乱，丹青羽翮齐。云间呼暂下，雪里放还迷。梁苑惊池鹭，陈仓拂野鸡。不知辽廓外，何处别依栖。”甚为时所讽咏。子审，亦以文章知名。

玄宗朝，张说为丽正殿学士，尝献诗曰：“东壁图书府，西垣翰墨林。讽《诗》关国体，讲《易》见天心。”玄宗深佳赏之。优诏答曰：“得所进诗，甚为佳妙，《风》《雅》之道，斯焉可观。并据才能，略为赞述，具如别纸，宜各领之。”玄宗自于彩笺上八分书，说赞曰：“德重和鼎，功逾济川。词林秀发，翰苑光鲜。”其徐坚已下，并有赞述，文多不尽载。

张说、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，好尚颇同，情契相得。时诸学士凋落者众，唯说、坚二人存焉。说手疏诸人名，与坚同观之。坚谓说曰：“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，敢问孰为先后？”说曰：“李峤、崔融、薛稷、宋之问，皆如良金美玉，无施不可。富嘉謩之文，如孤峰绝岸，壁立万仞，丛云郁兴，震雷俱发，诚可畏乎！若施于廊庙，则为骇矣。阎朝隐之文，则如丽色靓妆，衣之绮绣，燕歌赵舞，观者忘忧。然类之《风》、《雅》，则为俳矣。”坚又曰：“今之后进，文词孰贤。”说曰：“韩休之文，有如太羹玄酒，虽雅有典则，而薄于滋味。许景先之文，有如丰肌膩体，虽秾华可爱，而乏风骨。张九龄之文，有如轻缣素练，虽济时适用，而窘于边幅。王翰之文，有如琼林玉笋，虽烂然可珍，而多有玷缺。若能箴其所阙，济其所长，亦一时之秀也。”

## ● 卷九

### 著述第十九

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，魏征乃以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，明王暗君之迹，为五十卷，号《群书理要》，上之。太宗手诏曰：“朕少尚威武，不精学业，先王之道，茫若涉海。览所撰书，博而且要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使朕（致治）稽古，临事不惑。其为劳也，不亦大哉！”赐征等绢千匹，彩物五百段。太子诸王，各赐一本。

贞观中，纪国寺僧慧静撰《续英华诗》十卷，行于代。慧静尝言曰：“作之非难，鉴之为贵。吾所搜拣，亦《诗》三百篇之次矣。”慧静俗姓房，有藻识。今复有诗篇十卷，与《英华》相似，起自梁代，迄于今朝，以类相从，多于慧静所集，而不题撰集人名氏。

江淮间为《文选》学者，起自江都曹宪。贞观初，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，征为弘文馆学士。宪以年老不起，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，赐帛三百匹。宪以仕隋为秘书，学徒数百人，公卿亦多从之学，撰《文选音义》十卷，年百余岁乃卒。其后句容许淹、江夏李善、公孙罗相继以《文选》教授。开元中，中书令萧嵩以《文选》是先代旧业，欲注释之。奏请左补阙王智明、

金吾卫佐李玄成、进士陈居等注《文选》。先是，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《文选》，兼复注释，解“蹲鴟”云：“今之芋子，即是着毛萝卜。”院中学士向挺之、萧嵩抚掌大笑。智明等学术非深，素无修撰之艺，其后或迁，功竟不就。

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：“比见前后汉史，载扬雄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，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班固《两都赋》，此既文体浮华，无益劝戒，何瑕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，词理可裨于政理者，朕或从或不从，皆须备载。”

代有释昙刚制《山东士大夫类例》三卷，其假冒者悉不录，署云“相州僧昙刚撰”。左散骑常侍柳冲，亦明氏族，中宗朝为相州刺史，询问旧老，咸云自隋朝以来，不闻有僧昙刚。盖惧见害于时，而匿其名氏耳。

开元初，左庶子刘子玄奏议，请废郑子《孝经》，依孔注；《老子》请停河上公注，行王弼注；《易传》非子夏所造，请停。引今古为证，文多不尽载。其略曰：“今所行《孝经》，题曰郑氏，爰在近古，皆云是郑玄，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。后魏、北齐之代，立于学宫。盖虏俗无识，故致斯谬。今验《孝经》，非郑玄所注。河上公者，汉文帝时人，庵于河上，因以为号，以所注《老子》授文帝，因冲空上天。此乃不经之鄙言，习俗之虚语。案《艺文志》，注《老子》有三家，而无河上公注。虽使才别朱紫，粗分菽麦，亦皆嗤其过谬，况有识者乎《艺文志》，《易》有十三家，而无子夏传。”子玄争论，颇有条贯，会苏宋文吏，拘于流俗，不能发明古义，竟排斥之。深为识者所叹。

梁载言《十道志》解南城山，引《后汉书》云：“郑玄遭黄巾之难，客于徐州。今者有《孝经序》，相承云郑氏所作。其序曰：“仆避难于南城山，栖迟岩石之下，念昔先人，余暇

述夫子之志而注《孝经》。”盖康成胤孙所作也。陆德明亦云：“案郑志及《晋中经簿》并无，唯晋穆帝集讲《孝经》，云以郑注为主。”今验《孝经注》，与康成所注五经体并不同。则刘子玄所论，信有征矣。

萧何封酈侯，先儒及颜师古以酈为南阳筑阳之城，（筑阳）今属襄州。窃以凡封功臣，多就本土，盖欲荣之也。张良封留侯，是为成例。案班固何须穿凿，更制别音乎

刘子玄直史馆，时宰臣萧至忠、纪处讷等并监修国史。子玄以执政秉权，事多掣肘，辞以著述无功，求解史任。奏记于至忠等，其略曰：“伏见每汲汲于劝诱，勤勤于课责，云：‘经籍事重，努力用心。’或岁序已奄，何时辍手。纲维不举，督课徒勤。虽威以刺骨之刑，勸以悬金之赏，终不可得也。语云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仆所以比者，布怀知己，历讼群公，屡辞载笔之官，欲罢记言之职者，正为此耳。当今朝号得人，国称多士。蓬山之下，良直比肩；芸阁之间，英奇接武。仆既功亏刻鹄，笔未获麟，徒殚太官之膳，虚索长安之米。乞以本职，还其旧居，多谢简书，请避贤路。”文多不尽载。至忠惜其才，不许。宗楚客恶其正直，谓诸史官曰：“此人作书如是，欲置我于何地？”子玄著《史通》二十篇，备陈史册之体。

开元十年，玄宗诏书院撰《六典》以进。时张说为丽正学士，以其事委徐坚。沉吟岁余，谓人曰：“坚承乏，已曾七度修书，有凭准皆似不难。唯《六典》，历年措思，未知所从。”说又令学士毋婴等，检前史职官，以令式分入六司，以今朝《六典》，象《周官》之制。然用功艰难，绵历数载。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，李林甫委苑（咸），至二十六年始奏上，百寮陈贺，迄今行之。

开元十二年，沙门一行造《黄道游仪》以进。玄宗亲为之序，文多不尽载。其略曰：“孰为天大，此焉取则。均以寒暑，分诸晷刻。盈缩不愆，列舍不忒。制器垂象，永鉴无惑。”因遣太史官，驰往安南及蔚州，测候日影，经年乃定。

玄宗谓张说曰：“儿子等欲学缀文，须检事及看文体。《御览》之辈，部帙既大，寻讨稍难。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，以类相从，务取省便，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。”说与徐坚、韦述等，编此进上，诏以《初学记》为名。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，其书行于代。

道家有庚桑子者，代无其书。开元末，襄阳处士王源撰《亢仓子》两卷以补之。序云：“《庄子》谓之庚桑子，《史记》作亢桑子，《列子》作亢仓子，其实一也。”源又取《庄子》《庚桑楚》一篇为本，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，合而成之，亦行于代。

## 从善第二十

魏征尝取急还奏曰：“人言陛下欲幸山南，在外装束悉了，而竟不行，何因有此消息？”太宗笑曰：“当时实有此心，畏卿嗔，遂停耳。”

韦惊为右丞，勾当司农木槿七十价，百姓四十价，奏其隐没。太宗切责有司，召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。伏伽奏曰：“司农无罪。”太宗骇而问之，伏伽曰：“只为官木槿贵，所以百姓者贱。向使官木槿贱，百姓无由贱。但见司农识大体，不知其过也。”太宗深赏之，顾谓韦惊曰：“卿识用欲逮伏伽，远矣！”

贞观中，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，久捕贼不获。时杨纂为雍州长史，判勘京城坊市诸胡，尽禁推问。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：“贼出万端，诈伪非一，亦有胡着汉帽；汉着胡帽，亦须汉里兼求，不得胡中直览。请追禁西市胡，余请不问。”纂初不同其判，遽命，沉吟少选，乃判曰：“纂输一筹，余依判。”太宗闻之，笑曰：“朕用尹伊，杨纂闻义，伏输一筹，朕复得几筹耶！”俄果获贼。尹伊尝（为坊）州司户，尚药局牒省索杜若，省符下坊州供送。伊判之曰：“坊州本无杜若，天下共知。省符忽有此科，应由谢朓诗误。华省曹郎如此判，岂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。”由是知名，改补雍州司法。

郭翰为御史，巡察陇右，所经州县，多为按劾。次于宁州，时狄仁杰为刺史，风化大行。翰才入境，耆老荐扬之状，已盈于路。翰就馆，以州所供纸笔置于案，召府寮曰：“入境其政可知，愿成使君之美。无为久留，徒烦扰耳。”即命驾而去。翰性宽简不苛，读《老子》至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，慨然叹曰：“大雅君子，明哲以保其身。”乃祈执政，辞以儒门不愿持宪，改授麟台郎。时刘祎之坐赐死，既洗沐而神色自若，命其子草《谢死表》，其子哀哭将绝，不能成语。刑者催逼之，祎之乃自操纸，援笔即成，词理恳至，见者无不伤痛。时翰读之，为宦者所奏，左授巫州司户，俄而征还。

陆象先，为益州长史，奏嘉邛路远，请凿岷山之南，以从捷近。发卒从役，居人不堪，多道亡愈死，行旅无利。左拾遗张宣明监姚嵩诸军事，兼招慰使，仍亲验其路，审其难险，移牒益州曰：“此路高山临云，深谷无景，至有斗绝巨险，殆不通人踪。经之者，必搏壁傍崖，胁息而度，虽竟日登顿，二十许里。木人犹堪泪下，铁马亦可蹄穿。”象先览之兢惕，遽罢役，仍旧路以闻。蜀人赖焉。

## 谀佞第二十一

太宗尝止一树下，曰：“此嘉树。”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，太宗正色谓之曰：“魏征尝劝我远佞人，我不悟佞人为谁矣，意常凝汝而未明也。今乃果然。”士及叩头谢曰：“南衙群臣，面折廷诤，陛下常不举首。今臣幸在左右，若不少顺从，陛下虽贵为天子，复何聊乎！”太宗怒乃解。

代州都督刘兰谋反，腰斩之。将军丘行恭希旨，探心肝而食。太宗责之曰：“典自有常科，何至如此！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，则兰之心肝当为太子诸王所食，岂到汝乎？”行恭惭谢而退。兰本青州明经，遇乱为乡里所称，保完青郡，远近归之。初降李密，密败归国，在代州为游客所告，遂族灭。

许敬宗父善心，与虞基同为宇文文化及所害。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，备见其事。贞观初，敬宗以便佞为恩，德彝薄其为人，每谓人曰：“虞基被戮，虞南圃匍匐以请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蹈舞以求生。”敬宗深愧恨焉。初，炀帝之被戮也，隋官贺化及，善心独不至。化及以其人望而释之，善心又不舞蹈，由是见害。及为封德彝立传，盛加其罪恶，掌知国史，记注不直，论者尤之。与李义府赞立则天，屠杀朝宰，公卿以下，重足累息。移皇家之社稷，剿生人之性命，敬宗手推毂焉。子昂，颇有才藻，为太子舍人。母裴氏早卒，裴侍婢有姿色，敬宗以为继，假姓虞氏。昂素与之通，敬宗奏昂不孝，流于岭南。又纳资数十万，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，叙其阀阅。又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，利其金帛，乃为宝琳父敬德修传，隐其过咎。太宗作《威凤赋》赐长孙无忌，敬宗改云赐敬德。其虚美隐恶，

皆此类也。敬宗卒，博士袁思古等议曰：“敬宗位以才升，历居清级。弃长子于荒徼，嫁少女于夷落。闻《诗》闻《礼》，事绝于家庭；纳采问名，唯同于黠货。易名之典，须凭实行。案谥法，名与实爽曰‘缪’。请谥为缪。”敬宗孙彦伯诉于执政，请改谥。礼官议以为既过能改曰“恭”，乃谥为恭。彦伯，昂之子也，既与思古忿兢，将于众中殴之。思古谓曰：“吾与贤家君报仇，缘何反怒？”彦伯大惭而退。

高宗末年，苦风眩头重，目不能视。则天幸灾逞己志，潜遏绝医术，不欲其愈。及疾甚，召侍医张文仲、秦鸣鹤诊之。鸣鹤曰：“风毒上攻，若刺头出少血，则愈矣。”则天帘中怒曰：“此可斩！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！”鸣鹤叩头请命，高宗曰：“医之议病，理不加罪。且我头重闷，殆不能忍，出血未必不佳。朕意决矣。”命刺之。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。高宗曰：“吾眼明矣。”言未毕，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等曰：“此天赐我师也。”躬负缙宝以遗之。高宗甚愧焉。

则天称尊号，以睿宗为皇嗣，居东宫。洛阳人王庆之希旨，率浮伪千余人诣阙，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。召见，两泪交下。则天曰：“皇嗣我子，奈何废之？”庆子曰：“神不享非类，今日谁国，而李氏为嗣也？”则天固谕之令去，庆之终不去，面覆地，以死请。则天务遣之，乃以内印印纸，谓之曰：“持去矣。须见我，以示门者，当闻也。”庆之持纸，去来自若。此后屡见，则天亦烦而怒之，命李昭德赐杖。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门外，昌言曰：“此贼欲废皇嗣而立武承嗣。”命扑之，眼耳皆血出，乃榜杀之。

则天朝，尝三月降雪，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祥瑞，草表将贺。左拾遗王求礼止之。味道曰：“国家事，何为诳妄以贺朝廷？”求礼曰：“宰相不能燮理阴阳，令三月降雪。此灾也，

乃诬为瑞。若三月雪是瑞雪，腊月雷当为瑞雷耶！”举朝善之，遂不贺。求礼方正有词毕，历左台殿中，转卫王掾而卒。

魏元忠为御史大夫，卧病，诸御史省之。侍御史郭霸独后，见元忠，忧形于色，请视元忠便液，以验疾之轻重。元忠辞拒，霸固请，尝之，元忠惊惕，霸喜悦曰：“大夫泄味甘，（或难）疗；而今味苦矣，即日当愈。”元忠刚直，甚恶其佞，露（其事）于朝庭。

张易之兄同休，尝请公卿宴于司礼寺，因请御史大夫杨再思曰：“公面似高丽，请作高丽舞。”再思欣然，帖纸旗巾子，反披紫袍，作高丽舞，略无惭色。再思又见易之弟昌宗，以貌美被宠，因谀之曰：“人言六郎似莲花，再思以为不然，只是莲花似六郎耳。”有识咸笑之。后昌宗兄弟犯赃，则天命桓彦范、李承嘉勘当以取实。经数日，彦范等奏：“昌宗兄弟共有赃四千余贯，法当解职。”昌宗奏：“臣有功于国家，所犯不至解免。”则天问诸宰臣曰：“昌宗于国有功否？”再思时为内史，奏曰：“昌宗合炼神丹，圣躬服之有效，此实莫大之功。”乃赦之。天下名士，视再思如粪土也。

成敬奇，有俊才，文章可立就，为大理正，与姚崇有姻亲。崇或寝疾，敬奇造宅省焉，对崇涕泣。怀中置生雀数头，乃一一持出，请崇执手而后放之，祝云：“愿令公速愈。”崇勉而从之。敬奇既出，忿其谄媚，谓子弟曰：“此泪亦何从而来？”自兹不复相遇。

郑愔者，沧州人，来俊臣罗织文状，皆愔草定。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。易之败，黜为宣州司户。既而归，武三思用事，将害桓敬等，愔揣知其情，求谒三思。三思见之，愔先哭甚哀，既而大笑。三思怪，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前哭甚哀者，吊大王国破家亡也；后大笑者，贺大王得愔也。柬之等五人，

为上所忌，日夜为计，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。大王岂不知之今据将相之权，有过人之智，废则天兵不血刃，易于反掌。今料大王之势，孰与则天大王不去五王，身有累卵之危，此愔所以寒心也。”三思大悦，引与登楼，谋陷五王而杀之，皆崔湜、郑愔之谋也。累迁吏部侍郎，卖官为务，后与譙王重福构逆而死。

太平公主，沉断有谋，则天爱其类己。诛二张，灭韦氏，咸赖其力焉。睿宗朝，军国大事皆令宰相就第谘决，然后以闻。睿宗与群臣呼公主为太平，玄宗为三郎。凡所奏请，必问曰：“与三郎商量未？”其见重如此。其宰相有七，四出其门。玄宗孤立而无援。及窦怀贞等诛，乃遁于山寺，俄赐自尽。窦怀贞倾巧进用，累迁晋州长史，谄事中贵，尽得其欢心。韦庶人乳母王氏，本蛮婢也，怀贞聘之为妻，封莒国夫人。俗为奶母之婿（曰啊）奢，怀贞每因谒见及进奏表状，列其官次，署曰“翊圣皇后阿奢”。时人鄙之，呼为“奢”，怀贞欣然自得。韦庶人败，遂斩其妻，持首以献。居宪台及京尹，每视事，见无须者，误以为中官，必曲加承接。睿宗践祚，怀贞位极人臣，道谀不悛，以至于败。先天中，玄宗戡内难，怀贞投水死。

附马张垪，以太常卿、翰林院供奉官赞相礼仪，雍容有度。玄宗心悦之，谓垪曰：“朕罢希烈相，以卿代之。”垪谢不敢当。杨贵妃知之，以告杨国忠。杨国忠深忌之。时安禄山入朝，玄宗将加宰相，命垪草诏。国忠谏曰：“禄山不识文字，命之为相，恐四夷轻于唐。”玄宗乃止。及安禄山归范阳，诏高力士送于长乐陂。力士归，玄宗问曰：“禄山喜乎？”力士对曰：“禄山恨不得宰相，颇有言。”国忠遽曰：“此张垪告之也。”玄宗不察国忠之诬，疑垪漏泄，大怒。黜垪为卢溪郡司马，兄均为建安郡司马，弟垪为宜春郡司马。

## ● 卷十

## 厘革第二十二

武德九年十一月，太宗始躬亲政事，诏曰：“有隋御宇，政刻刑烦。上怀猜阻，下无和畅。致使朋友游好，庆吊不通；卿士联官，请问斯绝。自今已后，宜革前弊，庶上下交泰，品物咸通。布告天下，使知朕意。”由是风俗一变，浇漓顿革矣。

故事：江南天子则白帟帽，公卿则巾褐裙襦。北朝杂以戎狄之制。北齐有长帽、短靴、合裤袄子。朱紫玄黄，各随其好。天子多服绯袍。隋代帝王贵臣，多服黄纹绫袍、乌纱帽、九环带、乌皮六合靴。百官常服，同于走庶，皆着黄袍及衫，出入殿省。后乌纱帽渐废，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，用靴以代履。折上巾，戎冠也；靴，胡履也，咸便于军旅。昔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，军败，复巾渡河，遁相仿效，因以成俗。初用全幅皂向后幞发，谓之“幞头”。周武帝才为四脚，武德以来，始加巾子。至贞观八年，太宗初服翼善冠，赐贵臣进德冠，因谓侍臣曰：“幞头起自周武帝，盖取便于军容。今四海无虞，当息武事。此冠颇采古法，兼更类幞头，乃宜常服，可取服。”裤褶通用，此冠亦寻废矣。

太史令傅奕，博综群言，尤精《庄》《老》，以齐生死、混荣辱为事，深排释氏，嫉之如仇。尝至河东，遇弥勒塔，士

女辐辏礼拜，奕长揖之曰：“汝往代之圣人，我当今之达士。”奕上疏请去释教，其词曰：“佛在西域，言妖路远。汉译胡书，恣其假托。故不忠不孝，削发而揖君亲；游手游食，易服以逃租税。凡百黎庶，不察根源，乃追既往之罪，虚觊将来之福。布施一钱，希万倍之报；持斋一日，期百日之粮”。又上论十二首，高祖将从之，会传位而止。

旧制：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，以戒行者。马周献封章，始置街鼓，俗号，“冬冬”，公私便焉。有道人裴翛然，雅有篇咏，善画，好酒，常戏为《渭川歌》，词曰：“遮莫冬冬鼓，须倾湛湛杯。金吾傥借问，报道玉山颓。”甚为时人所赏。

姜晦为吏部侍郎，性聪悟，识理体。旧制：吏曹舍宇悉布棘，以防令吏为与选人交通。及晦领选事，尽除之，大开铨门，示无所禁。私引置者，晦辄知之，召问，莫不首伏。初，朝廷以晦改革前规，咸以为不可。竟铨综得所，贿赂不行，举朝叹伏。

高宗欲用郭待举、岑长倩、郭正一、魏玄同等知政事，谓中书令崔知温曰：“待举等历任尚浅，且令参知政事，未可即卿等同名称也。”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，以“平章”为名，自待举始也。

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，仆射并是正宰相。故太宗谓房玄龄等曰：“公为宰相，当大开耳目，求访贤哲。”即其事也。神龙初，豆卢钦望为仆射，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不敢参议政事，后加“知军国事”。韦安石为仆射，东都留守，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。

自古帝王必躬籍田，以展三推终亩之礼。开元二十三年正月，玄宗亲耕于洛阳东门之外。诸儒奏议，以古者耦耕以一拨为一推，其礼久废。今用牛耕，宜以一步为一推。及行事，太

常卿奏，三推而止。于是公卿以下，皆过于古制。

隋制：员外郎、监察御史亦吏部注，诰词即尚书、侍郎为与之。自贞观已后，员外郎尽制授。则天朝，御史始制授。肃宗于灵武即大位，以强寇在郊，始令中书以功状除官，非旧制也。

武德、贞观之代，宫人骑马者，依《周礼》旧仪，多着幂罗，虽发自戎夷，而全身障蔽。永徽之后，皆用帷帽施裙，到颈为浅露。显庆中，诏曰：“百家家口，咸厕士流。至于衢路之间，岂可全无障蔽。比来多着帷帽，遂弃幂罗；曾不乘车，只坐檐子。过于轻率，深失礼容。自今已后，勿使如此。”神龙之末，幂罗始绝。开元初，宫人马上始着胡帽，就妆露面，士庶咸效之。天宝中，士流之妻，或衣丈夫服，靴衫鞭帽，内外一贯矣。

开元中，天下无事，玄宗听政之后，从禽自娱。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，以习倡优萼衍之戏。酸枣尉袁楚客以为天子方壮，宜节之以雅，从禽好郑卫，将荡上心。乃引由余、太康之义，上疏以讽。玄宗纳之，迁下邳主簿，而好乐如初。自周衰，乐工师散绝，迨汉制，但纪其铿锵，不能言其义。晋末，中原板荡，夏音与声俱绝。后魏、周、齐，悉用胡乐奏西凉伎，恣心堙耳，极而不反。隋平陈，因清商而制雅乐，有名无实，五音虚悬而不能奏。国初，始采（琤宫）之义，备九变之节，然承衰乱之后，当时君子无能知乐。泗滨之磬，贮于太常。天宝中乃以华原石代之，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泗滨声下，调之不能和；得华原石，考之乃和。”因而不改。

玄宗北巡狩，至于太行坂，路隘，逢棹车，问左右曰：“车中何物？”曰：“棹。《礼》云：天子即位，为棹，岁一漆之，示存不忘亡也。出则载以从，先王之制也。”玄宗曰：“

焉用此。”命焚之。天子出不以輶从，自此始也。

玄宗尝谒桥陵，至金粟山，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，谓左右曰：“吾千秋后，宜葬此地。”宝应初，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。

旧制：宰相臣常于门下省议事，谓之政事堂。故长孙无忌、魏征、房玄龄等，以他官兼政事者，皆云“知门下省事”。弘道初，裴炎自侍中转中书令，执朝政，始移政事堂于中书省，至今以为故事。

国初因隋制，以吏部典选，主者将视其人，核之吏事。始取州、县、府、寺疑狱，课其断决，而观其能否，此判之始焉。后日月淹久，选人滋多，案牘浅近，不足为准。乃采经籍古义，以为问目。其后官员不充，选人益众，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，唯惧选人之能知也。道丽者号为“高等”，拙弱者号为“蓝罗”，至今以为故事。开元中，裴光庭为吏部，始循资格，以一贤愚。遵平辙者喜其循常，负材用者受其抑屈。宋璟固争不得。及光庭卒，有司定谥，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，谥为“克平”。
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掌选士之道。春秋之时，卿士代录，选士之制阙焉。秦承国制，所资武力，任事者皆刀笔俗吏，不由礼义，以至于亡。汉因秦制，未遑条贯。汉高祖十一年，始下求贤之诏。武帝元光元年，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，贡举之法，起于此矣。元帝令光禄勋举四科，以吏事。后汉令郡国举孝廉。魏、晋、宋、齐，互有改易。隋炀帝改置明、进二科。国家因隋制，增置秀才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，并前为六科。武德则以考功郎中试贡士。贞观则以考功员外掌之。士族所趋，唯明、进二科而已。古唯试策，贞观八年，加进士试经史。调露三年，考功员外刘思立奏，二科并帖经。开元二十四年，李昂为考功，性刚急，不容物，乃集进士，与之约曰：“文之美恶，悉知之矣。

考校取舍，存乎至公。如有请托于人，当悉落之。”昂外舅尝与进士李权邻居，相善，为言之于昂。昂果怒，集贡士数权之过。权曰：“人或猥知，窃闻之于左右，非求之也。”昂因曰：“观众君子之文，信美矣。然古人有言，瑜不掩瑕，忠也。其有词或不安，将与众详之，若何？”众皆曰：“唯。”及出，权谓众人曰：“向之斯言，意属吾也。昂与此任，吾必不第矣。文何籍为？”乃阴求瑕。他日，昂果摘权章句小疵，榜于通衢以辱之。权引谓昂曰：“礼尚往来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鄙文之不臧，既得而闻矣。而执事有雅什，尝闻于道路，愚将切磋，可乎？”昂怒而应曰：“有何不可！”权曰：“耳临清渭洗，心向白云闲。岂执事辞乎？”昂曰：“然。”权曰：“昔唐尧衰怠，厌卷天下，将禅许由。由恶闻，故洗耳。今天子春秋鼎盛，不揖让于足下，而洗耳何哉？”昂闻，惶骇，诉于执政，以权不逊，遂下权吏。初，昂以强愎不受属请，及有吏请，求者莫不允从。由是庭议，以省郎位轻，不足以临多士。乃使吏部侍郎掌焉。宪司以权言不可穷竟，乃寝罢之。

肃宗初即位，在彭原，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见，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，市轻货以济军须。肃宗纳之，拜监察御史。房琯谏曰：“往者杨国忠厚敛以怒天下，今已乱矣。陛下即位以来，人未见德。琦，聚敛臣也，今复宠之，是除一国忠用一国忠也。将何以示远方，收人心乎？”肃宗曰：“今天下方急，六军之命，若倒悬然，无轻货则人散矣。卿恶琦可也，何所取财？”琯不能对。卒用琦策，骤迁御史中丞，改铸乾元钱，一以当十。又迁户部侍郎、平章事，兼知度支租庸使，俄被放黜。代宗即位，复判度支盐铁事。永泰初，奉准天下盐斗收一百文，迄今行之。

元载既伏诛，代宗始躬亲政事，励精求理。时常袞当国，

竭节奉公，天下翕然，有升平之望。袞奏罢诸州团练、防御等使，以节财省费。便令刺史主当州军事，司马同副使，专押军案。判司本带参军，便令司兵判兵事，司仓判军粮，司士判甲仗。士人团练，春夏放归，秋冬追集。其刺史官衔，既有持节诸军事，使司军旅。司马即同副使之任。司兵参军，即是团练使判官。代宗并从之。袞独出群拟，为戢兵之渐，持衡数岁，时用小康焉。

### 隐逸第二十三

孙思邈，华原人，七岁就学，日讽千言。及长，善谭《庄》《老》百家之说。周宣帝时，以王室多故，隐于太白山。隋文帝辅政，征为国子博士，不就。常谓人曰：“过是五十年，当有圣人出，吾方助之，以济生人。”太宗召诣京师，嗟其颜貌甚少，谓之曰：“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，羡门之徒，岂虚也哉！”将授之以爵位，固辞不受。高宗召拜谏议大夫，又固辞。时年九十余，而视听不衰，颇明推步导养之术。时范阳卢照邻，有盛名于朝，而染恶疾，嗟稟受之不同，昧彭殇之殊致，尝问于思邈曰：“名医愈疾，其道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吾闻善言天者，必本之于人。天有四时五行，寒暑迭代，其运转也，和而为雨，怒而为风，凝为霜雪，张为虹蜺，此天地之常数。人有四肢五藏，一觉一寐，呼吸吐纳，精气往来，流而为荣卫，彰而为气色，发而为声音，此人之常数也。阳用其精，阴用其形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则生热，否则生寒，结而为瘤赘，陷而为痈疽，奔而为喘乏，竭而为焦枯，渗发乎面，变动乎形，推此以及天，则兆亦如之。故五纬盈缩，星辰错行，日月薄蚀，

彗孛流飞，此又天文之危沴也。寒暑不时，此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土踊，此天地之瘤赘也。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痈疽也。奔风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也。雨泽不降，川渎涸竭，此天地之焦枯也。良医导之以药石，救之以针剂。圣人和之以至德，辅之以人事。故体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消之灾也。”又曰：“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《诗》曰：‘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谓小心也。‘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’谓大胆也。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，仁之方也。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，智之圆也。”制授承务郎，直尚药局。永徽初卒，遗令薄葬，不设明器牲牢之奠。月余颜色不变，举尸入棺，如空焉。时人疑其尸解矣。

朱桃椎，蜀人也。澹泊无为，隐居不仕，披裘带索，沉浮人间。窦轨为益州，闻而召之，遗以衣服，逼为乡正。桃椎不言而退，逃入山中，夏则裸形，冬则树皮自覆。凡所赠遗，一无所受。每织芒屨，置之于路，见者皆言：“朱居士屨也。”为鬻取米，置之本处。桃椎至夕取之，终不见人。高士廉下车，深加礼敬，召之至，降阶与语，桃椎不答，瞪目而去。士廉每加优异，蜀人以为美谭。

张果老先生者，隐于恒州枝条山，往来汾晋。时人传其长年秘术，耆老咸云：“有儿童时见之，自言数百岁。”则天召之，佯尸于妒女庙前，后有人复于恒山中见。至开元二十三年，刺史韦济以闻，诏通事舍人裴晤驰驿迎之。果对晤气绝如死。晤焚香启请，宣天子求道之意，须臾渐苏。晤不敢逼，驰还奏之。乃令中书舍人徐峤、通事舍人卢重玄，赍玺书迎之。果随峤至东都，于集贤院肩輿入宫，备加礼敬。公卿皆往拜谒。或问以方外之事，皆诡对。每云：“余是尧时丙子年生。”时人莫能测也。又云：“尧时为侍中。”善于胎息，累日不食，时

进美酒及三黄丸。寻下诏曰：“恒州张果老，方外之士也。迹先高上，心入窅冥，是混光尘，应召城阙。莫知甲子之数，且谓羲皇上人。问以道枢，尽会宗极。今将行朝礼，爰申宠命。可银青光禄大夫，仍赐号通玄先生。”累策老病，请归恒州，赐绢三百疋，拜扶持弟子二人，拜给驿舁至恒州。弟子一人放回，一人相随入山。无何寿终，或传尸解。

卢藏用，始隐于终南山中。中宗朝，累居要职。有道士司马承祯者，睿宗迎至京，将还，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：“此中大有佳处，何必在远。”承祯徐答曰：“以仆所观，乃仕宦捷径耳。”藏用有惭色。藏用博学，工文章，善草隶；投壶弹琴，莫不尽妙。未仕时，尝辟谷练气，颇有高尚之致。及登朝，附权要，纵情奢逸，卒陷宪纲，悲夫！

司马承祯，字子征，隐于天台山，自号白云子，有服饵之术。则天、中宗朝，频征不起。睿宗雅尚道教，稍加尊异，承祯方赴召。睿宗尝问阴阳术数之事，承祯对曰：“《经》云：‘损之又损之，以至于无为。’且心目一观，知每损之尚未能已，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！”睿宗曰：“理身无为，则清高矣；理国无为，如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国犹身也，《老子》曰：‘游心于澹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，而无私焉，而天下理。’《易》曰：‘圣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。’是知天不言而信，不为而成。无为之旨，理国之要也。”睿宗深加赏异。无何，苦辞归，乃赐宝琴、花帔以遣之。工部侍郎李适之赋诗以赠焉。当时文士，无不属和。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，为制《序》，名曰《白云记》，见传于代。

王希夷，徐州人，孤贫好道。父母终，为人牧羊取佣，供葬毕，隐于嵩山。师事道士，得修养之术。后居兖州徂徕山，刺史卢齐卿就谒，因访以政事。希夷曰：“孔子曰：‘己所不

欲，勿施于人。’可以终身行之矣。”玄宗东封，敕州县礼致，时已年九十六。玄宗令张说访其道义，说甚重之。以年老不任职事。乃下诏曰：“徐州处士王希夷，绝圣去智，抱一居贞，久谢嚣尘，独往林壑。属封峦展礼，侧席旌贤，赍然来思，应兹嘉召。虽纡绮季之迹，已过伏生之年。宜命秩以尊儒，俾全高于上齿。可中散大夫、守国子博士，特听还山。”仍令州县，岁时赠束帛羊酒，并赐帛一百疋。

元恺，博学善天文，然恭慎，未尝言之。宋璟与之同乡曲，将加荐举，兼遗米百石，皆拒而不受。元行冲为刺史，邀至州，问以经义，因遗衣服。恺辞曰：“微躯不宜服新丽，恐不胜其美以速咎也。”行冲乃泥污而与之，不获已而受。及还家，取素丝五两以酬之，曰：“义不受过望之财。”

白履中，博涉文史，隐居大梁，时人号为梁丘子。开元中，王志愔表荐堪为学官，可代马怀素、褚无量入阁侍读。乃征赴京师，履中辞以老疾，不任职事。授朝散大夫，寻请归乡。手诏曰：“卿孝悌立身，静退敦俗，年过从耄，不杂风尘。盛德早闻，通班是锡。岂唯精贲山藪，实欲奖劝人伦。且游上京，徐还故里。”遂停留数月。

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，三诏乃至。及谒见，不拜，但罄折不已。问其故，鸿对曰：“臣闻《老子》云：‘礼者，忠信之薄。’不足可依。山臣鸿，敢不忠信奉见。”玄宗异之，召入赐宴，拜谏议大夫，赐以章服，并辞不受。乃给米百石，绢五百疋，还隐居之所。

## ● 卷十一

### 褒锡第二十四

高祖尝幸国学，命徐文远讲《孝经》，僧惠乘讲《金刚经》，道士刘进嘉进《老子》。诏刘德明与之辩论，于是诘难蜂起，三人皆屈。高祖曰：“儒、玄、佛义，各有宗旨，刘、徐等并当今杰才，德明一举而蔽之，可谓达学矣。”赐帛五十疋。时有国子司业盖文达，涉经史，明三《传》。窦抗为冀州，集诸儒士，令相论难。时刘焯、刘执思、孔颖达、刘彦衡旨在坐。既相酬答，文达所言，皆出其意表。窦大奇之，因问：“盖生就谁学？”刘焯对曰：“此生岐嶷，出自天然，以多问寡，焯为师导。”窦曰：“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。”

贞观末，房玄龄避位归第。时天旱，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俗。玄龄闻之，戒其子弟曰：“銮舆必当见幸。”亟使洒扫备饌。俄顷，太宗果先幸其第，便载入宫。其夕大雨，咸以为忧贤之应。

贞观十七年，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、河间王孝恭、蔡公杜如晦、郑公魏征、梁公房玄龄、申公高士廉、鄂公尉迟敬德、郧公张亮、陈公侯君集、卢公程知节、永兴公虞南、渝公刘政会、莒公唐俭、英公李勣、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。太宗亲为之赞，褚遂良题阁，阎立本画。

及侯君集谋反伏诛，太宗与之诀，流涕谓之曰：“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！”

魏征有大志，大耻小节，博通群书，颇明王霸之术。隋末为道士，初仕李密，密败归国。后为窦建德所执，建德败，委质于隐太子。太子诛，太宗稍任用，前后谏二百余奏，无不称旨。太子承乾失德，魏王泰有夺嫡之渐。太宗闻而恶之，谓侍臣曰：“当今朝臣，忠谏无逾魏征。我遣辅太子，用绝天下之望。”乃以为太子太师，征以疾辞。诏答曰：“汉之太子，四皓为助。朕之赖卿，即其义也。知公疾病，可卧护之。”征宅无堂，太宗将营小殿，辍其材以赐之，五日而就。遣使赍以素褥布被赐之，遂其所尚。及疾亟，太宗幸其弟，抚之流涕，问其所欲。征曰：“嫠不恤纬，而忧宗社之隕。”征状貌不逾中人，而素有胆气，善得人主意。身死之日，知与不知，莫不痛惜。

李纲詹事，隐太子尝至温汤，纲以小疾不从。有进鱼者，太子召饗者鲙之，时唐俭、赵元楷在坐，皆自言能为鲙，太子谓之曰：“飞刀鲙鲤，调和鼎食，公等善之。至于审谕弼谐，固属李纲矣。”于是送绢二百疋以遗之。数谏太子，郁郁不得志，辞以年老，乃乞骸骨。

高宗初立为太子，李勣詹事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自勣始也。太宗谓之曰：“我儿初登储贰，故以宫府相委，勿辞屈也。”勣尝有疾，医诊之曰：“须龙须灰方可。”太宗剪须以疗之，服讫而愈。勣顿首泣谢。他日，顾谓勣曰：“朕当属卿以孤幼，思之，无逾公者，往不（负李）密，岂负于朕哉！”勣流涕而致谢，啞指出血，俄而沉醉，解御服以覆之。

唐九征为御史，监灵武诸军。时吐蕃入寇蜀汉，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，累战皆捷。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、湟水

为桥，以通西洱河，蛮筑城以镇之。九征尽刊其城垒，焚其二桥，命管记癌丘均勒石于剑川，建铁碑于滇池，以纪功焉。俘其魁帅以还。中宗不时加褒赏，左拾遗呼延皓论之，乃加朝散大人，拜侍御史，赐绣袍、金带、宝刀、累迁汾州刺史。开元末，与吐蕃赞普书云：“波州铁柱，唐九征铸。”即谓此是也。

开元初，左常侍褚无量与光禄卿马怀素隔日侍读。诏曰：“朕于百事考之，无如文籍；先王要道，尽在于斯。是欲令经史详备，听政之暇，游心观览。”无量等奉诏整理内库书。至六年，分部上架毕，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察，移时乃出。于是赐无量等束帛有差。

贺知章，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，兼集贤学士，一日并谢二恩。特源乾曜与张说同秉政，乾曜问说曰：“贺公久著盛名，今日一时两加荣命，足为学者光耀。然学士与侍郎，何者为美？”说对曰：“侍郎自皇朝已来，为衣冠之华选，自非望实具美，无以居之。虽然，终是具员之英，又非往贤所慕。学士者，怀先王之道，为缙绅轨仪，蕴扬、班之词彩，兼游、夏之文学，始可处之无愧。二美之中，此为最矣。”

张说既致仕，在家修养，乃乘闲往景山之阳，于先茔建立碑表。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。其文曰：“呜呼，积善之墓。”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。朝野以为荣。及说薨，玄宗亲制神道碑，其略曰：“长安中，公为凤阁舍人，属麟台监张易之诬构大臣，作为飞语。御史大夫魏元忠即其丑正，必以中伤。天后致投杼之疑，中宗忧掘蛊之变。是时敕公为证，陷以右职。一言刺回，四国交乱。公重为义，死且不辞，庭辩无辜，中旨有忤，左右为之惕息，而公以之抗词。友元忠之莹魂，出太子于坑陷。人谓此举，义重于生，由是长流钦州，守正故也。”文多不尽载。

右补阙毋■，博学有著述才，上表请修古史，先擢日目以进。玄宗称善，赐绢百疋。性不饮茶，（制《代茶余序》），其略曰：“释滞销壅，一日之利暂佳；瘠气侵精，终身之累斯大。获益则归功茶力，貽患则不为茶灾。岂非福近易知，祸远难见。”■直集贤，无何，以热疾暴终。初，■梦着衣冠上比北邙山，亲友相送，及至山顶，回顾不见一人，意恶之。及卒，僚友送至北邙山，咸如所梦。玄宗闻而悼之，赠朝散大夫。

自汉魏以来，历代皆封孔子后，或为褒城侯，或号褒圣侯。至开元二十七年，诏册孔子为文宣王，其嗣褒城侯，改封文宣王。令右丞相裴耀卿摄太尉，持节就国子监册命讫，有司奠祭，乐用宫悬八佾之舞。诏曰：“弘我王化，在乎儒术。皆发挥此道，启迪含灵，则生人以来，未有如夫子也。所谓自天攸纵，将圣多能，德配乾坤，身揭日月。故能致天下之太平，成天下之大经。美政教，移风俗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人到于今受其赐，不其猗欤！”文多不尽载。

## 惩戒第二十五

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，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，太宗击赏数四，诏坐者为咏，召阎立本写之。阁外传呼云：“画师阎立本。”立本时为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俯伏池侧，手挥丹青，不堪愧赧。既而，戒其子曰：“吾少好读书，幸免面墙，缘情染翰，颇及济流。唯以丹青见知，躬厮养之预务，辱莫大焉！汝宜深戒，勿习此也。”

高宗朝，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，阎立本为右相。时以年饥，放国子学生归，又限令史通一经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左相

宜威沙漠，右相驰誉丹青。三馆学生放散，五台令史明经。”以未伎进身者，可为炯戒。

刘仁轨为给事中，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，出为青州刺史。时有事辽海，义府逼仁轨运粮，果漂没。敕御史袁异式按之。异式希义府意，遇仁轨不以礼，或对之猥泄，曰：“公与当朝仇者为谁何不引决？”仁轨曰：“乞方便。”乃于房中裂布，将头自缢。使与掩扇，少顷，仁轨出曰：“不能为公死，刘仁轨岂失却死耶！”坐此除名。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，奏以为带方州刺史。仁愿凯旋，高宗谓之曰：“卿将家子，处置补署，皆称朕意，何也？”仁愿拜谢曰：“非臣能为，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。”遽发诏征之，至则拜大司宪，御史大夫也。初，仁轨被征，次于莱州驿，舍于西厅。夜已久，有御史至，驿人曰：“西厅稍佳，有使止矣。”御史曰：“谁？”答曰：“带方州刺史。”命移仁轨于东厅。既拜大夫，此御史及异式俱在台内，不自安。仁轨慰之曰：“公何瘦也无以昔事不安耶！知君为势家所逼，仁轨岂不如韩安国，但恨公对仁轨卧而泄耳。”又谓诸御史曰：“诸公出使，当举冤滞，发明耳目，举行礼义；无为烦扰州县而自重其权。”指行中御史曰：“只如某御史，夜到驿，驿中东厅、西厅复有何异乎若移乃公就东厅，岂忠恕之道也！愿诸公不为也。”仁轨后为左仆射，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协。时吐蕃入寇，敬玄奏仁轨征之。军中奏请，多为敬玄所掣肘。仁轨表敬玄知兵事，敬玄固辞。高宗曰：“仁轨须朕，朕亦行之，卿何辞？”敬玄遂行，大败于青海，时议稍少之。始，仁轨既官达，其弟仁相在乡曲，升沉不同，遂构嫌恨，与轨别籍。每于县祇奉户课，或谓之曰：“何不与给事同籍五品家当免差科。”仁相曰：“谁能向狗尾底避阴凉！”兄弟以荣贱致隔者，可为至戒。

杨昉为左丞，时宇文化及子孙理资荫，朝庭以事隔两朝，且其家亲族亦众，多为言者。所司理之，至于左司。昉未详其案状，诉者以道理已成，无复疑滞，勃然逼昉。昉曰：“适朝退未食，食毕当详案。”诉者曰：“公云未食，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？”昉遽命案，立批之曰：“父杀隋主，子诉隋资。生者犹配远方，死者无宜更叙。”时人深赏之。

娄师德，以殿中充河源军使。永和中，破吐蕃于白羊涧，八战七胜，优诏褒美，授左骁卫郎将。高宗手诏曰：“卿有文武才干，故授卿武职，勿辞也。”累迁纳言。临终数日，寝兴不安，无故惊曰：“拊我背者谁？”侍者曰：“无所见。”乃独言，若有所争者，曰：“我寿当八十，今追我何也？”复自言，往为官误杀二人，减十年，词气若有屈伏，俄而气绝。以娄公之明恕，尚不免滥，为政者得不慎欤！

李义府定策立则天，自中书舍人拜相，与许敬宗居中用事，连起大狱，诛锄将相，道路以目骇。人则谄谀，出则奸宄，卖官鬻狱，海内嚣然。百寮畏惮，如畏天后。高宗知其罪状，谓之曰：“卿儿子女婿，皆不谨慎，多作罪过。今且为卿掩覆，勿复如此！”义府凭恃则天，不虞高宗加怒，勃然变色，腮颈俱起，徐对曰：“谁向陛下道此？”高宗曰：“但知我言，何须问我所从得耶！”义府怫然，竟不引过，缓步而出。会右金吾仓曹杨仁颖奏其赃污，诏刘祥道并三司鞠之。狱成，长流鸛州，朝野莫不称庆。或作“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贼李义府露布”，榜之通衢。义府先取人奴婢，及败，一夕奔散，各归其家。露布云：“混奴婢而乱放，各识家而竞入。”乾封初，大赦，唯长流人不许还。义府愤恚而死，海内快之。

刘思立任考功员外，子宪为河南尉。思立今日亡，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，吏部侍郎马载深咨嗟，以为名教所不容，乃书

其无行，注名籍。朝庭咸曰：“直，铨宗流品之司，可谓振理风俗。”其人比出选门，为众目所视，众口所讪，亦赧赧而失步矣。自垂拱之后，斯风大坏，苟且公行，无复曩日之事。

王义方，初拜御史，意望殊高，忽略人间细务。买宅酬直讫，数日，对宾朋忽惊指庭中双青梧树曰：“此忘酬直。”遽召宅主，付直四千。宾朋曰：“侍御贵重，不知交易。树当随宅，无别酬例。”义方曰：“此嘉树，不比他也。”及贬黜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初以居要津，作宰相，示大耳。”初，义方将弹李义府，惧不捷，沉吟者久之，独言曰：“可取万代名耶！循默以求达耶！”他日，忽言曰：“非但为国除蠹，亦乃名在身前。”遂弹焉，坎坷以至于终。

高宗大渐，顾命裴炎辅少主。既而则天以太后临朝，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，并乳母之子五品官，炎争以为不可。中宗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，何为惜侍中？”炎惧，遂与则天定策，废中宗为庐陵王，幽于别所。则天命炎及中书侍郎刘祎之率羽林兵入，左右承则天旨，扶中宗下殿。中宗曰：“我有何罪？”则天曰：“汝欲将天下与韦玄贞，何得无罪？”炎居中执权，亲授顾托，未尽匡救之节，遽行伊、霍之谋，神器假人，为兽傅翼，其不免也宜哉！

张由古，有吏才而无学术，累历台省。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天才，而文章不入《文选》。或谓之曰：“《两都赋》、《燕山铭》、《典引》等并入《文选》，何为言无？”由古曰：“此并班孟坚文章，何关班固事！”闻者掩口而笑。（又谓同官）曰：“昨买得《王僧孺集》，大有道理。”杜文范知其误，应声曰：“文范亦买得《张佛袍集》，胜于僧孺远矣。”由古竟不之觉。仕进者可不勉欤！

周矩为殿中侍御史，大夫苏味道待之甚薄，屡言其不了事。

矩深以为恨。后味道下狱，敕矩推之，矩谓味道曰：“尝责矩不了事，今日公了事也。好答辩！”味道由是坐诛。

严识玄为巩令，中书舍人路敬潜黜陟河南道，使还次巩。识玄自以初莅，复以敬潜使还，颇有慢色，虽郊迎之，才上马，弛镫揖鞭而已。敬潜怒，摄而案之，曰：“郊外远迎，故违明敕。马上高揖，深慢王人。礼律有违，恭倨无准。仰具之。”识玄拜伏流汗，乃舍之。后转魏州刺史，为魏令李怀让所辱。俄又俱为兵部郎中，既同曹局，亦难以为容。举朝以为深戒。

李知白为侍中，子弟才总角而婚名族，识者非之：“宰相当存久远，敦风俗，奈何为促薄之事耶！”

惠妃（武氏）有专房之宠，将夺嫡，王皇后性妒，稍不能平。玄宗乃废后为庶人，肤受日闻，次及太子。太子之将废也，玄宗访于张九龄，九龄对曰：“太子，天下本也，动之则摇人心。自居东宫，未闻大恶。臣闻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子有过，父恕而掩之，无宜废绝。且其恶状未著，恐外人窥之，伤陛下慈父之道。”玄宗不悦，隐忍者久之。李林甫秉政，阴中计于武妃，将立其子以自固，武妃亦结之。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。太子同生鄂王瑶、光王琚同日并命，海内痛之，号为“三庶”。太子等既受冤死，武妃及左右屡见为祟，宫中终夜相恐，或闻鬼哭声。召巫覡视之，皆曰：“三庶为厉。”先是，收鄂王、光王，行刑者射而瘞之，乃命改葬而酬之。武妃死，其厉乃息。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，林甫之计不行，惕然惧矣。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，武妃至十二月而毙，识者知有神道焉。

天宝中，李林甫为相，专权用事。先是，郭元振、薛讷、李适之等，咸以立功边陲，入参钧轴。林甫惩前事，遂反其制，始请以蕃人为边将，冀固其权。言于玄宗曰：“以陛下之雄才，国家富强，而诸蕃未灭者，由文更为将怯懦不胜武事也。陛下

必欲灭四夷，威海内，莫若武臣；武臣莫若蕃将。夫蕃将生而气雄，少养马上，长于阵敌，此天性然也。若陛下感而将之，使其必死，则狄不足图也。”玄宗深纳之，始用安禄山，卒为戎首。虽理乱安危系之天命，而林甫奸宄，实生乱阶，痛矣哉！

## ● 卷十二

### 劝励第二十六

徐文远，齐尚书令孝嗣之孙，江陵被虏至长安，家贫，无以自给。兄林，鬻书为事。文远每阅书肆，不避寒暑，遂通《五经》，尤精《左氏》。仕隋国子博士，越王侗以为祭酒。大业末，洛经饥馑，因出樵采，为李密所得。密即其门人也，令文远南面坐，率其徒属北面拜之。远谓密曰：“将军欲为伊、霍，继绝扶倾，鄙虽迟暮，犹愿尽力。若为莽、卓，迫险乘危，老夫耄矣，无能为也。”密谢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密败，归王充。充亦曾受业，见之大悦，给其廩食。文远每见充，必尽敬拜之。或问曰：“闻君倨见李密，而敬王公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李密君子，能受酈生之揖；王公小人，有杀故人之义。相时而动，岂不然欤！”入朝，迁拜国子博士，甚为太宗所重。孙有功，为司刑卿，持法宽平，天下赖之。

赵郡王孝恭，少沉敏，有识量，及为佐命元勋，身极崇盛。尝谓所亲：“吾所居宅，微为壮丽，非吾心也。将卖之，别管一所，粗充事而已。身没之后，诸子若才，守此足矣；不才，冀免他人所利也。”事未果，暴薨。

宋守敬，为吏清白谨慎，累迁台省，张于绛州刺史。其仕龙门丞，年已五十八，数年而登列岳，每谓寮曰：“公辈但守

清白，何忧不迁？”俗云‘双陆无休势’，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，各宜勉之。”

狄光嗣，仁杰长子也，历淄、许、贝等州刺史。居丧备礼，睿宗朝，起复太府少卿。光嗣频表不赴。乃降敕曰：“朕念卿家门忠于王室，夺卿情礼，以展殊恩。屡表固陈，词理恳至，循环省览，有足可矜。今遂所请，用劝浮薄。待卿情理云毕，更俟后命。”仍编入史。

赵武盖，少孤，生于河右，遂狎弋猎，获鲜禽以膳其母。母勉之以学，武盖不从，母歔歔谓曰：“汝不习典坟，而肆情畋猎，吾无望及！”不御所膳。感激而学焉，数年博通经史，进士擢第，侍御史，著《河西人物志》，有《集》行于代。

于彦昭，兵部侍郎、知政事，封耿国公。睿宗朝，左授岳州司马而终。张说为岳州，著《五君咏》，述彦昭曰：“耿公山岳灵，思远神亦妙。鸷鸟峻操立，哀玉振清调。叶赞休明启，恩华日月照。何意瑶台云，风吹落红繖。湘流下浔阳，洒泪一投吊。”为时贤器重如此。

韩思彦，以御史巡察于蜀。成都富商积财巨万，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诉。长吏受其财贿，不决与夺。思彦推案数日，令厨者奉乳自饮，以其余乳赐争财者，谓之曰：“汝兄弟久禁，当饥渴，可饮此乳。”才遍，兄弟窃相语，遂号哭攀援，相咬肩膊，良久不解，但言曰：“蛮夷不识孝义，恶妻儿离间，以至是。侍御岂不以兄弟同母乳耶！”复擗踊悲号不自胜，左右莫不流涕。请同居如初。思彦以状闻，敕付史官，时议美之。

张沔，自左拾遗左授许州司户，有侍佐自相殴竞者，沔曰：“礼宗贤，尚齿者，重耆德也。奈何耆旧而有喧竞，此牧宰之政不行耳。沔主司户，忝参其议。”乃举罚刺史已下俸，行乡饮之礼，竞者惭谢而退。风俗为之改焉。

开元初，工部尚书魏知古卒。宋璟闻之，叹曰：“叔向古之遗直，子产古之遗爱；能兼之者，其魏公乎！”

### 酷忍第二十七

太宗征辽东，留侍中刘洎与高士廉、马周辅太子于定州监国。洎兼左庶子，总史、礼、户三尚书事。太宗谓之曰：“我今远征，使尔辅翊太子，社稷安危，所寄尤重，尔宜深识我意。”洎对曰：“愿陛下无忧，大臣有僭失者，臣谨即行诛。”太宗以其言发无端，甚怪之。诫之曰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卿性疏而太健，必以自败。深宜诫慎，以保终吉。”及征辽还，太宗有疾，洎从外至，因大悲泣曰：“疾如此，犹可忧圣躬耳！”黄门侍郎褚遂良诬奏洎云：“国家之事，不足虑也。正当辅少主，行伊、霍之事耳。大臣有异志，诛之自然定矣。”太宗疾愈，诏问其故。洎以实对，遂良执证之。洎引马周以自明。及问周，言如洎所陈。遂良固执曰：“同讳之耳。”遂赐洎死。遂良终于两朝，我所匡正；及其败也，咸以为陷洎之报焉。

吴王恪母曰杨妃，炀帝女也。恪善骑射，太宗尤爱之。承乾既废，立高宗为太子，又欲立恪。长孙无忌谏曰：“晋王仁厚，守文之良主也。且举棋不定，前哲所戒。储位至重，岂宜数易？”太宗曰：“朕意亦如此，不能相违，阿舅后无悔也。”由是恪与无忌不协。高宗即位，房遗爱等谋反，敕无忌推之。遗爱希旨引恪，冀以获免。无忌既与恪有隙，因而毙恪。临刑骂曰：“长孙无忌窃弄威权，构害良善。若宗社有灵，当见其族灭！”不久，竟如其言。

高宗王后性长厚，未尝曲事上下。母柳氏，外舅爽，见内人尚宫，又不为礼。则天伺王后所不敬者，倾心结之。所得赏赐，悉以分布。罔诬王后与母求厌胜之术。高宗遂有意废之。长孙无忌已下切谏，以为不可。时中书舍人李义府，阴贼乐祸，无忌恶之，左迁璧州司马。诏书未至门下，李义府密知之，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。王德俭曰：“武昭仪甚承恩宠，上欲立为皇后，犹豫未决者，直恐大臣异议耳。公能建策立之，则转祸为福，坐取富贵。”义府然其计，遂代德俭宿直，叩头上表，请立武昭仪。高宗大悦，召见与语，赐宝珠一斗，诏复旧官。德俭，许敬宗之甥也。癯而多智，时人号曰“智囊”。义府于是与敬宗及御史大夫崔义玄、中丞袁公瑜等，观时变而布腹心矣。高宗召长孙无忌、李勣、于志宁、褚遂良，将议废立。勣称疾不至，志宁顾望不敢对。高宗再三顾无忌曰：“莫大之罪，无过绝嗣。皇后无子，今欲废之，立武士彟女，何如？”无忌曰：“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，望陛下问其可否？”遂良进曰：“皇后出自名家，先帝为陛下所娶，伏事先帝，无违妇德。愚臣不敢曲从，上违先帝之旨。”高宗不悦而罢。翌日，又言之。遂良曰：“伏愿再三审思。愚臣上忤圣颜，罪当万死。但得不负先帝，甘心鼎镬。”因置笏于殿阶，曰：“还陛下此笏。”乃解巾叩头流血。高宗大怒，命引出。则天隔帘大声曰：“何不扑杀此獠！”无忌曰：“遂良受先帝顾命，有罪不可加刑！”翌日，高宗谓李勣曰：“册立武昭仪，遂良固执不从，且止。”勣曰：“陛下家事，何须问外人。”许敬宗又宣言于朝曰：“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，尚欲换旧妇。况天子富有四海，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，而生异议！”则天令人以闻，高宗意乃定。遂废王皇后及萧淑妃为庶人，囚之别院。高宗犹念之，至其幽所，见其门封闭极密，唯通一窍，以通食器，惻然呼曰

：“皇后、淑妃何在复好在否？”皇后泣而言曰：“妾得罪，废弃以为宫婢，何敢窃皇后名！”言讫呜咽，又曰：“至尊思旧，使妾再见日月，望改此为回心院，妾再生之幸。”高宗曰：“朕即有处分。”则天知之，各杖一百，截去手，投于酒瓮中，谓左右曰：“令此两姬骨醉可矣。”初，令宫人宣敕示王后，后曰：“愿大家万岁。昭仪长承恩泽，死是吾分也。”次至淑妃，闻敕骂曰：“阿武狐媚，翻覆至此，百生千劫，愿我托生为猫儿，阿武为老鼠。吾扼其喉以报今日足矣！”自此，禁中不许养猫儿。频见二人为祟，被发沥血，如死时状。则天恶之，命巫祝祈祷，祟终不灭。

则天以长孙无忌不附己，且恶其权，深衔之。许敬宗希旨乐祸，又伺其隙。会栢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、监察御史李巢，交通朝贵，有朋党之事，诏敬宗推问。敬宗甚急，季方自杀，又搜奉节，得私书与赵师者。遂奏言：“赵师即无忌，少发，呼作赵师，阴为隐语，欲谋反耳。”高宗泣曰：“我家不幸，亲戚中顿有恶事。往年高阳公主与朕同气，与夫谋反。今阿舅复作恶心。近亲如此，使我惭见百姓，其若之何？”翌日，又令审问，敬宗奏曰：“请准法收捕。”高宗又泣曰：“阿舅果耳，我决不忍杀之。”竟不引问，配流黔州。则天寻使人逼杀之。凉州长史赵持满，与韩瑗、无忌姻亲，许敬宗惧为己患，诬其同反。追至京，考讯，叹曰：“身可杀，词不可辱！”吏更代占而结奏之，遂死狱中。尸于城西，亲戚莫敢视。友人王方翼叹曰：“栾布之哭彭越，大义也。周文之掩枯骸，至仁也。绝友之义，蔽主之仁，何以事君！”遂具礼葬之。高宗义之，不问。

周兴、来俊臣等，罗告天下衣冠，遇族者不可胜纪。俊臣案诏狱，特造十个大枷：一曰定百脉，二曰喘不得，三曰突地

吼，四曰着即承，五曰失魂魄。六曰实同反，七曰反是实，八曰死猪愁，九曰求即死，十曰求破家。遭其枷者，宛转于地，斯须闷绝。又有枷名■尾，棒名见即承；复有铁圈笼头，名号数十，大略如此。又与其徒侯思止、卫遂忠等，招集告事者数百人，造《告密罗织经》一卷，其意网罗平人，织成反状。每讯囚，先布枷棒于地，召囚前曰：“此是作具。”见者魂魄飞越，罕不自诬。由是破家者已千数。则天不下阶序，潜移六合矣。天授中，春官尚书狄仁杰、天官侍郎任令晖、文昌左丞卢献等五人，并为所告。俊臣既以族人为功，苟引之承反，乃奏请一问即承同首，例得减死。乃胁仁杰等令承反。仁杰叹曰：“大周革命，万物维新。唐朝旧臣，甘从诛戮。反是实。”俊臣乃少宽之。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：“尚书事已尔，且得免死。德寿今业已受驱策，意欲求少阶级，凭尚书牵杨执柔，可乎？”仁杰曰：“若之何？”德寿曰：“尚书昔在春官，执柔任其司员外，引可也。”仁杰曰：“皇天后土，遣仁杰自行此事。”以头触柱，血流被面。德寿惧而谢焉。仁杰既承反，所司但待日刑，不复严备。仁杰求守者得笔砚，拆被头帛，书之叙冤，匿置于绵衣中，谓德寿曰：“时方热，请付家人去其绵。”德寿不之虑。仁杰子光远得衣中书，持以称变，得召见。则天览之惘然，问俊臣曰：“卿言仁杰等反，今子弟诉冤何多也？”俊臣曰：“此等何能自伏其罪，臣寝处甚安，亦不去巾带。”则天使人视之，俊臣遽命仁杰巾带。使者将复命，俊臣乃令德寿代仁杰等作《谢死表》，代署附使者进之。则天召仁杰等谓曰：“卿承反何也？”仁杰等曰：“向若不承反，已死于枷棒矣。”则天曰：“何为作《谢死表》。”仁杰等曰：“无之。”出《表》示之，乃知代署。仁杰等五人获免。

孝敬帝仁孝英果，甚为高宗所钟爱。自升储位，敬礼大臣

及儒学之士，未尝有过，天下归心焉。咸亨初，留在京师监国。时关中饥甚，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，见有食榆皮、蓬实者，惻然哀之，命家令等给米使足，其仁惠如此。先是，义阳、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，幽于掖庭，垂三十年不嫁。孝敬见之惊悯，遽奏出降。又请以沙苑地分借贫人。诏皆许之。则天大怒。即以卫士二人配二公主。孝敬因是失爱，遇毒而薨，时年二十四。朝野莫不伤痛。

侯思止，贫寒无赖，事恒州参军高元礼家。则天朝，以告变授侍御史，按中丞魏元忠，曰：“急奉白司马，不然即吃孟青。”洛阳北有坂名白司马，将军有姓孟名青棒者。思止阉巷佣保，尝以此谓诸囚也。元忠词气不屈，思止倒曳之。元忠徐起曰：“我薄命，如乘恶驴而坠，脚为镫所挂，遂被曳耳。”思止愈怒，又曳之，曰：“汝拒捍制使，即奏斩之。”元忠曰：“侯思止，汝今为国家御史，须识轻重。必须魏元忠头，何不以锯截将，无为抑我承反。奈何佩服朱绂，亲衔天命，不能行正直事，乃言‘白司马、孟青’，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仰教！”思止乃引忠上阶，坐而问之。元忠容止自若。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吏樊甚不叶，诬以谋反，诛之。其子诉冤于朝堂，无敢理者，乃引刀自刳其腹。秋官侍郎刘如璇不觉言唧唧而泪下。俊臣奏：“如璇党恶人。”下狱，如璇对曰：“年老，目遇风而泪下。”俊臣批之曰：“目下涓涓之泪，即是因风；口中唧唧之声，如何分雪？”处以绞刑。则天宥之，流于灊州。子景宪诉冤，得征还，复本官。俊臣无文，其批郑愔之词也。则天时，朝士多不自保，险薄之徒，竞告事以求官赏。左司员外霍献可尝以头触玉阶，请杀狄仁杰、裴行本。行本，献可之舅也。既损额，以绿帛裹之幞头下，常令露出，冀则天见之。时人方之李子慎。子慎，诬告其舅以获五品，其母见其著绯衫，

覆床涕泣曰：“此是汝舅血染者也！”

郭霸与来俊臣为罗织之党，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，思征不承反，乃杀之。圣历中，思征出见霸，霸甚恶之，退朝遽归家，命人速请僧转经设斋。须臾，见思征从数十骑止其庭，诟曰：“汝枉陷我，今取汝。”霸周章惶怖，拔刀自刳腹而死。是日，闾里咸见焉。霸才气绝，思征亦没。太子谕德张元一以斋谐供奉。时中桥新成，则天问元一：“在外有何好事？”元一对曰：“洛桥成而郭霸死，即好事也。”则天默然。

武三思既废五王，虑为后患，乃令宣州司功参军郑愔告张柬之与王同皎同谋反。又令人阴疏韦后秽行，榜于天津桥，请行废黜。中宗大怒，付执政按之。诸相皆佯假寐，唯李峤、韦巨源、杨再思遽出承制，攘袂于其间。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。承嘉奏云：“柬之等令人密为此榜，虽托废皇后为名，实有危君之计。请加族诛。”中宗大怒，遽令法司结罪。又讽皇太子上表，请夷柬之等三族。中书舍人崔湜又劝三思尽杀之，绝其归望。三思问：“谁可使者？”湜荐表兄周利贞，先为桓、景所恶，贬嘉州司马。三思即以利贞为南海都督，令矫诏杀之。唯桓彦范于竹槎上曳，肉尽而死。初，柬之惧三思谗，引湜以为耳目，自使伺其动静。湜反党三思，以图柬之等。君子知湜之不免耳。

武三思干纪乱常，海内忿恚。张仲之、宋之逊、祖延庆等，谋于袖中发铜弩射之，伺便未果。之逊子昙知之，以告冉祖雍。祖雍以闻，则天敕宰臣与御史大夫李承嘉于新开门案问。诸相惧三思，但僂俛，佯不应仲之等。唯李峤独与承嘉耳语，令御史姚绍之密致力士七十余，引仲之对问。至则塞口反接，送于系所。绍之谓仲之曰：“张三，事不谐矣！”仲之固言三思反状，绍之命棒之而臂折。仲之大呼：“天子”者七八，谓绍之

曰：“反贼，我臂且折，当诉尔于天曹。”请裂汗衫与绍之，乃自诬反而族。绍之自此神气自若，朝庭侧目焉。寻坐赃污，宪司推之，获赃五十余贯，当死。韦庶人之党护之，得免，放于岭南。

### ● 卷十三

#### 谐谑第二十八

太宗尝宴近臣，令嘲谑以为乐。长孙无忌先嘲欧阳询曰：“耸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头。谁家麟阁上，画此一猕猴。”询应声答曰：“索头连背暖，漫裆畏肚寒。只由心溷溷，所以面团团。”太宗敛容曰：“汝岂不畏皇后闻耶！”无忌，后之弟也。询为人瘦小特甚，寝陋而聪悟绝伦，读书数行俱下，博览古今，精究《苍》《雅》。初学王羲之书，渐变其体，笔力险劲，为一时之绝。

温彦博为吏部侍郎，有选人裴略被放，乃自赞于彦博，称解曰嘲。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，略曰：“竹，冬月不肯凋，夏月不肯热，肚里不能容国土，皮外何劳生枝节？”又令嘲屏墙，略曰：“高下八九尺，东西六七步，突兀当厅坐，几许遮贤路。”彦博曰：“此语似伤博。”略曰：“即扳公肋，何止伤博！”博惭而与官。

则天朝，蕃客上封事，多获官赏，有为右台御史者。则天尝问张元一曰：“近日在外，有何可笑事？”元一对曰：“朱前宜着绿，录仁杰着朱。闻知微骑马，马吉甫骑驴。（将名）作姓李千里，将姓作名吴扬吾。左台胡御史，右台御史胡。”胡御史，元礼也；御史胡，蕃人为御史者。寻授别敕。

李义府尝赋诗曰：“镂月成歌扇，裁云作舞衣。自怜回雪影，好取洛川归。”有枣强尉张怀庆，好偷名士文章，乃为诗曰：“生情镂月成歌扇，出意裁云作舞衣。照镜自怜回云影，时来好取洛川归。”人谓之谚曰：“活剥王昌龄，生吞郭正一。”

元崇逵为果州司马，有一婢死，处分直典云：“逵家老婢死，驱使来久，为觅一棺木殓之。逵初到，家贫不能买得新者，但得经一用者，充事即得。亦不须道逵买，直云君家自有须。”直典出说之，一州以为口实。

则天初革命，恐群心未附，乃令人自举。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、拾遣、补阙、御史等，至有车载斗量之咏。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，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，令史下驴，驱入其间，里行大怒，将加杖罚。令史曰：“今日过实在驴，乞数之，然后受罚。”里行许之，乃数驴曰：“汝技艺可知，精神极钝，何物驴畜，敢于御史里行！”诸里行羞赧而止。

京城流俗，僧、道常争二教优劣，递相非斥。总章中，兴善寺为火灾所焚，尊像荡尽。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：“道善何曾善，云兴遂不兴，如来烧亦尽，唯有一群僧。”时人虽赏荣诗，然声称从此而减。

侯思止出自皂隶，言音不正，以告变授御史。时属断屠，思止谓同列曰：“今断屠，宰（鸡云）圭，（猪云）诛，（鱼云）虞，（驴云乎）缕，（俱云）居，不得（吃云）诘，空（吃）结，（米云）弭，（面）泥去，（如云）儒，何得不饥？”侍御崔献可笑之。思止以闻，则天怒，谓献可曰：“我知思止不识字，我已用之，卿何笑也！”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，则天亦大笑，释献可。

晋宋以还，尚书始置员外郎，分判曹事。国朝弥重其迁。

旧例：郎中不历员外郎拜者，谓之“土山头果毅。”言其不历清资，便拜高品，有似长征兵士，便得边远果毅也。景龙中，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，迁房部郎中。贺遂涉时为员外，戏咏之曰：“员外由来美，郎中望不优。谁言粉署里，翻作土山头。”谦光酬之曰：“锦帐随情设，金炉任意薰。唯愁员外署，不应列星文。”

益州每岁进柑子，皆以纸裹之。他时长吏嫌纸不敬，代以绢布。既而恐柑子为布所损，每怀忧惧。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，驿使驰白长吏：“有御史甘子布至。”长吏以为推布裹柑子事，惧曰：“果为所推！”及子布到驿，长吏但叙以布裹柑子为敬。子布初不之知，久而方悟。闻者莫不大笑。子布好学，有文章，名闻当代。

王上客，自负其才，意在前行员外。俄除膳部员外，既乖本志，颇怀怅惋。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：“有意嫌兵使，专心取考功，谁知脚踏蹬，几落省墙东。”膳部在省东北隅，故有此咏。

玄宗初即位，邵景、萧嵩、韦铤，并以殿中升殿行事。既而景、嵩俱加朝散，铤独不沾。景、嵩二人多须，对立于庭。铤嘲之曰：“一双胡子着绯袍，一个须多一个高。相对厅前搯早立，自言身品世间毛。”举朝以为欢笑。后睿宗御承吴门，百僚备列，铤忽风眩而倒。铤既肥短，景意酬其前嘲，乃咏之曰：“飘风忽起团栾回，倒地还如着脚槌。昨夜殿上空行事，直为元非五品才。”时人无不讽咏。

窦怀贞为京兆尹，神龙之际，政令多门，京尉由墨敕入台者，不可胜数。或谓怀贞曰：“县官相次入台，县事多办否？”怀贞对曰：“倍办于往时。”问其故，怀贞曰：“好者总在，侥幸者去故也。”闻者皆大噱。

姚崇为紫微令，旧例：给、舍直次，不让宰相，崇以年位俱高，不依其请。令史持直簿诣之，崇批其簿曰：“告直令史，遣去又来，必欲取人，有同司命。老人年事，终不拟当。”给、舍见之欢笑，不复逼也。后遂停宰相直宿。

### 记异第二十九

沙门玄奘，俗姓陈，偃师人，少聪敏，有操行。贞观三年，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，凡经十七岁，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，方到长安。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，探求佛法，咸究根源。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，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。京城士女迎之，填城隘郭。时太宗在东都，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。有瑞气徘徊像上，移晷乃灭。遂诣驾，并将异方奇物朝谒。太宗谓之曰：“法师行后，造弘福寺，其处虽小，禅院虚静，可谓翻译之所。”太宗御制《圣教序》。高宗时为太子，又作《述圣记》，并勒于碑。麟德中，终于坊郡玉华寺。玄奘撰《西域记》十二卷，见行于世。著作郎敬播为之序。

袁天纲，益州人，尤精相术。贞观初，敕召赴京，涂经利州。时武士彠为刺史，使相其妻杨氏。天纲曰：“夫人骨法，必生贵子。”乃遍召诸子令相之，见元庆、元爽，曰：“可至刺史，终亦逆否。”见韩国夫人，曰：“此女大贵，然亦不利。”则天时衣男子服，乳母抱出，天纲大惊曰：“此郎君神彩奥澈，不易可知。”试令行。天纲曰：“龙睛凤颈，贵之极也。”转侧视之，若是女，当为天子。”贞观末，高士廉问天纲曰：“君之禄寿，可至何所？”对曰：“今年四月死矣。”咸如其言。

则天时，新丰县东南露台乡，因风雨震雷，有山踊出，高二百尺，有池周回三顷，池中有龙凤之形，米麦之异。则天以为休祲，叫“庆山”。荆州人俞文俊上书曰：“臣闻天气不和则寒暑并，人气不和而疣赘出，地气不和而堆阜出。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，反易刚柔，故地气隔塞而出变为灾。陛下谓之‘庆山’，臣以为非庆也。宜侧身修德，以答天谴。不然，祸立至。”则天大怒，流之岭南。

沙门一行，俗姓张，名遂，郾公公谨之曾孙。年少出家，以聪敏学行，见重于代。玄宗诏于光文殿改撰《历经》，后又移就丽正殿，与学士参校《历经》。一行乃撰《开元大演历》一卷，《历议》十卷，《历立成》十二卷，《历书》二十四卷，《七政长历》三卷，凡五部五十卷。未及奏上而卒。张说奏上，请令行用。初，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，御制《游仪铭》付太史监，将向灵台上，用以测候。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，驰驿往安南、朗、兖等州，测候日影，同以二分、二至之日正午时量日影，皆数年乃定。安南量极高二十一度六分，冬至日长七尺九寸二分，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，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一分。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，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，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，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。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。其朗、兖、太原等州，并差殊不同。一行用勾股法算之，云“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。”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术，叹曰：“古人云‘以管窥天，以蠡测海’，以为不可得而致也。今以丈尺之术，而测天地之大，岂可得哉！若依此而言，则天地岂得为大也！”其后参校一行《历经》，并精密，迄今行用。

开元十五年正月，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，问兆域之制于张说。说曰：“墓而不坟，所以反本也。三代以

降，始有坟之饰，斯孝子永思之所也。礼有升降贵贱之度，俾存殁之道，各得其宜。长安、神龙之际，有黄州僧泓者，能通鬼神之意，而以事参之。仆常闻其言，犹记其要：墓欲深而狭，深者取其幽，狭者取其固。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，各有龙守之。土龙六年而一暴，水龙十二年而一暴，当其隧者，神道不安。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。墓之四维，谓之折壁，欲下阔而上敛。其中顶谓之中樵，中樵欲俯敛而傍杀。墓中抹粉为饰，以代石堊。不置瓴瓷瓦，以其近于火；不置黄金，以其久而为怪；不置朱丹、雄黄、矾石，以其气燥而烈，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。不置毛羽，以其近于尸也。铸铁为牛豕之状像，可以御二龙，玉润而洁，能和百神，寘之墓内，以取神道。僧泓之说如此，皆前贤所未达也。桓魋石椁，王孙倮葬，奢俭既过，各不得中。近大理卿徐有功，持法不滥，人用赖焉。及其葬也，俭不逾制，将穿墓者曰：‘必有异应，以旌若人’。果获石堂，其大如釜，中空外坚，四门八牖。占曰：‘此天所以祚有德也’。置其墓中，其后终吉。后优诏褒赠，宠及其子。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，坟墓逾制，褫服明器，罗列千里。坟上未干，家毁子死。殷鉴不远，子其择焉。”

### 郊禘第三十

郊祀，礼之宗主也。《传》曰：“国之大事，惟祀与戎。”唐尧望秩，周文明发。礼备心诚，神祇降福。东怜杀牛，亳社用人，肆忍逞欲，祸不旋踵。秦兴五畤之祠，淫而无法；汉增而神之祀，黷而不经。国家远酌《周官》，近看隋制，无文咸

秩，事举其中。故撮其旨要，载之篇末。

贞观中，百官上表请封禅，太宗许焉。唯魏征切谏，以为不可。太宗谓魏征曰：“朕欲封禅，卿极言之，岂功不高耶，德不厚耶，远夷不服耶，嘉瑞不至耶，年谷不登耶何为不可！”征对曰：“陛下功则高矣，而人未怀惠；德虽厚矣，而泽未滂流。诸夏虽安，未足以供事；远夷慕义，无以供其求。符瑞虽臻，爵罗犹密；积岁一丰，仓廩尚虚。此臣所以窃谓未可。臣未能远譬，但喻于人。今有人，十年长患疮，理且愈，皮骨仅存，便欲使负米一石，日行百里，必不可得。隋氏之乱，非止十年，陛下之良医除其疾苦，虽已义安，未甚充实。告成天地，臣窃有疑。且陛下东封，万国咸集，要荒之外，莫不奔走，自今伊洛，泊于海岱，灌莽巨泽，茫茫千里，人烟断绝，鸡犬不闻，道路萧条，进退艰阻。岂可引彼夷狄，示之虚弱。殫府竭财，未厌远人之望，加年给复，不偿百姓之劳。或遇水旱之灾，风雨之变，庸夫横议，悔不可追。岂独臣言，兆人咸耳。”太宗不能夺，乃罢封禅。

高宗乾封初，封禅岱宗。行初献之礼毕，执事者趋下，而宫官执帷。天后率十六宫升坛行礼，帷席皆以锦绣为之，识者咸非焉。时有罗文府果毅李敬直上言：“封禅须用明水以实樽彝。按《淮南子》云：‘方诸见月，则津而为水。’注云：‘方诸，阴燧大蛤是也。磨拭令热，以向月则水生’。”诏令试之，自人定至夜半，得水四五斗，使差送太山以供用。古封禅礼多阙不载。管仲对齐桓公：“自古封禅者，七十有二君。”自管仲后，西汉一封禅，东汉三封禅，而张说《封祀坛碑》云：“高宗六之，于今七矣。”意以汉安帝功德不副，徒有告成之文，故不以为数耳。汉武帝封太山，刻石纪号，其文曰：“事天以礼，立身以义；事亲以孝，育人以仁。四宇之内，莫不

为郡县。四夷八蛮，咸来贡职。与天无极，生人蕃息。天禄永德。”其历代玉检文皆秘，代莫闻知。

开元十三年，玄宗既封禅，问贺知章曰：“前代帝王，何故秘玉牒之文？”知章对曰：“玉牒本通神明之意。前代帝王，所求各异，或祷年算，或求神仙，其事微密，故外人莫知之。”玄宗曰：“朕今此行，皆为苍生祈福，更无私请，宜将玉牒示百寮。”其词曰：“有唐嗣天子臣某乙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：天启李氏，运兴土德。高祖、太宗，受命立极。高宗升平，六合殷盛。中宗绍复，继体丕定。上帝眷祐，锡臣忠武。底绥内难，翼戴圣父。恭承大宝，十有三年。敬若天意，四海宴然。封祀岱岳，谢成于天。子孙百禄，苍生受福。”御制撰《太山铭》，亲札勒山顶。诏张说制《封祀坛碑》，以纪功德。

玄宗将东封，诏张说、徐坚、贺知章、韦缙、康子元等，撰东封仪。旧仪：禅社首，享皇地祇，皇后配享。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。说谓坚等曰：“王者父天母地，皇地祇虽当皇母位，亦当皇帝之母也。子配母飨，亦有何嫌而议曰：‘欲令皇后配地祇。’非古制也。天鉴孔明，福善如响。乾封之礼，皇后配地祇，天后为亚献，越国大妃为终献。宫闱接神，有乖旧典，上玄不祐，遂有天授易姓之事。宗社中圯，公族诛灭，皆由此也。景龙之季，有事圜丘，韦庶人为亚献，皆受此咎。平坐斋郎及女人执祭者，亦多夭卒。今主上尊天敬神，革改斯礼，非唯乾坤降祐，亦当垂范将来，为万代法也。”事遂施行。

宝应初，杜鸿渐为礼仪使，与礼官薛颙、归崇敬等建议，以神尧皇帝为受命之主，非始封之君得为太祖。景皇帝受封为唐，即殷之契，周之后稷也。郊天地，请以景皇帝配座，宗庙亦以景皇帝配献。博士独孤及议，亦以为若配天之位既易，则天祖之号宜废。祀之不修，庙亦当毁，恐失宗祖报本之道。代

宗从之。至永泰二年，关中大旱，自三月至六月不雨。至六月，执事者皆多云：“景皇帝追封于唐，高祖受命之祖，唐有天下，不因景皇帝。今配享失位，故神不降福，愆阳为灾。”诏旨令百司议，乃止。先是谏议大夫黎干亦奏称：“景皇帝非受命之君，不合配天。”发十诘十难以明之，疏奏，不纳。

○总论

史册之兴，其来久矣。苍颉代结绳之政，伯阳主藏室之书。晋之董狐，楚之猗相，皆简牒椎轮也。仲尼因鲁史成文，著为《春秋》。尊君卑臣，去邪归正。用夷礼者无贵贱，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，不由君命诸无大小。人邪行正弃其人，人正国邪弃其国。此《春秋》大旨也。故志曰：仲尼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又曰：拨乱世反诸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凭义以制法，垂文以行教，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。后之作者无力，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，综核疏略，后六经而先黄老，贱处士而宠奸雄；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，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。此迁、固之所蔽也。然迁辞直而事备，固文赡而事详。若用其所长，盖其所短，则升堂而入室矣。范煜绌公才而采私论，舍典实而饰浮言。陈寿意不迨文，容身远害，既乖直笔，空紊旧章。自兹已降，渐已陵替也。国家革隋之弊，文笔聿修。贞观、开元述作为盛，盖光于前代矣。自微言既绝，异端斯起，庄、列以仁义为刍狗，申、韩以礼乐为痼疾，徒有著述之名，无裨政教之阙。圣人遗训几乎息矣。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，以为汉语。今之所记，庶嗣前修。不尚奇正之谋，重文德也；不褒纵横之言，贼狙诈之。刊浮靡之词，归正也；损术数之略，抑末也。理国者以人为本，当厚生以顺天；立身者以学为先，必因文而辅教。纤微之善，罔不备书；百代之后，知斯言之可复也。